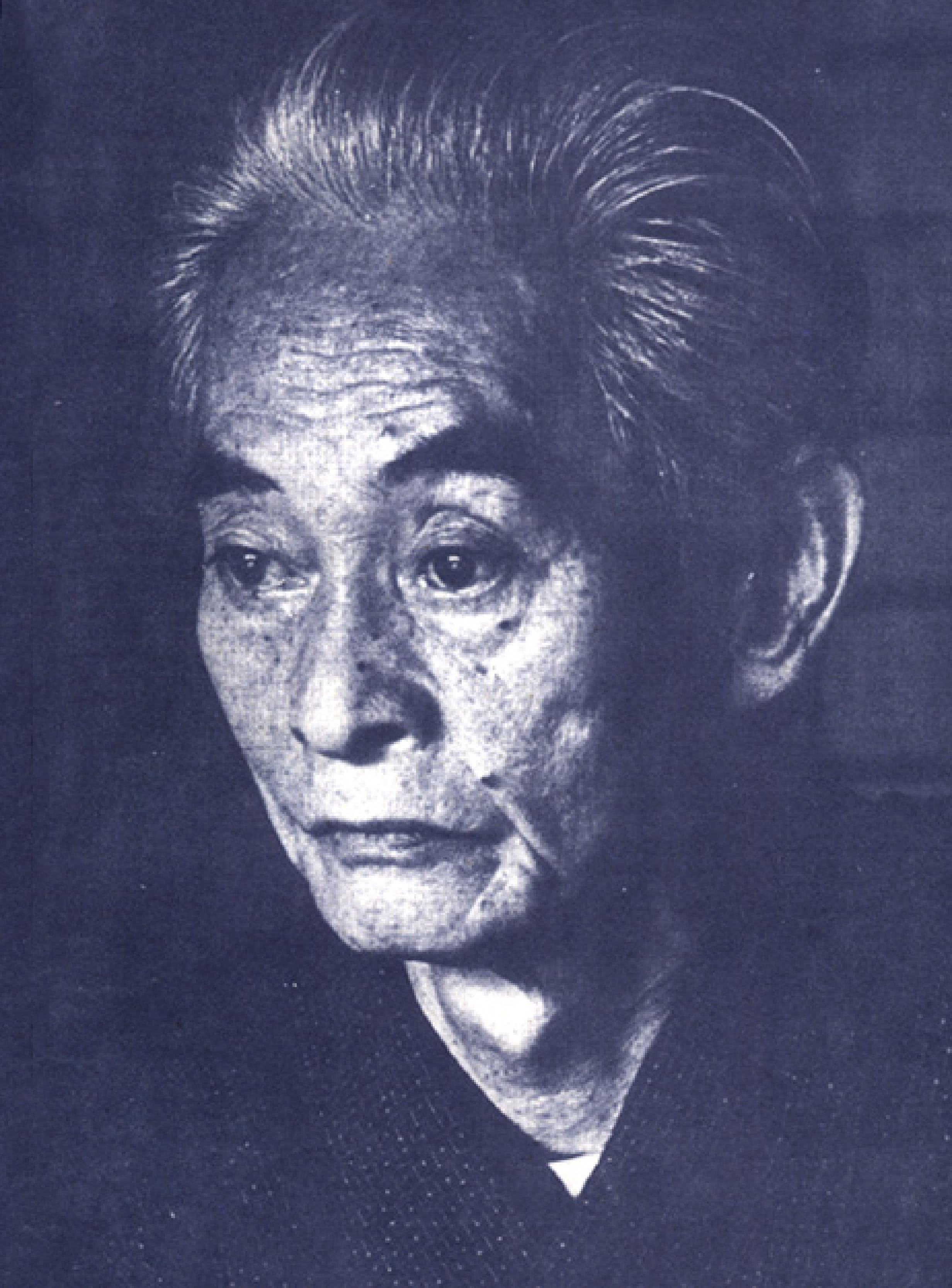
川端康成

独影自命

川端康成文集

主编 叶渭渠



川 端 康 成 文 集

独 影 自 命

创 作 随 笔 集

金海曙　郭伟　张跃华　译

川端康成

致中国读者

川端康成的文学不仅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古典、平安朝以后的日本文学的传统相结合，在“新感觉派”起步之初，它同包括现代派在内的西欧文学也有很深的关系。东方悠久的传统与西欧现代派文学的实质联系，对世界的广泛关心，这是贯穿于川端文学的特征。这种文学的多样性，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二十多年后、诞生一百周年在即的现在，得到了世界上广泛的理解。它也是二十世纪文学的特征之一。在以“城市人”为主人公的小说里，他留下了杰作，同时也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描写日常与非日常的两种世界微妙关系的作品。正如三岛由纪夫所评论的那样，川端康成是个“永恒的旅行者”。同时也是描绘旅行幻想的名人。他还写了《他者》和为数众多描写女性的以及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作品。

但愿中国读者通过这次翻译出版的《川端康成文集》，可以了解到川端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以及其文学的趣味性。他向西方学习，但决不单纯模仿西方，而是创造出东方的文学来。但愿读者能体味到川端康成文学的真正价值。

川端香男里

《川端康成文集》(全十卷) 问世了。

自1981年我国第一次出版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古都》中译本以来，川端文学突破了某些禁锢，在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终于赢得了我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理解和接受，长久不衰。

多年来，我读到从名家到普通工农读者的著文和来函，对川端文学的主流都给予积极的肯定的评价。著名作家曹禺赐函云“昨日始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虽未尽毕，然已不能释手。日人小说确有其风格，而其细致、精确、优美、真切，在我读过的这几篇中，十分明显。”刘白羽著文称赞川端康成“创造了具有日本美、东方美的艺术”，“川端心灵中蕴藏着的日本古文化之美有多么深，多么厚。”许多读者来函都公认川端康成是世界文豪。最使我深受感动的是，一位家住安徽省岳西县美丽乡道中村的农村青年的来信，说他那里“极为闭塞落后，收不到邮件”，他偶然读到川端的作品，经过艰难的道路，与译者取得了联系，谈了他读川端作品的感想，认为“川端的作品中有一缕缕氤氲首尾的凄凉，构成了含蓄的悲剧美。”

我国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和出版界为在我国译介川端康

成文学做了大量工作，赢得海内外的肯定评价。日本学者和刊物就称赞我国译介和研究川端文学的成果“居于外国、包括欧美在内的川端文学研究的第一位。”我国出版的《川端康成掌小说百篇》是欧美也没有作为单行本出版过的。尽管如此，也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一是多集中出版少数为人注目的作品，未能反映川端文学的全貌；二是零敲碎打，分散出版，未能形成系列化。多年来，作为川端文学的爱好者和翻译研究者，我觉得有必要做些工作，以弥补这些不足。1992年访日期间，与挚友、北海学园大学教授千叶宣一先生一起走访镰仓川端宅邸时。与川端义子、东京大学教授川端香男里先生就翻译和研究川端文学诸问题交换了意见。回国后，我将系统出版一套川端康成的丛书的设想告诉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先生们。并马上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1994年访日时，与香男里先生会面，承蒙他与川端康成夫人秀子女士亲授版权和惠赐序言。千叶宣一先生将这项事业“作为我们命运邂逅的、永恒友情的纪念碑”，给予我们“物心两面”的支持。

在顾问香男里、宣一和川端康成研究会会长长谷川泉三位先生的热心指导下，本文集与我国读者见面了。在此谨向

上述诸位先生以及支持本文集翻译，装帧和出版工作的所有同仁，致以衷心的谢忱。

本文集的主要特色是，⑴ 在十卷本的范围内，尽可能系统地反映川端康成各个时期的创作倾向，比如新感觉派时期创作的某些具有新感觉主义倾向的掌小说，以及《春天的景色》、《温泉旅馆》；回归传统主义时期的全盘继承佛教哲理尤其是轮回思想的《抒情歌》，以及在东方与西方文化交融中产生的《雪国》、《千只鹤》和《古都》等，从而展示川端在两种极端倾向的摇荡中，产生了对传统文学也对西方文学批判的冲动和自觉的认识，认真整理了自己的文学创 作思想，最终创造出川端文学之美、东方文学之美的历程。

⑵ 有重点地编选一批过去从未出版的、而在川端文学世界中又占有不可忽视地位的作品，比如《浅草红团》、《美丽与悲哀》、《日兮月兮》、《蒲公英》等中长篇小说。这些作品给读者提供一个更立体、更广角的镜头，来窥视川端文学的全貌。

⑶ 尽量照顾各文学种类，除长中短篇小说外，还选编了掌小说、散文和创作随笔。川端的许多小说都是先经掌篇小说的发酵、酿选，然后提炼、改造而形成的，甚至可以说，

他的掌小说,包含了他的小说创作的基础特色和一切要素。是川端全部创作的缩影。所以一位日本学者说,叩开川端文学的钥匙是掌小说。这次以掌小说全集的形式出版,以飨读者。创作随笔《独影自命》记录了各个作品的创作经过和创作体验,它与收入散文集中浓缩了川端美学思想的《我在美丽的日本》、《美的存在与发现》、《日本文学之美》一起,从另一个方面提供打开川端文学之门的钥匙。

⑷ 有选择地编选了一些有争议或争议较大的作品,比如《睡美人》、《一只胳膊》等。过去有的论者对这类作品只片面地列举其表面情节就简单化地加以鞭挞。其实文学都是文化的复合体,如果不从多角度多层次地挖掘其文化的深层内涵,包括其传统的审美意识,是很难把握其真髓的。正如长谷川泉所说的,如果有慧眼的人,不必卒读《睡美人》就可以知道里面没有写老丑的东西。全文译介这些作品,可以为文学爱好者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以便根据作品的实际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求实的批评。

川端康成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他们率先将东方文学推向世界。我们评价川端的每部作品得失的时候,不能忽视从整体上把握川端文学的意义

和价值。也就是说，他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坐标轴上确立自己的历史方位，挖掘日本传统文化最深层的东西和西方现代文化最广泛的东西，并使之融合，创造出具有日本的美和民族个性的文学，从而使自己的文学立于世界文学之体。正如三岛由纪夫总结川端康成的创作经验时所指出的："生于日本的艺术家，被迫对日本文化不断地进行批判，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清理出真正属于自己风土和本能的东西，只有在这方面取得切实成果的人是成功的。"（《川端康成的东洋与西洋》）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集的出版只是我国系统译介川端文学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还将要耕耘下去，不断地从川端文学的矿脉中挖掘出不仅属于日本的，同时也是属于东方乃至世界的东西。

目录

第 一 章

一

这套全集的出版虽说也含有纪念自己五十岁的意思，但出版它首先是由于新潮社的劝说。我对自己五十岁这件事，既不抱有深切的关心也没有强烈的真实感。

对自己的年龄，人们应该了解到什么程度；应该如何加以思考？也就是说，对年龄的思考意味着我们心情平静地回顾自己迄今为止的生活。有时我会忽然想到自己对年龄是疏忽了，尽管我对自己的年龄怀有某种不安和恐惧，但那也像浮云或鸟儿的影子一样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而五十岁以后会变得如何呢？

可是，如果以日本的败亡在我五十岁这一年所覆盖的阴影来说，那么五十岁对我来说已到了生涯的尽头。如果以片冈、横光乃至菊池的死亡来看我五十岁的这一年，那么五十

岁对我来说就是生涯的深渊。对自己能够活下来出版全集，回顾起来自己是不是应该深感惊讶？

另外，对于五十岁的我，活着并且面临目前的生活状况，渴望着吸取新鲜的生命之泉，它也许是我开始新生命的一年。但是，我并不确信能够画出一条明确的界线，把自己五十岁以前的作品全部划归于过去。自从处女作以来，我属于那种变化较少的作家。而现在把自己的全部作品收集起来，是不是正当其时呢？

二

我在横光的生前没有向他要过他的书法，他去世以后恳求了他的夫人。收到的其中之一是他青年时代喜爱的“台上蚁虫的饥渴，月光惨淡”。还有一张是被它带着一只小书桌的简笔画吸引了，写着的汉诗里有着“寒灯下砚枯”和“独影寂欲雪”的句子。不知为何选了这样两件孤独的遗物，回到家中面对着它我深感孤独。

横光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写下“寒灯下砚枯”的呢。日本战败也略略加深了我的凄凉。我感觉到自己已经死去了，自己的骨头被日本故乡的秋雨浸湿，被日本故乡的落叶淹没，我感受到了古人悲哀的叹息。

把这种消沉说成是生涯的尽头也许是过分了。但我把战败作为一道分界，从那时开始我的脚步离开了现实在虚空中浮游。可能我原来和现实的关系就不够紧密吧，所以也就容易和现实分离。仅仅是一种避世的想到山里去隐居的愿望。

但是，即使现实的生活基本上结束了，即使对生活的兴

味越来越淡薄了，我的精神自觉和愿望也更为坚定。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日本式作家的自觉,和继承日本美的传统的愿望。我愿意坚持它直到除此以外的一切完全消失，对我来说这虽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国家破碎了，我们只有面对这片故国的山河。

我是一个没有受到什么战争影响和损害的日本人。我的作品在战前、战时和战后既没有突出的变化，也没有明显的断层。作家的生活也好自己的私生活也好，都没有那样清晰地感觉到因为战争而带来的不自由。另外，不用说我也不曾有过对日本像神一样的狂热和盲目的爱。我只不过经常地怀着孤独的悲哀为日本人感到悲伤。因为战败，这种悲哀渗透进了我的骨头。但反过来它又使我的灵魂获得了自由和安定。

我把战后自己的生命作为我的余生。余生已不为自己所有，它将是日本美的传统的表现。我这样想，没有丝毫不自然的感觉。

三

如果说到余生，也许也意味着朋友们已先我而去。“独影寂欲雪”的本来含义不就是表达友人的生离死别吗。我似乎听见了横光代表过去的朋友们在向我悄然倾诉，眼前浮现着雪花纷飞中孤独离去的身影。

对于亲友们的死亡，我在片冈去世时写过，“我不断忏悔般地想到，与其对这个人的死表示惊愕和悲哀，不如对这个人的生惊愕和悲哀。亲近的人去世了，随心灵空虚而来的痛苦是必然的。我也在反复的悔恨中理解了，一些人无论他们

什么时候死去，我们都不得不开始感受到他的生对我们是极为重要的。他们和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关系密切。……不用说我对朋友们的生爱得不够，对他们的死也没有充分的悲哀。我到底为什么丧失了这种爱的幸福和悲伤的幸福！'我只能不停地重复这种平庸的叹息。在武田的吊词里写道："我们文学家的生命是在我们自己生命的最深处诞生，而在他的生命中得到了最丰富地发展。我所理解的你仍然和我一起生活着，和你一道死去的是已经理解了你的我。从此以后我的工作，也许只有你才能够看见，也许一部分将永远化为虚无，也许一部分早已死去"。自己的生命渐渐消失的寂寞，在上了年纪的死别时尤其深刻。这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上的理解，失去了在同一时代和同样环境中一起成长的伙伴，会感觉到自己以往的道路消失了，自己的未来也变得如此脆弱。

但是，在那个吊词里我同时写道："而且我们目睹了这个国家几乎灭亡的过程"，我们目睹了那场战争的终结。人生的悲剧、人类的苦难和不幸不能不改变我对人生的思考。另一方面，对人生和文学的思考开始以更长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这大概是由于我的年龄的缘故吧。这些有时也成了我们的寄托。

横光的死，在我的生涯里与友人死别的悲哀达到了顶点。甚至想到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横光死于十二月三十日，次年三月六日接着震惊于菊池的死亡，悲伤已不再为新的别离而增添，在魂灵的气氛中精神恍惚地静静地呆坐了一夜。

人的一生当然不仅仅是只包含着别离的悲哀，离别了但和新的友人已不再能够相遇，这也加深了到了一定年龄的人的孤独。但现在回想起来，只要自己还活着，就一定还会遇

到新的人，我开始认识到作为一个作家，每天都在和陌生的人们相遇。从稍稍带有一些佛教思想的意义上来说，近年来作为一种寄托，我在感觉到不断地和与我有缘的风景、绘画相遇。

——菊池和横光这两位恩人的过世，正值我全集第一卷在印刷之中。

四

全集的装帧和题字出于安田靫彦先生之手，实在是我的望外之喜。特别是给各册分别作封面画这样的奢望，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新潮社的佐藤亮一为出一套好书的构思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让我沾沐到了安田先生的恩德。

全卷合计有十五到三十幅插画。给高寿的先生带来这么多麻烦实在过意不去。我的作品因此而增值了，它在不知不觉间也构成了先生珍贵的小品画作集。即使作为全集的装帧，也让人感到惊叹。

五

书的编辑由我自己担任。大体上按照写作和发表的顺序排列，当然也加以若干必要的整理。比如把被称为“掌上小说”的那些作品归到同一卷里。文艺时评和作品评论作一些适当的搭配。

使用的汉字和假名拼法不作统一①，是为了保留当时的

① 译注：日本的当用汉字和接在汉字后的注音假名，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使用规定和使用惯例，作者个人的习惯也有所不同。

气氛和我个人的写作习惯。即使在同时写的作品间，使用方法也多少有些差异。但是在同一篇作品中，我尽量保持统一的行文风格，虽然也不是完全如此。另外，我的口语文法似乎也不太正确。

当然，不用说统一的规范的行文比较好，但现在的国语太难了。汉字使用问题、假名的拼法问题，即使在我一个人写作的情况下，我也不可能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

我长久以来对当代日本语感到烦恼和迷惑。我作为一个作家，怀着使国语更规范更优美的志向，希望在写作中逐渐地完成这一目标，但我的余生已经不多了。而且，就我的作品来说也许算是保守的、古典性的。

我在中学时，曾高声朗诵过平安朝代的古文，在一高时，偶尔也去日本罗马字学会，这些都给了我很深的影响。我为地道的日本语言所吸引，努力避开汉语，始终希望使用听着就能理解的国语来写作。所以在我的行文中，有使读音细微悠长的倾向。对于文部省颁布的汉字使用限制和现代假名使用方法，我与其说是反对，不如说我正是为此努力着。

但是，在这部全集中，没有修改过去的假名拼法。现在我也使用着旧拼法在写作。虽然我自以为我的作品即使改为现代假名的使用方法，我也不会感到太痛苦。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写过一旦改变行文就丧失了味道和内涵的作品。我也并没有完全忘记把文字改为罗马拼音的时代。就我而言，它宁可说是保守和古典性倾向发展的最终的结局。

六

我不大清楚哪篇作品该算成我的处女作。《十六岁的日记》、《招魂节一景》、《油》、《伊豆的舞女》作为处女作都不算错，把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一部当作处女作时代也行。到第一卷中的《在空中移动的灯》为止的七篇左右，是我学生时代的作品。

在《文艺春秋》昭和二年① 的五月号上，我发表了《处女作作祟》。此处所指的处女作，是我在大正八年六月发行的一高《校友会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千代》。当时我是二十一岁的三年级学生。在《校友会杂志》上只发表过这一篇。

进了东大的第二年，在大正② 十年二月和四个朋友创刊的《新思潮》上，发表了短篇《一个婚约》，四月的第二期上发表了《招魂节一景》，七月的第四期发表《油》。在全集的第一卷上删除了《千代》和《一个婚约》。作为作品它们没有价值。但我也考虑是不是在后几卷里把它们收进去。

七

在高等学校的《千代》之前，也有些东西是作为短篇小说来写而印刷出来的。其事是发生在中学四年级的二月到五年级的秋天之间。为了编全集，查了查过去的旧字纸，在中学时代的日记里记录着这件事。

那是关于第一次带着原稿去报社的日记。

① 照和元年为 1926 年，以下昭和年代以此推算。
② 大正元年为 1912 年，以下大正年代以此推算。



二月十八日　(注：大约是大正五年，我十八岁)

在所有的年青人都应该跋涉的道路上的我，可怜的我——把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印的渴望在心中日益强烈。到现在为止，我只试着向《文章世界》、《中学世界》和《学生》投了两三次和歌之类的稿件，发表了一些过了十天就连自己也不想看的东西。总而言之，自己的天赋实在太差了。在自己以文学为目的的道路上横跨着一片黑暗。也许会变成一个为生活奔波的失意的可怜虫，这种想法不断地折磨着我。为什么我的头脑作为一个作家竟是如此的贫乏！为什么我的笔不能像我所想的那样写作？

在茨木（注：我中学的所在地）发行的唯一的小报上，同班（注：同级同班）的清水君（注：现在与京都印书馆和人文书院有关系的清水正光）等人小说投稿的事，很早以前就隐隐约约听说了。两三天前听中泽说最近清水发表了叫《私生子》什么的小说，不由人不动心。我根本没想到清水这样的人懂什么文学。我想，那我就更不用说了。去一次报社，把我的东西变成铅字，昨夜这样想着上了床。

今天回家（注：回到寄读宿舍）换了粉白色的袴[1]，我常为想穿一些比较清楚的衣服之类的事苦恼着。我套上了这条相对像样一点的袴，穿上带筒袖的碎白花和服，足蹬裂了口的布袜子，和全宿舍唯我独有的花了十四五钱买的小木屐扬

① 译注：在和服外穿的裙裤。

长出门。没有父母的孩子真是可怜的东西。

避开书店的大门，从小巷到小巷地绕道而行。我对那每天频繁出入的书店，和那闪着烫金文字光芒的书都怀着恐怖之感。悄悄看一会儿都不行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陷入借钱度日之苦的我，如果没有考进早稻田的话，我将漂泊着，即使仅靠一支笔沦落在赤贫的生活之中，我微弱而敏感的心灵也已无法和文学分开。

租书店的女孩整理着被翻得脏兮兮的讲谈社版的小册子。向她问了路。穿过法院的门口，踏着沙沙作响的碎石子路，向难看而孤立的那座报社走去。

想象着一个文学少年被报社或杂志社拒绝时的苦闷，想着被编辑毫不留情地晾在一边的尴尬场面，拖着沉重的步子。风有点凉。踏上了一直展开到北方山脚的田野，快到坐落在小城之外的报社时，心跳加快了。

先读了读贴在门外报栏里的报纸，想看看清水写的东西到底怎么样。和自己的作品相比那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我也想到了尽管到目前为止我虽然读了大量的作品，文学目光敏锐，却实在谈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推开玻璃门，在桌面上纷乱的报纸堆里，穿着一件脏外套，五十左右的老头两眼闪着光。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说：

“我想让自己写的一些东西在贵报上发表……”

“啊、啊，小林，小林，下来一下。”然后悄声对我说，“现在记者下来了，你跟他去说吧”。

砰砰地走下楼来的记者看上去年轻而愉快。

“啊、啊，请这边来。”他站在我面前，“这里挺脏”。说

着，帮我把竹编的拖鞋摆好。我高兴了起来，跟着他穿过窄窄的走廊，通过了一间又小又粗糙的会客室似的房间。

“啊，请来，请这边来”。

受到如此热情的款待不禁稍稍有些受宠若惊。

在什么都会咯吱咯吱作响的屋子里相对而坐。

“我是想在贵报上发表自己的……”

“啊、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是一家小地方的小报纸，非常非常欢迎地方上的投稿，即使我们自己的稿件不发表也要刊载作者们的稿件。可是—— 你写的是些什么呢？”

“是文学方面的一些东西。什么都写。”

如果是小说的话尽量是短篇；农村题材比都市题材更重要；应该避免自然主义式的极端暴露的描写；读者是不是接受无所谓，不能是通俗性的而应该是真正的小说；小说、文学批评、社会评论、长诗、短歌，我们这里什么样的稿件都欢迎—— 谈话就以这种我听起来支离破碎、概念严肃的方式进行的。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高雅的，有新眼光、新的描写的作品。现在流行的人人说过的陈言旧套是不行的嘛。虽然是这样说，走到牵强附会的猎奇的路上去可也是不太好的—— 因为是像您这样的人，只要下笔总是不会错的。何况您又有把作品向社会发表的自信，只要是适合我们刊载的，我们一定为您发表。”

留下了姓名和地址。

“发表了会把报纸送到您的学校去的。”

鞠了好几个躬，给了我一份最近的报纸送我出门。

一路上反复读着清水的作品，心里构思着各种可以下笔写的东西。



自从写了之后我记得从来没有重读过这些日记。没有读却也没有扔掉。三十多年仅仅是带着它而已。因为编辑全集重新读了一遍，随后它就将被付之一炬。

在二月十八日第一次去了京阪新报社后的三月六日的日记里，记着收到发表了我的作品的报纸。是一篇叫《给 H 中尉》的书信体随笔和四五首短歌，这是我写的东西第一次变成了铅字。

那个叫小林的记者对初次见面的中学生那样郑重而亲切，读着二月十八日的日记我感到惊异。他大概是刚从大学毕业的文学青年吧。到了乡下的小城，连谈话的对象也没有，作为文学少年的我也就变得稀罕了。在那以后又去了几次。肯定了我的认真并认真地和我谈话。我记得他说过曾和我的级任英语老师仓崎一郎先生一道讨论过莎士比亚，说是对我先生的学识甚为佩服。

这位仓崎先生在我五年级的时候突然去世。他的五年级学生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与其说是学校为他送的葬，不如说是学生们来送的更合适。学生们抬着灵柩到寺庙里，五年级学生全体为他彻夜守灵，一直送到了火葬场。

我写了这件事的记事，投稿给了当时是石丸梧平主持在大阪发行的杂志《团栾》。受了感动的石丸给我写了回信，在《团栾》上以黑体标题刊载了。记得标题“放在肩上的先生之

灵柩”也是石丸为我起的。但是三十页左右的文稿被作了大幅度的削删。这是我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东西。它的草稿也在旧字纸里发现了。在大正五年新潮社版的《文章日记》一月号上有它的续篇，还没来得及重新读。我的作品第一次出现在杂志上的，正是这篇“放在肩上的先生之灵柩”。

给《京阪新报》的投稿从大正五年的春天开始，到秋天就停止了。十八岁的日记“年终有感”里记录了这件事。



年终有感。大正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略)……大正五年,我的青春之梦痛苦地翻了个个儿。没有家也没有钱。这样的生活毫无余裕可言。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不单单是作各种各样的阅读和思考，也还抱着各种写作的希望。在夏天，向《文章世界》、《新潮》和《秀才文坛》等的有奖征文投了稿。但这些举动毫无反响，仅仅是证明了自己的无能。此后，偶然地发表了一点点东西，也是在树叶由绿到黄的秋天了。

听说了同年级的清水君在茨木的《京阪新报》上发表了连载《私生子》，出于我的好奇心也去见了报社的记者。变成铅字的《给 H 中尉》从学校的看门人那儿收到时心情激动。随后，我又写了短篇《淡雪之夜》、《紫色的茶碗》，接着不停地写了《夜来香开放的黄昏》、《电报》、《自由主义的真义》、《从绿叶的窗口开始》、《给少女》、《永远的修行者》。而这些大体上都被杂志退了稿。

秋天了，为思想浅薄而感到了羞耻，失去了对低级小报

的兴趣，江东（小林记者）走后来了一个新的记者，我变得日益怠惰，偶尔的投稿也未被采用，和《新阪京报》社的关系结束了。借口要更深入地探索心中的源泉，投稿的热情和天气一起凉了下来。想给《团栾》写一些东西看看，但和石丸梧平通了两三次信后结果什么也没给他寄去。……（下略）



我那一段的投稿时间既短，次数也很有限。在东京的文学杂志上，只有一、两次徘句得到了落选佳作的评价。算不上是一个投稿作家。当时社会上投稿极其流行，水平也很高，中学时代的我达不到这个水准。

在《京阪新报》上刊载的东西，重读了剪贴下来的若干部分，只是带着那种少年人的感伤气氛，没有任何可以称道之处。早熟的天才那种闪光不曾出现过。

八

在大正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终有感里，平行记录了朋友的事、心中留有印象的作家和卖房子的事。下面接着摘录。



〇在寄读宿舍住的一年里我的文学狂热强烈地感染了末藤君。即使他将来并不从事文学行业，我想这对他也不能算是一件小事。

后来通过对我抱有希望和好感的义爱表兄的介绍，和三田的文学新人南部修太郎相互通起信来。

另外在同年级中想在文学上发展的欠田和清水两人里，我和欠田的关系变得密切了。署假里去了欠田的家，读了他的《青春和远行》、《再生》两篇作品。对他感到了相当程度的敬重。他似乎和家里也闹得挺凶，扬言最近无论如何要去东京。以至于他家召开了家族会议，否决了他的想法，将来怎么办看起来还没定。他常常认真地谈起为人生的艺术，但将来真能成为一个大有发展的青年吗？

和清水之间虽然没怎么多谈，但通过欠田对他也了解了许多。应该继承的在樱井的楠公烧的家业，对他来说成了一个拖累。他的方向似乎已经明确了。虽然不知道他是否是一个能够寄予希望的人，但他是一个易于被感动的人，是我们三人中写得最多的作家。在学校则是为教师们所注目的危险人物的首脑吧。

我被这样的想法纠缠着 :这做着大文豪之梦的三个人,都将在悲惨的命运中一败涂地。

〇留有印象的作家—— 武者小路实笃、江马修、谷崎润一郎、野上弥生子、中条百合子、德田秋声、塚越享生。陀斯妥也夫斯基、阿尔志跋绥夫。

〇秋天，家里的房子和房基地卖给了川端岩次郎。卖房的事完全由我的伯父们做主，我一句话也插不进去。秀孝表兄和定次郎伯父全心全意为我谋取利益，实在是应该谢谢他们。

在我和家庭的关系已经淡薄、不再回头眺望我的故乡的

今天，并不感到那样地痛苦，静静地想来，这对我的未来一定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把房子卖了的结果，还了祖父去世后留下的债务，把虎谷、崛、崛内（注：都是茨木的书店）的我的欠款都还清了。这件事还想另外作些补充。



“这件事还想另外作些补充”，指的是那时在书店的欠款让我陷于相当惨的境地。当时由于可以以每半年付一次款的办法而不直接用现金购物，乡下书店到的有价值的书我基本上都带了回去。欠款越积越多，我和祖父都感到了艰难。祖父去世以后留下的债务里，有一部分是我这个作为不负法律责任的未成年人的书费。到我十六岁的春天为止在这些书店欠下的款项，直到我十八岁时的秋天，才因为把房子卖了由我的伯父付清。

根据这篇大正五年的年终有感，可以肯定出卖我家的房基地的事是发生在我十八岁那年的夏天或秋天。

我的祖父死于大正三年五月二十四日，那年的八月我被带到了我伯父的家里,大约直到这年底我一直坐火车去上学。第二年一开始，也就是从我三年级的第三学期起，我被送到了中学的寄读宿舍。

我的这个伯父家的表兄秀孝，在我的家被卖掉的那段时间里对我非常亲切，他的小女儿现在是我的养女。

在祖父去世之前，祖母在我八岁时去世，母亲在我四岁时去世，父亲在我三岁时去世了。我唯一的姐姐寄在伯母的

家里，在我十岁的时候死了。我的记忆里留下来的直系亲属只有我的祖父。

这种孤儿的悲哀从我的处女作就开始在我的作品中形成了一股隐蔽的暗流，这让我感到厌恶。

现在的我刚好比我的父母多活了十岁。

九

从大正五年九月十八日到大正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是用原稿纸写的，约有一百五十页。前面引用的年终有感就在这一段的日记里。其中也记录了我在临近中学毕业时，先是打算进入早稻田或庆应的文科，后来突然地把志愿改为一高的文科。

十八九岁的我当然不可能准确地描写出当时的心理状态，此刻我重新阅读它的时候，也并没有把当时的心理描写当作是真实的来理解。但事件的记录则完全是真实的。它更新了我的模糊的记忆。在日记里，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其中记载了作为五年级室长的我，和二年级室员之间的同性恋爱。

《伊豆的舞女》是从我在大正十一年七月我二十四岁时，写于伊豆汤岛温泉的《汤岛回忆》中，抽取了一百七十页原稿里关于舞女的回忆那部分，在大正十五年我二十八岁时重新写成的。

“从温泉到温泉漫步而行的艺人，随着年月的流逝而日益消失。我的汤岛回忆，就从那些漫游的艺人开始”。

原稿的第六页起开始写我的舞女，到第四十三页舞女的故事结束了。舞女故事以外的大约七十页左右，说的就是那

次同性恋的事。

重读《汤岛回忆》，在我写了《伊豆的舞女》以来大概也还是第一次。在写《汤岛回忆》的当时，在我的意识里同性恋比舞女更为深刻。它作为我的一个秘密，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写成过作品。为了编辑全集，我重读了《汤岛回忆》和大正五六年的日记，我开始想到是否可以以《少年》为题写一篇小说。

因为它是我在人生中第一次遇到的爱情，也许就可以把它称作是我的初恋。

看到大正五六年的日记里如此露骨的表现，五十岁的我多少有些吃惊。



大正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晴。

（前略）……昨夜上床一言不发地睡了。

天还没亮就醒来了。感觉到了清野（假名）温暖的手臂。我左臂的一边感到了贴着他的肌肤流淌过来的暖意。清野似乎什么也不知道似地抱着我的手臂睡着了。

这样的事每在我入睡和醒来时，十天前就开始重复地发生。

清野仅仅是想让我冰凉的手感到一些暖意。仅仅是这样。（后略）

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天。雨。

没有他的温暖的胸脯、手和肌肤的接触，睡眠就太孤独了。

清野看起来还真是过于单纯了。

“只要没说，不管想没想过，事情就不是真的。”偶然地说道。

“真的？真的吗？”执拗地追问。

“什么真的假的，只管想着不说，就会老是担心，担心个没完。”

清野就是这样的孩子。要强，又很老实。

“我的身体都给你了，爱怎么就怎么。要死要活都随你的便。全都随你。”

昨天晚上他竟坦然地说了出来。

“就这样搂着，眼睁开时也还是分开了。”他说着，使劲地抱住我的双臂。

我的心中不禁充满了爱怜。

半夜醒来时，清野的脸显得有点呆。如果一旦缺乏了肉体的美，我对幻景的渴望和激情也会随之消失。（后略）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四。阴转雨。

在起床铃响的前一小会儿，起来小便。冷得直打哆嗦。钻进被窝的时候，拿起他的手，抱住他的胸脯和后颈。清野做梦似地紧紧抱住我的脖子靠近他的脸。我的脸贴着他的脸颊，我渴望的嘴唇落在他的额头和眼睑上。他似乎为我冰凉的身体而伤心。清野时不时天真地睁开眼来抱紧我的头。我仔细端详他闭着的眼睑。看起来他好像什么也没想。半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我能够这样就已足够。清野也没有进一步的要求。

起床时不知为什么有些晕眩。



我只发展到这一步。

大正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的日记里写着，清野告诉我说，和我同年级的某人“对清野提出了果断的要求——或者，是想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愤怒地想着要和这个某人“绝交”，但我又写道：“但是，我的情绪里真的仅仅是纯洁的愤怒吗？”“我难道不也走到了那样危险的一步了吗？”其实，我并没有肮脏到需要如此反省的地步。

我在这次的爱情中获得了温暖、纯净和拯救。清野甚至让我想到他不是这个尘世间的少年。

从那以后到我五十岁为止，我不曾再和这样纯情的爱相遇。

——第一卷作品解说的其他部分，在第二卷的后记里再继续写。

昭和二十三年四月二日

第 二 章

一

第一章的后记里对作品没怎么写，这里想谈谈关于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作品。

但是，我从没有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解释和评论的打算。这里我也希望能够避免评论。在改造社版的《新日本文学全集》里收进的《川端康成集》（昭和十五年发行）中，我写过类似想法的后记。

“我对谈论自己的作品不感兴趣。……无论对于什么样的批评，我都不曾有过作答辩的先例。

我对自己的作品经常持有否定的态度。但是，作品脱离了作者的手，伴随读者一道远行、一道生存，那么这对作者来说，是一种幸运。由于作品和读者之间的缘分，作品将孕育出作者意料之外的意味，而作者作为第三者又怎能对此不

表示尊重呢。我日益感到，我在拥有优秀读者这一点上，可以称作是一个幸福的作家”。

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地方也多次写过。

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就是“我对自己的作品经常持有否定的态度”这一说法。

作家面对自己的作品时怀着绝对的谦虚，或绝对的自满，恐怕都是不可能的。我属于努力谦虚的一类，对各种批评都想听上一听。但这些批评在我也常常是从此耳到彼耳。之所以我对各种批评从不作出回答，是因为我既不想由任何批评来左右我的写作，也不想由任何批评来为我的作品作出结论。

另外，我也不明白我是否正确地评价了我的作品。这样说，是因为连我自己对自己的作品也不愿意下结论。也许是我担心作者的判断太容易影响读者的阅读吧。

在我看来所有的批评既都说得对，也都说错了。这种想法谈论起来容易，但带着这种想法来评论作品就十分困难。并且，怀着这种心情来判断自己的作品，我想也决不能说是出于惰性、卑下、浅薄和怯懦的动机。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的人生正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发展着，跨越了种种矛盾直到今天。

二

《十六岁的日记》发表于大正十四年，我二十七岁。但这篇大正三年、我十六岁那年五月份的日记，是我在发表的作品中写得最早的，所以将它放在全集的卷首。它对我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记录。

这篇作品发表的当时，附上了一篇“后记”。关于这篇日记我想说的基本上在“后记”里都说了。可是这篇“后记”我是当作小说来写的，有些地方和事实就会有所出入。其中我写道：“最近我伯父的股票买卖破产了，连家产房地都卖了出去。”但实际上卖掉房产的是我的堂兄，记得那是我伯父死了以后的事。伯父是一个胆小而古板的人。另外，少年时代的日记中提到我父亲出诊的皮包里总是装得满满的，这也稍稍有点夸张。这些中学时的日记现在大体上都保存着，但数量并不多。

那个我父亲出诊时用过的包，在我的记忆中，并不是现在医生们平常总是夹着的上班用的皮包，而是那种旅行用的硬底大包。至于“用中学的作文稿纸写了三十页左右，”是否真是三十页，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因为在我二十七岁抄写这些日记时，把十六岁的日记原稿扔掉了。

可是，为编辑这套全集，我翻捡旧日记类的字纸时，发现了两页《十六岁的日记》。第二十一页和二十二页。是我二十七岁抄写时从某处掉出来的，没有收进文稿，因此这两页原稿也就未被撕毁保存了下来。读了一读那是接在发表文稿之后的一部分。按此推算的话原稿似乎没有三十页。但原稿不是按照稿纸一格一格来写的，比二十行二十一格的稿纸规范要写得密得多，也许当时就因此把它算成三十页了。

不管怎么说，这两页是应该收进《十六岁的日记》而又没有收进去的，虽然没有标明日期，但肯定是发表部分的延续。在它和发表的文稿之间，因为原稿遗失了，多少有些脱落。总之先将它抄在这里，然后这两页原稿也将被处理掉。



“太难受了，啊啊，不该死的人也要死了啊。”隐约听到微弱的声音。

“谁死了？”

“……（不明）……”

“爷爷？”

“这个世上人人都得死。”

“什么呀？”

随便什么人说出这些话都不会让我感到惊异。可祖父的叹息，却使我久久无法忘怀。种种联想起伏不定，一种不安的感觉直奔心头。

祖父的呻吟短暂而微弱，时断时续，似乎只是在短促地呼气。病状已糟糕至极。

“是美代吧，看我已经变成什么样了啊！——早上也好晚上也好，午饭也好晚饭也好，都是这么迷迷糊糊地过着。啊啊，只要能有一口饭吃就行了吗？这样拖着真是让人讨厌啊。——这一段啊，听到老天的话啦，老是担心啊，担心啊。我被上天和佛爷抛弃了吗？”

“哪儿呀！”美代说，“老天爷不会随随便便把我们浪费掉的。”

祖父在虚无深处嘟嘟囔囔地：“啊啊，一年又过去了（借来的钱连利息也没还都用完了）。啊啊，就算十两的小钱吧，也让人不放心啊不放心啊。”他来来回回地重复着，在重复中渐渐地喘得透不过气来——。

“让医生来看看好吗？”美代说。我也只有点头的份：“爷爷，让医生来看看吧。要是病重了，对亲人就不好说了。”（祖父怎么回答的日记里没有写。我以为祖父会拒绝这个建议，意外地祖父却脆弱地应承了，这反而使我感到一种莫明的寂寞和悲伤。）

让阿常婆去请宿川原的医生。

留下来看护的美代说：“老爹，三番（伯父的村子）的钱我已经收回来了。小田的那份也借了津之江（祖父妹妹的村子）的钱还掉了哟。您就放心吧。”

“是吗？那就太好啦。”

祖父在痛苦中感到了真正的愉悦。

“安心吧，啊。真该念念佛了啊。”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啊啊，祖父的命不会长了。不会持续到我把这叠原稿纸用完吧（为这段日记我准备了一百页原稿用纸）。在美代不在的这几天里，祖父眼看着衰弱了。现在已经被打上了死神的印记——。

搁下写日记的笔，呆想着祖父死后的事。啊啊，不幸的我，在天地之间将仅仅剩下我一个人了。

祖父还在念佛，“听着佛的声音，一直硬梆梆的肚子也变柔软了哟。”

阿常婆回来了，说医生不在家。

“医生明天才能从大阪回来呢，说是要等不及的话，就另请高明吧。”

“那可怎么办哪。”美代说。

“啊，还不会那么急吧。”阿常婆说。

“对啊，可不是嘛。”我也应和着，可我听到医生不在，心里真是急了。

祖父已经打起了鼾声，是睡着了吗？他的嘴微微张开，眼也没好好地闭上，一付失神的形象。

床头油灯灰暗的影子里，两个无言的女人默默地托着脸颊。

“唉，少爷，怎么着才好呢？——这样糟的时候，说几句明白的话嘛。”

“我也不知道啊。”我像哭起来似地说——。

原文是一页半多一点，把会话部分都另起一行重新整理了一遍，竟有四页又四行之多。

日期部分虽然遗失了，但可以肯定它确实是我二十七岁时发表的那一部分的延续。在《十六岁的日记》里，美代五月十五日因为有事回去了，阿常婆来替她。第二天十六日的日记是那篇作品的结尾。而这里摘录的部分，是美代又一次来我家时的记事。

所以，我在《十六岁的日记》后记中所写的："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是不符合事实的。那是因为发表《十六岁的日记》时，只找到十六日以前的那一部分。十六日到上面所摘录的日记之间，似乎也还有一些。大概是丢了吧。

祖父死于五月二十四日，十六日是在他去世的前八天。这一部分比发表的《十六岁的日记》更接近祖父死去的日子。

因为祖父的死，十六岁的我成了一个举目无亲的孤儿，连

家也失去了。

在《十六岁的日记》后记里写着，“我重新发现这本日记的时候，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我对日记中所记之事一点儿也不记得了。如果说它在我的记忆中已不存在，那么也就是说这些日子在过去的某一点上消失了。我开始思考人在过去的生活中逐渐丢失逐渐消逝的东西。”这种过去曾经经历过而在记忆中却不留痕迹的体验，确实让我惊讶，现在已经五十岁的我，对此仍然深感不可思议。对我来说，这是《十六岁的日记》所留下的最重要的问题。

在记忆中不存在，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这些事实在过去的岁月中“丢失”了或“消逝”了。而且这篇作品也不意味着要解开记忆和忘却之谜，不意味着要讨论时间和生命的意义。但是，我能够肯定它是我生命中的一条线索，是我过去生活的一个证明。

记性不好的我，对记忆这个东西从不盲信。有时还会感到忘却实际上是一种恩典。

第二个问题是我为什么写下了这样的日记。觉得祖父快要死了，想把他最后的日子记载下来是理所当然的写作动机。但十六岁的我，在濒临死亡的病人身边写这样像绘画写生似的日记，日后想来多少有些古怪。

在五月十八日的日记里，我写道：“接着，我在桌前坐下铺开稿纸，美代坐在旁边，想听听所谓亲密的话（而我只是想把祖父的话照原样记录下来）。”这里的桌子，记得就是“灯台的一头竖着蜡烛，我把它当成桌子在它上面写下了《十六岁的日记》。”祖父已经基本上瞎了，没有注意到我在灯台

前写字。

十年后我将把它作为作品发表，当时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作为作品它之所以还能看，是因为它是一篇写生性的纪实日记，并不是有什么早熟的文才。由于我想记下祖父的原话，完全没有修饰行文的闲暇，速记中的字粗暴地连在一起，后来有的连自己也认不出来了。

祖父活了七十五岁。

三

第一卷中的《油》、《殡葬名人》、《孤儿的感情》等，对于孤儿的我来说可以看成是一种私小说吧。和《十六岁的日记》相互映照。同后来的《写给父母亲的信》、《父亲的名字》、《故园》等也彼此相关。

我在《伊豆的舞女》和《篝火》等作品中，也还露出了孤儿的面孔。在《伊豆的舞女》中，我写了“二十岁的我，反复地严格地反省着自己被孤儿的秉性所侵蚀的性格，由于不再能够忍受这种苦闷的忧郁，我开始了我的伊豆之旅。所以我对自己被看成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好人，心中怀着难言的感激。”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但是，我真的“反复地严格地反省”了自己吗？真的认为自己的性格“被孤儿的秉性所侵蚀”了吗？这有些可疑。

在《油》中，我写道：“在我的幼年时期里，亲人们的诀别所给我留下的影响，我想会一直延续到我成了别人的丈夫和别人的父亲，并为亲人们所围绕的那一天。在此之前它是绝不会消失的。”可是也有“偶然的机会，把我从偏激的心境

中解救了出来。”对这个“偶然的机会”我曾写过一篇作品，而“孤儿”则也许是我全部的作品、我一生的深层中所贯穿始终的主题。虽然我并不愿这样想。但即使如此，如今我也不再为此而烦恼。

最近我在细川书店出版的《心的雅歌》的后记中写了这样一件事，横光在得绝症之前似乎曾对细川书店的云井说过，川端没见过母亲，所以川端的作品中大量地流露出恋母情结。我为这个出乎意料的说法所震惊。我对自己的母亲既不怀有爱也不怀有其他的感情，因为我完全不了解她。

无论如何，由于摆脱不了这种“孤儿”的情绪吧，我年轻时的作品中玩了不少花哨的讽刺手法。

《油》和《殡葬名人》的写法很老实。《油》写于二十三岁，《殡葬名人》写于二十五岁。从这个年龄来看，这种写法算朴素的。连所谓新感觉派的修饰手段也不曾使用。

《油》发表在同人杂志《新思潮》的第四期上。刚创刊的《文艺春秋》发表同人们的小说时也收进了《殡葬名人》。横光的《苍蝇》发表在同一期上。《孤儿的感情》写于二十六岁，是我第一次在《新潮》上发表小说。

《孤儿的感情》中虚构成分明显加重。出现了一个妹妹，而我并没有妹妹。我只有一个姐姐，在我十岁的时候死了，当时她十五岁吧，我记不清了。在我四五岁的时候起姐姐寄在亲戚的家里，后来我就没再见过。我对姐姐没留下什么印象。所以《孤儿的感情》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我的一个远亲是动物学家，在大学的解剖学研究室研究发生学，带我去看过解剖室。这个事实写进了故事里。

这个动物学者的远亲兄弟，是我祖父妹妹的养子，后来继承了她的家产。

《油》基本上也是虚构的。我只是听伯母说过，我讨厌在父亲还是母亲的葬仪时佛龛前点的油灯，于是就将它写进了小说。我讨厌油以及其他的一些都是虚构的。可是相对来说写得比较真实。

这个伯母住在浅草的藏前，我刚到东京的时候受到她很多照顾。《父亲的名字》（昭和十八年作）就是写这个伯母的死。

《殡葬名人》大体上还是接近真事的。接近真事的小说我写得很少。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十六岁的日记》、《伊豆的舞女》、《殡葬名人》、《篝火》、《非常》、《南方的火》、《霰》等，比较靠近事实。也就是说在早期作品中这种倾向较为明显，而第三卷以后就非常少了。

另外，我把别人的隐秘之事写进小说的尝试可说绝对不曾有过，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我都不认为能够做到彻底的理解。我也无法摆脱这种东方式的思维：真实这个东西真的存在吗？

关于我的“孤儿”的情结，我在《油》里是这样写的。

“我在少年时代，也和别人一样把父亲的照片放在桌上，为《孤儿的悲伤》流下悲伤而温情的泪水，给男男女女的朋友们写信倾诉我的悲哀。

但我很快就懂了，我当时一点也不了解什么是孤儿的悲哀，而且，可以说当时的我不可能了解。父母活着会怎样，不在又会怎样，清晰地理解其间的区别当然是孤儿的悲哀，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死了，他们活着将会如何只有上帝才会知道。

如果他们还活着，怎么能肯定没有更不幸的事发生呢？既然如此，为脸都不记得了的父母的死而流下温情的泪水，只能是幼稚的感伤游戏。毫无疑问失去父母是一种精神上的创伤，这种创伤到自己老了回首以往时会开始明白。而在此之前，它不过是对习俗或小说中悲伤情感的模仿。

我总是感到一种心情上的紧张。

到我进入高等学校的寄读宿舍时，我自由的悠悠闲闲的生活使我想到了，正是我的固执己见让我陷于偏激的心境。而出于这种心境，我执拗地为我心中的创伤和弱点辩护。……就像父亲的三四十张照片不知何时都已丢失，该放下死去亲人的包袱了。我必须想到这种孤儿的劣根性就在我的心里。”

我想这就是我二十四五岁时的感情。但是，通过语言捕捉感情是困难的，一旦写成句子我们就会以为它真的是我们所要表达的东西，而实际上它也许仅仅是一些修辞罢了。我在这个“孤儿”情结上并非如此纠缠不休，更不用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这种心情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

四

《招魂节一景》是我第一次在文坛上引起反响的作品，也是打通了我卖稿道路的作品。它发表在《新思潮》第二期上。这篇作品我在浅草一家帽子修理店的楼上一夜之间就写了出来（在《死尸介绍人》中出现了帽子修理店，就是因为我在浅草鸟越的这家帽子修理店里住过）。

《新思潮》是由我们第一高等学校英文科的同学石滨金作、铃木彦次郎、酒井真人，和校外的今东光（后来学校旁

听）五人组成。我们在东大入学的第二年、大正十年的二月里创刊。菊池宽在大正十二年一月创刊《文艺春秋》时，我们《新思潮》的五人加入了《文艺春秋》的同人队伍。

《新思潮》是一高英文科（也称作一部乙或文科）出身者们代代相传的同人杂志，和先辈们有着一脉相承的传统，因此我们《新思潮》的起步必须得到先辈作家们的首肯。我们首先访问了菊池先生。是大正九年年末的事吧。那是我第一次和菊池先生见面。

菊池对我们的《新思潮》寄予的愿望令我们喜出望外，并答应由他转告久米和芥川等人。我们觉得很困难的《新思潮》的继承问题，由于菊池一人的鼎立相助极其简单地就解决了，简直让人感到有点兴犹未尽。

在出第二期之前，由我提议各期发表的作品都请前辈作家轮流作一些批评。并起名为“新思潮讲评会”。第一回请的就是菊池先生。预定第二次请久米或南部修太郎。菊池只来了一次就再也没出席了。我们的《新思潮》出了第四期后也停了刊。讲评会原来想请前辈作家到西餐馆去谈。但菊池照他一贯的习惯说，别做这些浪费的事了，只要有效果不就可以了吗？

由菊池先生主持评论第二期的作品。菊池认真地读了后等着我们。在《招魂节一景》中划了许多红铅笔的着重线，他读了划线的地方，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特别表扬了我的想象力。我真没有想到。这是我的才能第一次获得承认。

是在小石川中富坂町十七番地菊池先生的家里。

“第一次去他中富坂的家时，我还是二十二岁的学生。那

座房子靠着富坂中间向北拐的路，二楼有六帖和四帖半的两间，一层也是两间。是有着狭小院子的粗糙的出租小屋。住着他的夫人、女儿和一个保姆（也许两个）。朝东的窗口可以越过山谷远眺本乡台，可说是这座屋子唯一的诱人之处。对当时的菊池宽来说，这是一个俭朴的居所。”我在《菊池宽的家和文艺春秋社的十年》中如此写道。

讲评会的数日之后，菊池告诉我他向久米推荐了我的《招魂节一景》。《时事新报》发表对同人杂志作家评论的时候，我作为《招魂节一景》的作者也被作了介绍。当时佐佐木茂索在《时事新报》的学艺部，但后来听说那些评论是佐佐木和小岛政二郎以笔名合作发表的。菊池先生领头向所遇到的人们夸赞，于是我因《招魂节一景》成了一个知名人物。这个短篇也就成了我知遇菊池先生恩惠的一个契机。

五

写到这里歇了一歇，随手翻看着旧日记之类的东西。正好翻到了写《招魂节一景》时的日记。

这本日记从《新思潮》的第二期出版后的三月七日开始记。讲评会是四月六日的事情。

上面第四节写得东西有一些是记错了。把原日记中关于《招魂节一景》有关的部分摘录在下面。



大正十年三月二十七日

（前略）

和从东京站侧面出站的石滨（金作）、池田、东光（今）的弟弟邂逅。说刚才刚刚送走了东光。一起到银座散步。去了欧罗巴咖啡馆。石滨脸的左上部感到刺痛，二三日前医生诊断是面部神经痛。今天日出海君问了问他的状态后说可能是鼻脓症。谈起了鼻病和做手术。到乌龙茶座喝茶。

在京桥附近，酒井（真人）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认出了我们跑了过来。说《新思潮》第二期出了，现在想看的话可以拐到文武堂书店，趁店里还有取上一些（中略）。

石滨也振作起精神。从东京站乘院线电车。文武堂的三十册存书中取了十五册，赶紧到附近青木堂的二楼坐下来翻看，无法抑制心中的喜悦。《招魂节一景》粗略地看了一遍，首先为没什么印刷错误而高兴。石滨也在看自己的作品。赠池田、日出海各一册，让他们也给在片赖的东光寄去。

此刻和创刊号印出来时的喜悦景象是多么不同啊。东光为了养他胸口的病，今晚刚刚到达片濑，心境也是灰暗的吧。铃木在故乡盛冈为了后母和弟妹们的关系，强压着自己的不愉快，为此而心碎。在身边的石滨又得了神经痛。酒井一定在为和其他的同人们难以合作而伤透了脑筋。

从本乡街出来。刚说着去看南部修太郎就下起雨来了。

回到小岛町，再一次从自己的作品开始通读了一遍杂志。觉得和创刊号出来时一样都写得极棒。

给笈川和田中各一册，给家乡邮寄了二三册。晚上八时左右田中从越谷出差回来。住处的老太太插嘴说我没钱吃午饭和买车票，借给过我一元钱。于是田中给了我一元钱，算杂志费。

回到住处反复望着杂志渐渐感到了亢奋，写到三时把《肥皂》写完了。七时左右终于上了床。（下略）

四月四日

十一时起，三人一道上澡堂（注：前一天的日记里有，石滨、铃木“两人夜宿。石滨从早上开始、铃木从中午开始饿着肚子”等句），两人空腹。到炸豆腐店吃饭。到大川堂吃冰淇淋。到青木堂喝红茶。去看菊池宽。表扬我《招魂节一景》相当不错。说是比第一期的作品要棒多了。

和菊池氏一起去看望久米。菊池从春日町到本乡三丁目居然要坐电车，我们感到不可思议。久米去了《时事新报》社不在家。菊池氏看上去不知如何办才好。去燕乐轩。因菊池氏要去出席常盘座的文人招待会，从那儿出来后告辞。似乎他对和我们交往有点不知所措。

和菊池商量讲评会会场的事，就说了一句到我家来吧。时间初定在明后天的下午三时开始。

顺路到船高轩。随后去南部家。听说《新思潮》第二期酒井没有收到，真是过意不去留下一本。南部向金子印刷所介绍了石滨。

从南部的家里出来。三个人把铃木的七元多钱从早晨起到现在用光了。去银座的钱、和一起吃点什么的钱也没留下。步行到溜池分手（后略）。

四月六日

早上八时在床上听说田町火灾。到吃完午饭还在烧着。去

看热闹。接近现场时被警察骂了一顿。

因为约定在青木堂会合一起去参加讲评会到青木堂时三时。他们似乎已先走了。在本乡三丁目遇到酒井，一道去。菊池氏家里石滨和铃木已经到了。已经谈了一通的样子。前一段和菊池氏相遇时他似乎还只读了我的和酒井的作品。我的那一篇只是跳着读了。说没有时间全部看一遍。另外三篇他读得挺认真，用毛笔做了许多记号。

酒井的前半部分写得不错，跳跃的地方不行。石滨写得百分之八十还可以。铃木的最后一段之前不是小说。对东光的倾向不感兴趣。至于我的，因为他昨天傍晚和久米氏见面时久米也有点佩服，所以有些段落他出声念了念，对我的想象力表示佩服。两位似乎对我评价都还行，说是行文也好（石滨老是说我的文字笨拙。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惹我讨厌的了。石滨自己的文字怎么样？简直令人愤怒。起码我觉得自己写第二期上的作品时对行文已相当注意了）。

大家打牌。缺了一张桃花二十。不打了。长时间沉默，也快到晚饭时间了，准备告辞，菊池说出去吃。往上野清凌亭。女伺者大多认识菊池。开各种玩笑。对菊池谈论自己时语言的明快感到吃惊。说小说不是靠纯艺术的冲动写出来的等等。对剧本似乎非常有自信。菊池要去采购，在上野广小路分手。在本乡三丁目拉了酒井去燕乐轩。往银座。去千匹屋小酒店和狮子酒吧。中村荣治在狮子同我们搭话（中略）。

菊池的夫人端庄，总是给人好感。今天晚上大家快乐。

平田花枝的挂号信到了。东光来信。

四月九日

南部修太郎罕见的来信。“《招魂节一景》比创刊号上的要出类拔萃得多。至少，你的着眼点令人钦佩。由于你的才气使你过于锋芒毕露则对你有害无益。能受到菊池、久米两位的赞扬是值得骄傲的。可是看了时事上刊载的《角落》第六期，担心你受到负面影响。和各种人广泛的接触、和不纯分子之间的交往，以及为各种评论而左右你的写作，都不如你自己静心独处，让自己成长起来。”等。这对我是亲切的忠告。

立即到附近的密尔克旅馆取到了八日的《时事新报》。《角落》的文中说：“最近流传着《新思潮》上最有希望的是川端康成的说法。几个人都谈到《招魂节一景》是最为优秀的。”心喜难抑。南部先生的忠告亦在心头回荡。自持自尊，再次发愤。断然下决心撤下第三期上的《肥皂》，发表《转生》。推测同人们看到这篇记事后的想法。

五月二日

八时到十时。千叶师的《英国现代剧》。其时，酒井迟到了并带来了校样。去图书馆校对。和酒井分手三人往青木堂。在文武堂书店遇到菊池宽。他前两天刚回到东京。约我去燕乐轩。谈到午后，吃午饭。

菊池昨夜从帝国剧院回家途中，在警视厅前掉到了阴沟里，深及胸，衣衫浸湿，木屐带也断了。今天他写信给警视厅表示抗议。关于我的《招魂节一景》，说是因为岛村说了即使在文坛上也没人能写得出来，所以他昨天第一次把小说通

读了一遍。问他当中一段的效果如何，回答是如果前后没什么变化的话就没意思了。

又一次约我去见久米。《野依》杂志的记者正在他家做客。记者和菊池将棋对局[1]。又来客。基本上是由久米支招，记者打下了两匹马赢了棋。菊池垂头丧气默然无语。久米："这样下你输了，有什么可惜的呢。"菊池："太遗憾了。"表情生动。三时要回去搬家，先告辞了（后略）。

（在五月六日的日记后另有一附页，没加日期的备忘）

对《招魂节一景》多少表示赞赏的文坛作家，及直接或间接听说的人名——

菊池宽、久米正雄、水守龟之助（《秀才文坛》杂志）、南部修太郎、中村星湖、小岛政二郎、佐佐木茂索、加岛正之助、万朝纸——

对第四期上的《油》写信来略表欣赏的有：石丸梧平、南部——

对第五期上的《一节》，加岛正之助说有意思。

从这些日记上看，菊池通读《招魂节一景》是在五月一日，四月六日的讲评会上"我的那一篇只是跳着读了，没有时间全部看一遍。"是酒井送杂志去的时候翻阅了一下吧。久米通读这篇小说在先。在我的记忆里，讲评会后某次在街上和菊池相遇，他告诉我久米赞扬了我的《招魂节一景》。记忆是不可靠的。另外，我还记得菊池在我的小说上划了许多红

① 译注：日本式象棋。

色的铅笔线，那一页我至今仍然觉得似乎就在眼前。可我的日记里记载的却是“另外三篇他读得挺认真，用毛笔作了许多记号”。最后要说明的是，《时事新报》的佐佐木和小岛两人的合作评论，同《角落》的记事是两回事。

不管怎么说，像《招魂节一景》这样的小品，仅仅是学生同人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居然在当时引起了那样的反响。这在后来的文坛上是难以想象的。我靠了这些反响，在那一年开始了我的卖文生涯。出于水守龟之助的好意，我在《新潮》大正十年十二月号上发表了《南部的风格》(南部作品集《湖面》的新书评论)，收到了十元钱。这是我最初的稿费。出于加藤武雄的好意，在《文章俱乐部》大正十一年一月号和二月号上发表了高尔斯华绥和契诃夫的小品翻译。出于佐佐木茂索的好意，在大正十一年二月的《时事新报》上连载了八回《本月的创作界》。这成了我此后长期写作文艺时评和作品评论的开端。

我虽然进入了东大的英文科，但第一年一个学分也没有拿到。第二年转到了国文科。在只要读三年的大学里呆了四年。第四年我拒绝了家乡寄来的钱。靠写作吃饭。在这之前我就开始挣钱了。当然，虽说如此，也还是需要依靠许多朋友，特别是菊池，像让他养着我似的。

六

《非常》中的今里，《南方之火》中的秋冈都是菊池。《非常》和《南方之火》里的文学新人就是横光利一。

横光去世以后，在《文学界》主办的以菊池为中心的横

光纪念会上，人们问起了横光和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出入菊池那儿的，我是什么时候在菊池那儿遇到横光的。我谈到了《非常》。《非常》中的信是从大正十年十一月七日寄出的，和横光相遇则是在此前一天，即十一月六日。我在《文学自传》（《新潮》昭和九年五月号）里记录了那一天的事。

“我的热恋仿佛是向着远方的闪电求爱，以单相思而告终。但以此为机缘，对菊池的好意产生了依赖感的我，直到这种依赖的坏习惯最终浸透我的全身，一直软弱地靠着他生活。那以后的几年里，我就像被菊池养着似地过日子。当时的横光比我还要穷得多了，却始终坚韧地熬着，从不像我那样给别人添什么麻烦。和横光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菊池中富坂的家里。傍晚，三个人一起出门，记得是请我们到本乡弓町的江知胜去吃牛肉锅。横光不知为什么自始至终都没怎么动筷子。又谈起了小说构思，声音渐渐大起来，他粗粗鲁鲁地走到路旁的橱窗前，把那块玻璃当做医院里的墙，模仿着病人贴着墙壁慢慢地倒下来。这两件事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横光的谈话风格有力激烈，凛然之气逼人。横光先告辞回去了，菊池对我说，那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和他交个朋友吧。横光在《人间》的新作家专号上发表《南北》之前，在《时事新报》的有奖征文中以短篇和尾崎士郎、宇野千代等一起入选。当时他还默默无闻。和他的相识，是在他同富泽麟太郎、古贺龙视、中山义秀、藤泽淳三等人创办同人杂志后的不久。

《霰》中的友人是石滨。

《篝火》中的朝仓、《非常》中的柴田、《南方之火》中的

友人，和《明天的约会》中的片桐是同一个人。至今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写出来也没什么关系了吧，他就是 EM 君。正如以《明天的约会》为代表的那些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他给了我很多照顾。

七

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篝火》、《非常》、《空中移动的灯》、《温泉浴场》、《南方之火》、《霰》、《保护色的希望》七篇，是我从未收进过作品集的小说。《篝火》、《非常》、《霰》和《南方之火》写的是同一次恋爱。作品写了这次恋爱，是我不收进作品集的缘由。

这是大正十年的事。当时我是二十三岁的学生，女孩十六岁。如同这四篇小说中所写的，它谈不上是一次什么恋爱，甚至也不是一次事件。从《篝火》中十月八日约定去歧阜结婚，到收到《非常》中的信，前后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简单而短促，不知原委的毁约。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巨大的回响，数年之后仍旧余音缭绕。

也因此我和其他女人没有发生什么关系。这些素材对我来说就显得贵重了。《篝火》、《非常》、《霰》（原题为《流氓团伙的一夜》）等是作为草稿写的，不准备收入集子里。我几次想把这些材料重新写一遍，但都没有成功。

春阳堂请了菊池来做《新小说》的编辑，由齐藤龙太郎具体负责编务。在菊池的劝说下，我写了《篝火》。预定写到订下婚约的第二天，而在篝火那儿就中断了。第二天的事在《南方之火》里多少写了一些，但情绪已经起不来了。

《非常》也是写到在歧阜和女孩见面就结束了。被发稿期限逼着，时间不够用。其他也没什么可写的，抱着破罐破摔的心情一气写了下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些粗糙的作品，可现在读起来，我感受到其间有一种对我来说是罕见的急迫气氛。

《霰》也是和《非常》类似的写法，一夜之间急就而成。为它的粗笨感到羞耻，而此刻的重读，让我把它重新拣了起来。

—— 关于那次恋爱的余波，在第三卷的后记中继续来说。《后记》虽然翻来复去令人厌烦，但这样回顾性的东西写第二次的可能性是不会有了，在全集的后记以外，也没有可写之处。

昭和二十三年七月四日

第 三 章

一

第二卷后记中所摘录的是《新思潮》第二、三号前后的日记，其中大正十年里的只有三月二十七日到五月六日的一部分。在同一本日记簿里，紧接着的是第二年大正十一年的日记，断断续续地从四月二日记到六月二十五日。

从二十四岁那年春天的日记里，将能够回忆起《篝火》、《非常》（第一卷）、《南方之火》、《霰》（第二卷）、《回到伊豆》、《给父母的信》（第四卷）等作品中关于女人的那一部分作为重点抽取出来。这些可以说都属于那次恋爱的余波。

《篝火》、《非常》和《霰》等写的是前一年秋天到冬天的事，姑娘的名字按《篝火》和《非常》中人物的姓名，假设为道子。



大正十一年四月二日

石滨住下了。下午两时起床。基本上是无聊的聊天。四时洗澡。想着去金龙馆。想再次看看《卡门》。

石滨好像为钱的事在反复思量。以至于让我不能不感到自己也有了一份责任。石浜的老母亲当印刷工场来催促时，他说她哭了起来（注：大概是为了同人杂志《新思潮》的印刷费吧）。

一个人吃了晚饭。七时前出门。向月地借钱的话说不出口。菱沼似乎不在。去找东光（注：今）也未遇。没法子，在夜间开场的和平博览会场外的嘈杂中漂着。石滨到“巴黎”咖啡馆那儿转了一圈，想向女招待借钱，小姐也没带。近十一时，走头无路只好在赤门前分手。和女人离别的寂寞就是这样的吗？尽量放慢脚步。道子留下的并不是那种直截了当的痛苦，而是一种极端孤独的心境。如果旅舍里大和田的老太婆还没睡的话，就得设法说明为什么租金拖欠至今，缓步而归。

从九月二十五日起同平田五郎等连续会面，疲劳积了下来，虽然迷迷糊糊地感到今晚会沉沉地睡它一觉，回来后还是不行。

和石滨一见面谈的就都是恋爱的事。

四月三日（写于四日）

四日追记三日的日记，是因为对那一天几乎没有什么记

忆。彻底的无所事事。

吃过早饭已是下午二时。去澡堂回。读着报纸的时候，石滨来了。照例是没有钱的话题、恋爱的话题、道子的话题、K子的话题、S子的话题、H子的话题。像一根绳子。

房东的内当家千代喊我："老太太让你来一下。"我想是在催我的房租了，果然如此。她对我说真是过意不去，我们的经济情况你也知道，我们也是没办法。恳求她宽限三两天。悲惨。

上个月我和石滨去大金（注：森崎的矿泉旅馆。当时许多文人都往那儿去。我作为一个大学生的青年作家，自然也去了那儿看看。后来，我也在大金写过作品），花掉了二十元，此后就像烟雾似地飘着。前几天从菊池那儿拿来的二十元，也和平田等一起用掉了。

过了一会儿服装店的伙计来，催挂帐的五元钱。是大学入学后做冬短大衣时欠下的。叫他十日再来。他说每天都来，老板也为难。一如既往地撒赖。只好约定十日再来取钱，回去了。

石滨的晚饭顾不上了，一个人吃。去石滨、今朝、田中总一郎的住处。说再借不到钱可不行了。田中的新作《椿姬新译》因为在大坂上演，得到了父亲的赦免。今春他回到了久违了的故乡，同高中一年级时的情人结了婚。真正令人羡慕。据说为了守一千封信的信约，每天收到妻子的一封信。

石滨说他的母亲时不时地会来他的住处。来监督他是不是真的常常住在这儿，有没有挪用给印刷工场的钱什么的。

石滨也没有钱。连一点点都没有。路上可能会从谁那儿

借到吧，七时多惦记着这件事茫然地出了门。昨天晚上还想着饱餐一顿美食，今天连什么欲望都没了。《卡门》也不想看了，“美利坚”也不想去了，巴黎咖啡馆也不想去。茫无目的地，呆呆地向东光那儿走。东光和文武陪着父亲上博览会看夜景去了。进了基督教青年会馆，不仅没有见到菱沼，连宿舍的大门也被锁上了。走着去三丁目。途中，遇到了田中、今村、高桥的同学。本乡大街上满是去看博览会和从博览会上回来的人，少见的景象。

到了三丁目无论如何得干点什么。石滨喊肚子饿，我也焦躁不安。（中略）他又再回林町的我的住处。买小咸饼。聊天。说我是一个奢侈的浪费者，在女人的事上还是个小孩。十一时多，下雨。略停，他回去了。让他住下，他说回去吃晚饭。

早晨，义爱兄来了明信片。说因为骑马大会来了东京，呆到十日左右。要我去看他。去见他的话，就有必要整理一下我的烂衣服和脏兮兮的头发。

老是说要写《新晴》、《非常》等关于道子的事。想钱。挣钱的唯一途径，写小说。严重缺乏意志力。心脏有点儿不对劲。

读过去的日记、信到三时。和许多人随随便便地就没什么来往了。而同道子的关系，和其他的许多人不同。

四月四日

十二时起床。春雨。沉郁而厌倦。勉勉强强地给菊池和义爱兄写信。向菊池道歉小说老没写完，告诉他最近从金子

那儿拿到了五十元。告义爱兄等他骑马活动结束后去他富士见町的住处拜访。二时许出门，到南阳堂卖了一册《反抗》，用这个钱买了六十页稿纸。回来后洗澡。

昨夜把所有的旧日记都取出来读了一遍。中学五年级时写得最多。和昨夜一样想着清野的事。当时记下的爱中掺杂着不纯的意识，而如今追忆起来则成了一种纯粹的美。对自己的孤儿品性感慨不已。现在想起来，比起对清野的爱，我当时无疑地更企望着在心灵上获得一个转机。我为他容貌的丑陋而悲哀。这种心境到一高时代还仍然持续着。现在比那时要稍稍好一些了吧，它在我的心中被逐渐淡忘。而对于道子，我感觉到了全身心的亢奋。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她的容貌，但多少也有一些关系吧。我时刻想着要拥有一个健康青春的身体。读着过去的日记，中学时代，甚至一高的时代，我都是早晨六七时起来。现在想来真像一个梦。这两三天都是到凌晨三时才睡。

中学时代。我在内心深处怀疑自己是否具有真正的文学才能，写下的则多是对自己不断进取的期望。到高中时代也还是这样。像今天这样在文学和恋爱上都感到充分的自信，是不曾有过的。特别是在女人面前，不再妄自菲薄并不再有那种混杂着孤独的心境。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不禁有今昔之感。追溯以往，我在十七八岁时就开始了对异性的追求，比现在更富有激情，让自己都有点吃惊。即使从十八岁算起，到现在的二十四岁也已经七年了，还没有接触过女人，感慨不已。

昨夜读了 K 子来的信，今天又重读了一遍。从中学五年

级的冬天开始到大学入学考试期间，我们之间相互通信。K子最后的来信，是在五月份她被目白台女子大学录取之后。她在女子中学时的来信中，清晰地流露出所谓女学生的气质，也难以把这种信称作是情书。现在反省起来，当时连面也不曾见过，一个乡下中学生和东京的女学生之间持续的通信，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最后的一封信，是她参加女子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考试之前写来的。带着一些理性的反省，表示彼此之间的通信到此为止。

在我给K子的信中，留有一份写于茨木中学的草稿。它带有鲜明的文学少年的色彩。我在中学的时候，甚至刚进入一高不久，脾气乖僻，有一种夸大癖。有不少地方写得是不够诚实的，但仍然还能够看出一个认真的少年的影子。对自己在中学时写下的日记抱有好感。但当时我和亲戚之间的关系总是让我烦恼不堪，和如今头上一片晴空的状态相比可说变化极大。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一个极为广阔的世界上，对人关系方面也有了信心，今非昔比。应该感到高兴吧。

也有一份给南部（注：修太郎）的信的草稿，是一高时代留下的。据说南部有保留旧信的习惯，想到这一点就令人汗颜。我的小说是很差劲的，几乎就是不行。在《新思潮》的创刊时期，怎么会写出那样糟糕的东西。可是创刊一年来，我所取得的进步简直有点令人怀疑。也许是因为当时读的书不够，也许是在进入某个阶段之前进步总是比较缓慢的。总而言之，那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中学的朋友。片冈（注：片冈铁兵的内兄）、末藤、井上、欠田、清水、清野（注：假名）、小泉（注：假名）等，如今

在心里几乎已没有什么关系了。感慨不已。和Z终于在某一点上结束了关系，而且现在也疏远了。怀念朝仓（注：《篝火》中的假名）。和文坛上一些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和南部疏远。和水守、加藤的关系有点乱，不如去年秋天那样亲密了。和菊池的关系也从去年的秋天开始有了嫌隙，现在和因为道子的事受到他照顾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义爱兄和秀孝（注：两人均为堂兄），让人从心里感到亲切。对田中（注：堂兄），每当想起他时就不禁感到自责。道子的事情发生后，怀着同谁也不想见面的心情过了一冬，继而春天，在此之间和各位朋友音讯久违，心情沉重。过于怠慢了和朋友们的交往。想着给清野写信。给俊子（注：堂姐）也写吧。向田中道歉。但今天直到吃晚饭又荒废了。习惯性地只是等着石滨。晚上，想着一定要继续写小说《母亲的朋友》，却总是无法静心拿起笔来。脑筋不好使，是极度的神经衰弱吗？

取出岐阜的照相馆寄来的照片袋，看和道子合影的照片。多好的女孩啊，多棒的女人啊，让人不住地思念。读她的信，一时让我感觉到信中流露出的对我真正的眷恋。觉得她行文挺棒，哀怨如水，有突如其来的想象。道子对内藤（注：《霰》中的假名）说，在正式结婚前我还不能给你。男人没有办法就听从了她，而父母亲不同意他们的婚姻，她离开了这个男人，再试试吧，再想想办法，男人想道子难倒再也不来我这儿了吗。这种构思连自己都觉得没劲。但这样想也是正常的。内藤对我的道子的祈祷，希望她获得幸福和平安的心意，绝不是伪善的。而出于道德规范对自我的抑制，结局则是和内藤不幸地分手。清醒过来。不可否认它是一个纯情的

梦境般的构思。内藤二十一岁，道子是十七岁，也不会没有不安。我的理性清楚地知道，如果道子是一个女人的话，就将执著于她的第一个男人，火热的恋情极其鲜明。而我对她的记忆和恋情丝毫也不会因此而消褪。可是，啊，去年秋天我对道子的纯洁的心境，即使在现在追忆中，也将再不存在，难以唤醒了。穿越了情感浪潮的顶点，我不能不接受这种心灵上的变化。

终日春雨。石滨没来。什么也没做。晚上十时开始草写这篇日记。

十六日记。

房租被催了三次。第一次是三日。当时恳求缓三两天。四五日又来催。说我违约。我给岩次郎打电报，让他送三十元来。回信上说，感谢前几天寄来的杂志，虽然看不懂好坏，但在如此有身分的杂志上发表作品（是因为《新思潮》的封面上手工印刷的“东京帝大纯文学杂志”吗？），是一族家门的荣誉，等等。带刺的祝贺。还说电报是半夜三时到的，你要求寄三十元，电报的字少，理解困难，但因为是你，所以很快会给你寄去。我急得又一次拍电报去。收到寄来的三十元。二十元交了房租。剩下十元的大部分，和石滨一起去了“巴黎”咖啡馆和“美利坚”酒吧。一分没有留下。这时已是九日了。

十四日，大和田的妈妈再三说，十五日全部支付的约定明天能做到吗？石滨那天晚上来，把我一个人从楼上叫下去。多少带点嘲讽的意思说：“反正你又要出去了，回来又是半夜。

你正来客人现在和你谈太失礼了，可现在不说也没有机会。”我只剩下求告菊池这一条路，可是，这对我来说太为难了。和她约定无论如何先找个能借到钱的地方去试试看。十五日，去菊池那儿。已经二十天没去菊池家了。先为没写小说道歉。要钱。菊池说他现在只有二十元。过了一会儿，问我要钱的缘故。我说拖欠了房租。从他太太那儿通融了三十元。感激不尽。

酒井也去久米那儿借钱。久米没钱。说是冈荣一郎在旁边看了同情借了给他。

回来的路上，在青木堂买了齿磨的《民众艺术论》、《人的种种》。两次合计留了十五元给自己。虽然心灵为此而受到折磨，但手头没钱也是不行的。能卖的书一本也没有。

菊池吩咐说，小说到二十五日也行，要钱的话就快点写吧。

四月十六日

昨夜，朝仓来信。信中说，我认为道子是一个浮躁的女性，道子要是不从心里反省的话，是难以为她的幸福祈祷的。

内藤。为了接受征兵检查必须回到福冈。道子你在哪儿呢？来回踱步不停地想着要去看看她。在电车里我最讨厌别人看我走来走去的了。为肮脏外表羞耻。赶快要买一件外套。（下略）

二

五月一日 （记于二日）

昨夜十二时睡。而且今天睡到十一时起来。

下午三时许，收到菊池寄来的快件（中略）。这封信到的时候，朝仓也在。向他要了两分钱，加上我的四分去澡堂洗澡。

朝仓说，今天傍晚大田道子（注：假名）可能会来，收到她的明信片了。问我晚上来看看她如何。她曾经是白木屋食堂的十六号服务员。对我来说大田也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女人。在一高的时候，他曾突如其来地向她断然求婚。说她是一个纯洁的女孩，确然如此。我向一高校友会的杂志投稿的小说中（中略），用了她的真名。那还是我在认识佐川道子（注：《南方之火》中的假名）之前的事。

穿上了西服去菊池那儿。途中，把《民众艺术论》和《人之种种》卖给了南阳堂，勉勉强强卖了五角钱，买敷岛的书（中略）。

近来，在会朋友的时候顺便要钱成了我的惯例，会面与会面之间日子的延长让我烦恼。这个月的房租除了这篇小说会得到五十元外还没有着落。看到了邮递快件总有惶恐之感（中略）。按照来信的意思，要用快件寄，而我想过两三天后去见他更好一些，没有寄快件的邮票钱。和菊池见面的时候，如果他不提起钱的话，决心由自己来提出这件事。菊池不在，小说稿交给了他的太太（中略）。

没从春日町乘电车回来，我想可能会在路上再见到刚才

那个姑娘，往三丁目的方向走。果然邂逅。在去的路上，巴黎咖啡馆附近，看到带着两个小孩的少妇，一边眼睑的上方有一颗黑痣，刘海卷屈而潮湿，感到诱惑。被那颗黑痣吸引了。回来经过时，没有在去的路上见到的那么美了。正面让我感觉到她和道子很像。我是喜欢那样的脸吗？她的穿着极其庸俗（下略）。

三

记于六月十日。

一个多月没有在这个日记簿上写东西了。应该把若干回忆记录下来作为补遗。

〇大田道子去看望朝仓不是一件什么大事。大田这一段为了男朋友离家出走，在离两国站一二个小时路程的一个朋友家中躲了起来，也不把住处告诉自己的家里。坚守和男人的信约。家里的人要求她和男朋友断绝关系，大田不愿意，因此和家庭的关系搞僵了。据说她住在乡下期间，也还尽可能地满足男朋友物质上的要求。可是最近，男人决定到北海道去了，一定要大田跟他一起去。大田怕了，又回到了家里。大田告诉家里她曾向朝仓借了五十元钱。她去朝仓那儿表面上是说去道歉，一时还不出五十元钱。来了以后，大田一个人先上了二楼，向朝仓倾诉了男朋友的事。是为了自由的生活吗？选择朝仓作为倾诉的对象，多少是有点意思的。朝仓和石滨推测，她家里的人跟来也许是想探探朝仓的口气。但朝仓已不愿重温旧梦了。至于五十元，就算是探望她家人病情的礼物吧。呜呼（注：在一高的时代，朝仓去大田家里的时

候，大田的家人说大田已经有未婚夫了，拒绝了朝仓的求婚）。

○ （中略）。

○六月十日，自己还记得的欠帐。

河内雅溪　（注：一高的担保人）：	二十元。一高三年级的生活费。
高田服装店：	五元。短大衣的欠单。
田中：	二十元。岩谷堂之行。
上村　（注：亲戚）：	十元。大学学费，还剩下退还的十元。
同上：	二十元。歧阜之行和学费。
欠田宽治：	二十元。岩谷堂之行。
加纳　（注：同住的人）：	十元。为道子的事。
西门　（注：中学同学）：	五元。石滨哥哥出发的日子。
平田：	五元。和朝仓去“美利坚”酒吧。
菱沼：	一元五角。
蓑内：	十元。户泽租房的定金。
铃木　（注：彦次郎）：	五元。当铺的利息。
中屋书店：	五元。托尔斯泰文集未付帐。

守随（注：宪治）：　　　　　　　　二元。在歌舞伎剧场。

大约一百四十元。

另外，在道子的事以来，从岩次郎处取得一百元以上、向黑田在年底取二十元、向菊池取二百元以上。这些就很难说是欠帐了。

加上稿费中的《文章俱乐部》十二元、《新潮》六十四元、《时事新报》十八元，合计已高达五百元了。这些是秋天十月分以来，每月收到的生活费之外所花掉的钱。



歧阜之行，是《篝火》和《非常》那两次。去和道子见面。但是六月十日所记的欠帐单指的是《篝火》的那一次吧。《非常》的情况是，我一接到夜里的电报，马上就搭上了电车，没有去借钱的时间。次日，在歧阜车站前的旅舍里接到朝仓（在《非常》里则是柴田）寄来的电汇：

“汇上五十若不足可向宽要。”

宽指的当然是菊池宽了。我想电汇来的五十元也是朝仓从菊池处取来的。

岩谷堂之行的事，在《南方之火》等小说里写了一点。是指到道子的故乡去的事。朝仓和石滨、铃木也一起去了。在《非常》中，和道子见面的时候，她刚从父母的家中回来，口气不甚愉快。特别是对一帮朋友一起去她那儿觉得讨厌。

户泽租房定金的事，在《非常》和《南方之火》里写过了。是为了迎接道子的到来而租下的房子。

至于所记“向菊池取二百元以上”，这件事和这里记录的

欠帐没什么关系。在写这篇日记的时候，我帮着菊池干活，每月给我五十元钱。



〇和黑田分手的夜里，在本乡三丁目同石滨见面，从“巴黎”咖啡馆叫了一部车去森崎的大金。住了两夜。回到东京的那一夜，十时左右去了“美利坚”酒吧。到一楼最靠里的桌子那儿，T 子不在，上二楼。不知为什么，道子在一楼当女伺者，我居然没有看见。回到家里，有铃木来的明信片，说“内藤在美利坚出现了，大吃一惊。”

次日晚，和平田去“美利坚”。为了看看道子。在一楼看了一眼，不在。上了二楼还是没见到。又过一天，晚上向平田借了五元钱，和朝仓一起去。朝仓一眼就看见了。她正在靠门的桌子那儿忙着。她有意识地不往这儿看，回避我的视线。道子，酒洒了出来；我皱着眉头。那之后，隔了一天，和石滨一起去。没向道子看。六月初，和石滨一起去的时候，我坚持要她过来，道子不得不上了二楼。铃木比较常去“美利坚”，也装做没看见她的样子。某日晚，朝仓去了（我第一次去的次日），和她聊了几句。道子断然否定和内藤的事。说是没去九州，一直呆在一家烟草店的二楼。朝仓为了我，让我相信她说的这些话。后来，朝仓陪祖父去了一次。道子招待，但什么也没说。

六月十一日

黎明五时睡。猫的发情期到了，早晨在没人的屋子里骚

动。昨夜，猫们不顾房东老太太的恐惧而声响大作（中略）。

二时前，去菊池那儿。说正忙着写《母亲的朋友》，没见着。回家的路上顺便去朝仓处。托他的福下了一次澡堂。朝仓的哥哥也在。三人一起去市村剧场。是五郎喜剧。戏没什么意思。二楼木板看台上的一个女人和道子相像。老是想着要是道子在该多好啊。她的同伴是一个艺伎。剧终前，我肯定了这个女人也是一个艺伎。而在确认我的推测之前，我抬头望着她生发出诸多愚蠢的幻想。

有一个像京都木偶似的雏妓。是个看起来像是艺伎从良的盘着圆髻的美女。和雏妓的美亲近，住便宜的旅舍，卖大量的稿子，仅仅为了雏妓花钱，这样过上几年想想也挺有意思（下略）。

六月二十日（记于二十一日）

天亮了。打开窗户让早晨的风进来，听着隔壁请来木工装修屋子的声音，扫了一眼报纸，接着，又困了。在这前一夜九时就睡了，一时醒来，从三时到十一时又睡。今天醒来是十二时了。

戴上昨夜买的草帽，在昨夜从当铺取回的藏青小碎花的单衣上套上了裙裤。想着去菊池那儿出了门，决心又有点动摇了，进了肴町附近的理发店。让给剃个板寸。师傅为我的一头长发可惜。镜子里映照出自己长头发的模样，对此丑态不忍目睹。留起头发，就总是难以对自己的头形保持信心，好像不是什么值得佩服的东西。渐渐地，从乱毛中露出了我的孤单的圆头，这看起来也不是太好的形象。我的头，总觉得

似乎稍稍有些凹凸不平，意外地竟是如此之圆。是在留长头发时凹凸消失了吗？望着我那纷纷落下的头发，感觉意外的好。

昨夜在信盛堂买的帽子，剃了头也还是太小了。决定去换一个。先回到住处，戴上了方帽子，将要换的帽子用纸包起来，乘上了电车。在本乡三丁目换车的时候，推迟了去菊池那儿的安排，在赤坂见附下车。在帽店，有点不够爽快，但马上换了笑脸。“谢谢”这个词在我的嘴里，变成了“谢谢、谢谢”的小声的念叨。只要是一个人，不论在店里买东西也好，还是上馆子吃东西也好，立即就会变得失态起来。昨夜也是，为帽店的镜子里出现的我的发型而羞耻，脸也红了，电光石火之间戴上草帽照了一照，急急忙忙地又戴上了我的方帽子。店员让我仔细着帽子的大小，我说了一声“没关系”就逃了出来。到文武堂把方帽子寄存了。

在此之前，我从理发店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刚洗完澡回来的朝仓。朝仓有点认不出我了，望着我的孩子头哈哈大笑。“怎么啦。”他说。多半他是想问问我买鞋和帽子、从当铺取回单衣的钱是从哪儿弄来的（中略）。

读《破戒》到三时。决心在各方面发愤图强。早晨入睡。这已经成了习惯。

六月二十一日

想去菊池那儿的计划没有实现。过了一时起床。平田来。他的病经广川医院检查，既不是肾病，也不是花柳病，仅仅是身体里的血太多了。医嘱要多吃粗粮。夜。北村喜八来。之

后，石滨来。和石滨吃面一碗。房东来催五月分欠下的一部分房租。

读《青树》（注：同大学德语文科生的同人杂志）五月号。对创刊以来一直期待着的宇田川贞一郎的《旅人情怀》一个劲儿地佩服。真是为他优秀的素质而震惊。他并不是我的对手。有机会的话真想帮他大力推荐。他的风格似乎和三宅几三郎的非常接近。

六月二十三日

坐电车到春日町，去菊池家。因为报上连载小说的今天那份还没写，难以相见。悄悄地。想去借上三四十元。三次都没去成。菊池对我的感情，我想和过去已经不一样了。

需要钱。落向黑暗的深渊，一沉到底。怎样才能脱身出来，回到家乡去看看啊。考虑了各种各样的计划，可能实现的一件也没有。希望给《读卖》写月评的申请信也寄去了，到底靠什么才能回去呢？愿望、无可奈何的思绪一刻也不曾忘怀（中略）。

住处的老板娘求告我，希望我在这个暑假里搬走。理由是在八帖的房间里只住一个人太浪费了，让她感到生活困难。以前谈起这个话题时，我答应房租从四十三元涨到四十八元。当时，她的口气里并没有要让我走的意思。八帖一个人住的收入确实少了，但无论这一点是否事实，她感到不满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总是不能按期交纳房租。对老板娘，即使在和她谈这件事的时候，对她也没有产生一丝恶感。唯一想到的是又要麻烦了，又要去找新的住处。即使找到了好住处，保

证金怎么办，搬运费怎么办，更重要的是现在住处的房租该怎么算。虽然这样，到七月中旬为止一定要搬走。

从菊池家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去当铺的朝仓。很久没来的朝仓一起去我的住处。要了两角钱，买了《朝日》，下了澡堂。澡堂里的看门姑娘问我什么，我粗暴地回答了。想到她是最近唯一和我谈话的年轻姑娘，不禁一身冷汗。

铃木来。谈话中大和田老板娘叫我出去一下。说搬家的事，我默然，若有所思地听着。铃木，薄绢的短外套衬上毕叽的裙裤，一付威严的装束。我们聊起了文坛种种，最初的穷困和在文坛上的出人头地。他没有怎么发挥。朝仓来。他们两人之间，对帝国剧院上演的“忠臣藏”有所争论。铃木在这里吃晚饭。朝仓回去。和铃木一起出门。雨云低垂。走到三丁目。（中略）

晚上在二楼，老板娘的女儿带了一点波特红葡萄酒上来。说要是没在用功的话就下去聊聊。下楼。同住这儿的 K 某正和老板娘说话。没什么特别的兴趣。K 某说起了最便宜的妓女的事。K 说在根津有卖淫活动。我说：“不清楚。”他说：“你怎么不知道呢。”老板娘拍着我的背：“K 灵活，川端是个傻孩子。”不愉快。K 某是个吊儿郎当的老好人，喜欢说一些没影的话，周围的人还特别相信他。（中略）老板娘确实善良，对我也没什么恶意。

没有写小说的情绪。读着铃木彦次郎在《鹿岛组月报》上发表的旅行随笔《祝町的一夜》，徐徐入睡。

六月二十三日

十一时起床。恍恍惚惚地过着日子。想读的书身边一本也没有，天天看着早晚两刊的《时事新报》，变得老是在等送报人送报纸来。加能作次郎的《面向幸福》和文艺栏让我快活。从一版看到二版、三版，所有的记事统统看一遍。

十二时半，往田端、日暮里、谷中散步。想着是不是这里也有和北郊、西郊那样的树林。仅仅是田圃。

二时左右回正小睡片刻时，石滨来。他去澡堂，让我在他回来的时候买点小咸饼候着。我刚才正好找到了六分钱。他去洗澡。

石滨出去后朝仓来了。带来了一个澡堂里的女人，我估摸她似乎有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头发剪得极短像学生头。朝仓说她比他要小得多，让人大吃一惊。真是意外。

和石滨、朝仓聊天。（中略）向石滨和朝仓借西服。（中略）

晚饭后，有空闲，去看望加藤武雄。加藤去旅行前曾将《近火》的十四页稿子寄在我处，当时他想让它马上换来稿费。对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了。而我想现在这篇作品已经毫无意义了，催促朋友发表也感到过意不去。加藤不在，真是万幸。单程车票以外身无分文。从江户川出来，经大曲走到本乡三丁目。

在赤门前，遇到一高一年级时同宿舍的松冈。边谈边一起走到肴町。途中，在一高前，遇到刚整理好明天音乐会场出来的酒井真人和今东光。说估计会有三四百人参加。让我明天上午十时来。我说恐怕起不来。他们说和石滨一起早一些来吧，要把票卖完可是一个艰巨的事。不禁苦笑。

读《新思潮》，酒井的《滑稽久二》、《恋情三十日》，石滨的《浅春》，东光的《女人转世》。酒井的作品特别有趣。

最近，我什么也做不成。我的小说创作将何去何从？

六月二十四日

十一时起床。《新思潮》的音乐会。要是去青年会馆的话，卖票、招待之类的杂务就无法脱身。讨厌。还不至于讨厌得不可忍受。结果在家里仍是呆不住。讨厌帮忙的话，我想可以借口去邀横光，也许能因此而逃走。出门。青年会馆里东光、酒井以外，还有酒井家的孩子们来帮忙。安心。

去大学。把选好的科目交上去。决定转到国文科去。没和谁商量。

来参加音乐会的有二百五十人。盛会。酒井有处理麻烦事的才能。女学生有接近一百人来。H 姐弟，和带来的女儿。O 女、S 女也来了。H 女的脸我不喜欢，第一印象不好。朝仓基本上和我同感，说她没什么魅力。佐佐木信纲的夫人、女儿。冈荣一郎。村松正俊。小山内薰就亚历山大・莫扎西讲演了半个钟头。音乐会结束已过了五时。

同人五人，今天奖赏冰咖啡，去馒头咖啡馆。照相。在大学大门前，又是柯达照相馆。和酒井分手，去东光家。谈《新思潮》下一期。策划向小野借一千乃至二千元，一揽子解决一年的出刊。九时，告辞。和石滨、铃木到上野散步。又回到三丁目，去“巴黎”和燕乐轩。在燕乐，我正构思写《在铁丝上》，可虽然马戏票打了折，仍是不够卖票的钱，叹息不已。

回来，胡乱地涂了十几页《新晴》，只是粗线条地写了个框架。

六月二十五日

（前略）晚上八时左右困倦，上床。石滨来了。坐在床上聊天。让他住下，他还是回去了。想和石滨一起去常盘，想借钱去吃东西，想着这些想法丢人，终于没有没有把这些想法说出口来。

晚上，《新晴》又粗暴地写近十页。作为草稿，建立一个结构。

石滨谈了他第一流的回忆。我也在乡下的旅舍里住过。

白天，午睡时辗转反侧百无聊赖……（以下毁弃）。

四

“白天，午睡时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的下一页被撕破了。以下则是一片空白。所以，这本日记就写到大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但是，在另一本相同的日记簿里，从次年大正十二年的一月一日起，断断续续地又开始了。而在这本日记簿的结束之处，却记了一篇大正十三年的日记。记的是三月三十日的事。

“向川端两家及田中岩太郎寄出毕业通知书。”我大学毕业了。

《篝火》也在《新小说》的第三期上发表了。在三十日的日记里，我写道：

“孤独。

晚上，加宫贵一、犬养健来信。加宫问起杂司谷大火菊池家有没事，让我急速回报。犬养说等我去他那儿，还写了对《篝火》的感想。犬养认为我爽快地写下那个姑娘的故事，是因为我还是一个孩子。太意外了。是我的写法有问题吗？还是真实情况就是如此？

歧阜之行让我总是感到自责。”

《篝火》是我第一次收入全集，现在读一读也还可以。但因为有真实的模特儿，广播朗诵却是不行的。前几天似乎被广播了一次。那是因为电台征求意见的信被耽搁了，在电台广播之后我才收到来信。

大正十二年，《文艺春秋》创刊，关东大地震。《文艺春秋》创刊时的日记有记录，地震时的日记则没有。在十一月二十日的追记中写道：

“地震时，我为道子感到极其担忧。我为没有其他让我如此担忧的人而悲哀。

九月一日，去看火灾的时候，没听说品川也被烧了。道子的家在品川，到底是怎么了。我在几万惶恐不安的避难者中，仅仅以锐利的目光寻找着一个道子。”

等等。这里如果不参照大正十二年的日记的话，就会感到前后不完整。可这样做，页数就会增加一倍，还是放到第四章中的后记里去吧。

我们的同人杂志《新思潮》也持续到了大正十二年。在五月二十日的日记里，有着“《新思潮》由南天堂经营一定能七月发行。我在创刊号的《南方之火》的标题下，构思了

关于道子的连载小说。”等的记载。

可是，《新思潮》大正十二年七月号出版时，我没再继续了。在八月二十二日中河与一写来的明信片里，写着：“《南方之火》看起来中止了，真遗憾。”后来在《文学界》也发表了，但仍然没有继续写下去。

五

大正十二年一月二日的日记里，记载了当年的第一个梦。

“梦见了火。我想着从今年初开始写小说，而对要使用的素材却仍在犹豫中（别再犹豫了，写《南方之火》吧），祖父在我的枕边对我作了一番开导。之所以总题目叫作《南方之火》，就是从道子生于丙午年而想到的。我计划先写《新晴》、《非常》和其他一些小说，然后汇集起来题名为《南方之火》。”

大正十一年春的日记里反复出现的《新晴》，理所当然是以道子为素材写成的。

可对这个材料的处理并未得到有力的发挥。《南方之火》（全集第二卷）对我来说也是发展得极其不充分的。但这些当时不写的话，就将成为我一生中无法写出来的作品。不，可以说我多数的作品都是这样的。第三卷和第四卷的后记里抽取出来的日记，也可以看作是未完成的作品的影子。

大正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大雪天的日记里，我写道：

“她从十五岁到十八岁，我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五岁，命运之绳啊，终于将在这里切断了吗？那么，怎么才能把在我的心里继续活着的她抹除呢！”

我希望读者参照着第四卷的后记一并来读。

这些虽然是牵连到过去的朋友、暴露了过去耻辱的日记，但我正是穿越了这些如此愚昧的日子来到了今天，我为了支撑自己曾经奋力苦斗过。而这是我在日记的记载中所无法表现的。

昭和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第四章

一

关于第三卷的后记里所引的大正十一年的日记,“如果不参照大正十二年的日记，就会感到前后不完整”。因此，“我希望读者参照着第四卷的后记一并来读。”这些话在第三卷的后记里有过说明，所以把大正十二年的日记摘录在这里。

按第三卷后记的写法，在这里我也是对以提到道子的日记为主作一些摘录。

大正十二年我二十五岁，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事了。



大正十二年一月一日

今东光让我除夕晚上去他那儿过年。下午出门。过年庆贺是东光家里的老习惯，这回我也参加了。当然这是他同情

我的境遇。傍晚，和他的家人一起在蒲团上接受某种仪式性的款待。

除我之外他们还请了一个僧客。在我们快吃完的时候来了。谈到了幽灵。僧客讲的故事里有一个很有意思。在太平洋画会上，一个画家从会馆的窗口望出去，看见隔壁家的房间里一个美女全裸着在镜子前化妆。出于画家审美的目光，女人体的美让他深深感动，拿起照相机悄悄地拍了一张照片。洗照片的时候，显像出来的不是一个美女，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老头朦朦胧胧地浮现了出来。摄影技术从原理上来说是决不会出错的。画家在不可思议之余到隔壁家去打听。隔壁的人说，家乡的老父亲死了，打来了电报。拍照片的时候，接到电报的女佣变化成一个美女正把电报拿到房间里，打开拉门的一瞬间被拍了下来。东光的父亲，也略略谈了一些灵知学的事。我受到了招待，而在他家里却始终默默无言，感到有点抱歉。

十一时告辞出门。卖《文艺春秋》，回家，翻了一遍，睡。

一日十时起床。因为没什么家人需要问候令人愉快。藏前田中那儿要去一趟。虽然不好上门的地方有了拜年这个借口变得简单了，但要下决心也不容易。元旦只是在住处附近溜溜达达地散了会儿步。身心俱寒的元旦。晚上，突然涌起了买书的欲望，带上了支票去了本乡大街，却什么事也没做。回来的路上去了北村喜八那儿。他正为《中央美术》的二月号写达达主义的介绍文章。女佣到北村的房间里来，向我问候新年，体态笨拙滞重。

九时许，在下面借了五元钱，买《新小说》。犬养健的小

说有意思。志贺的《年青一代的侧影》不像小说。读了《每日星期天》上刊载的《奶妈》，想到要在《新潮》或《文艺春秋》上，把犬养健放在“先锋作家论”系列中写一篇犬养健论。读《新小说》。

健身。

一月二日

初梦，昨夜的梦。—— 是关于东村的事。我和别人在室外玩着。熊熊的火焰。着火了。从分家的前面往家里狂奔，我家小槲树的篱笆正烧着。一会儿火就灭了，怎么灭的全忘了。家门关着从缝隙里向外冒着热气似的烟，分数条升向空中。急进门看，祖父重病卧床。脸烫似火，衰弱得说不出话来。醒来后，没有对话的记忆。只记得地板上堆着几床被子，高达屋顶。从床上热气的烟雾纷纷冒出，为了把烟雾似的热气从屋子里吸出去，房间里装了一个巨大的筒形机械，升起了炭火。那堆被子中，有两床是我现在正用着的。对梦中的景象我并不感到奇怪。是对祖父的病过于挂念的缘故吧。祖父还没死的想法，让我胸口发闷。看到枕头边有一坛葡萄酒，能看见商标上写着的洋文“葡萄”二字。—— 也不知是否因此而醒来，这些就是我所能朦胧记得的梦境。

醒来时，虽然知道这只是一个梦，到午后，就想把它写成一篇散文《冥护》发表到《文艺春秋》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对语言的兴趣，可以像下面这样作一些合理的解释。梦见了火。我想着从今年初开始写小说，而对要使用的素材却仍在犹豫中（别再犹豫了，写《南方之火》吧），祖父在我的枕

边对我作了一番开导。之所以总题目叫作《南方之火》，就是从道子生于丙午年而想到的。我计划先写《新晴》、《非常》和其他一些小说，然后汇集起来题名为《南方之火》。至于“葡萄”，则是暗示我为了健康要喝葡萄酒。我祈求健康，心里常想着要吃一些令人强壮的药，但总是无法得到。我，不大做有关父母和其他亲属的梦，却屡屡梦见我的祖父。而且，总是梦见他垂死在病床上的景象。是因为我那时的心灵，经历了悲痛的忧伤吗？

十二时起床，喝了一杯屠苏酒红了脸。去当铺，把三十日为补齐房租五元而当掉的表取出来。到前些天拜托过的修理店去修表，告诉店里每天快十五分钟，让店里给调一调。上个月中旬，大久保帮我从当铺取回来时，表就不对了，修了一修，居然走得更为不准，一气之下把它又当掉了。我想我是不是有点神经质了。在谷川当铺是用小支票付的帐，多收了五元零钱，回家的路上把它还了。

四时去服装店。我以为付三元就够了，结果他说这个那个的拿了我四元走。还昨夜向房东借的钱。买拖鞋、手套。

在《文艺春秋》创刊号上，唯有我发表的《林金花的忧郁》一文，愚蠢得与众不同。晚上和宫坂普久夫妇见面。普久说，《春秋》上只有你和中户川、东光的作品写得棒。他对我作品的评价大概只是说说客气话吧。那篇文章原来是想写成《浅草景物记稿》的长文。写成现在这样也是没有办法，构筑长篇文章的情绪一点也没有。

写《新晴》、《薰习》和《冥护》吧，又觉得没意思。

在《时事新报》的新闻栏里，看到了《新思潮》复活的

消息。

一月三日

十时，比往常稍稍早起。水守来明信片，是回信让我写新年号上的创作评论。

去澡堂，顺便去朝仓那儿。他说，现在连电车票的钱也没了。一起去林町的澡堂。还没有完全从屠苏酒的醉意中醒来，从热水里起来时略感难受。向姑娘要了一杯冷水。买《中央公论》。回家不久酒井真人来。他在白上碰到了菊池，菊池叫我去玩，于是来邀我。一起去。我担心着今东光，他也许会按约好的那样来我这里。另外我也还有去田中那儿的预定。在菊池的家里聊到四时。他赞扬了我的《亲族》。说大家都看好这篇。推荐了犬养健。在欢快的气氛中聊了一通。

决定去田中那儿。主人去了帝国剧院，老母亲去了浅草。只有一个书童看家。说老母亲一会儿就回来了，让我等一等。我说明后天再来吧，告辞。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从上野广小路电车站上来了一个手极其美丽的女人。我被强烈地吸引了。

晚饭后，去东光家。东光昨天去了横滨谷崎润一郎处，不在。进门，和他父母及日出海君谈天到八时。来了石滨给东光的明信片，他好像在汤岛。回来的路上，去看横光利一。不在。

回家读《中央公论》。武者的《秀吉和曾吕利》好。德田秋声的《初冬的气氛》也好。但也说不出好在哪里。浩二的《厌世奇谈》，说有意思的话也挺有意思。

托菊池把《新思潮》的广告登到《春秋》上，菊池爽快地答应了。《蜘蛛》的同人想和《新思潮》的同人见见面，约七日到菊池的家里。

半夜突然想写小说。是悲哀的自画像。

昨夜肮脏的梦。在肮脏的地方看月经的水。不知怎么回事。

健身。

一时起床。到山中当铺把酒井的表赎出来。

三时左右去东光那儿。正门有女子的鞋感到奇怪，文武君出来转告，说谷崎润一郎和清子女士来了，快请进来。和气势凌人的两位见面，猛然让我感到憎恶。这并非对他们两位的恶感，而是对自己凄惨状的厌恶。这一段我生活的无聊、贫困、毫无活力、不健全，不知何时渗透进了我的身心，让我深感憎厌。没有兴致和有着他们那样的性格和生活的人见面。一个人回家，感到孤独。我想让自己生活的方式丰润一些，让自己生活的气氛清新一些。我曾想为《新思潮》写《孤儿》，一想到这是展览自己的悲惨，就讨厌把它写出来。在南江堂买《表现》一月号。

晚上，带了两三本美学书到当铺当了四元。表还没有修好。买《文学世界》和《新潮》。《新潮》曾买过一次，和《主妇之友》一起卖掉了。

去横光那儿。又不在。我，每天不知在干些什么，像上了瘾似地到处找人。有一次横光来找我，我也不在，横光去看了朝仓。朝仓说：“他常出去，他是个孤独的家伙。”我从

横光那儿听说后，不禁好笑。

买了七册《行路》,读三宅几三郎和十一谷义三郎的作品。彻头彻尾地佩服。《新思潮》同人无法相比。

今天，收到清野、渡边俊子的贺年片。清野进了官币大公司，北海进了新京阪铁道株式会社。

这一段，房东很亲切。独自一人的时候，干的事、想的事和一些细细小小的事上，都反映出了我的猥琐。孤儿的品性、借宿者的品性、受恩惠者的品性。

彦次郎来信，说《新思潮》的事完全赞成，请多关照。

夜，读《文学世界》。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作品。

温暖的阳光。十时左右让把拉门给打开，躺在床上晒着太阳。

去澡堂时给菊池打电话。夫人来接的，说《春秋》的会延期了。回来后日光浴。一直晒到头有点痛。胡思乱想着去看东光呀酒井会不会来呀。正这么呆着，东光带着清子女士来了。昨天在东光家让东光今天二时在家里等我，可是东光已经先约了别人，没法和我一起去菊池的家了。他们来就是为了推辞这个约会。说要和小谷亨利夫人等一起去参加一个活动。两人上楼来略坐片刻。清子女士相当雄辩。

两人去后不久，石滨来信。说昨天已回到东京。旅行在汤岛呆了六天，在沼津、国俯津各过了一夜。怀着旅途的感伤，同情我的境遇，我们都是永恒的旅人。心中略感刺痛。想和他见面，到电话亭去了两三次。讲话，但打不通。终于接通了对方，说去金作探亲了不在。

想写《孤儿》，总是感到落笔滞重出外散步。去上野的夜店，买《新潮》七月号。登载了我的《里见淳的一个倾向》（注：关于《桐田》的感想）。

转到本乡大街，去白十字咖啡馆，北村喜八和高桥喜一在。和他们坐到一桌聊天。喜八对《新思潮》同人能否在文坛上出头有点担心的样子。我有节制地辩解了一番。喜一那垂头丧气的样子让人同情。去喜八的住处，谈表现派、达达派。给我看独逸的新画册。有非常彻底的裸体画。聊文坛的事。喜八说出心里话的时候令人亲近。

回家。早晨太阳晒过了头，头晕，《孤儿》还是写不出。读《表现》、《新潮》中剩下的作品。《表现》和《文学世界》里，全是一些糟得不能再糟的东西。

晚饭时，房东的老太说起清子女士的事。饭后，把炭弄出去的时候也说，“和东光有两手吗？”我说：“大概要结婚吧”。不愉快。我想女人确实有点卑贱。老太婆了，还时不时地能见到她下流品性的流露。老板娘也是一个讨厌的女人。她的妹妹婉约、稳妥，还算凑合。过去石滨带女人来的时候，大和田的老太，怀着悬念，到秦某（注：秀雄。在驹込林町合住的人。写这日记的时候，我住在驹込千汰木町）那儿去打听。女人共通的品性。

和喜八的聊天，让我想到新的表现方式和新精神的创造。应该有一个转变去开拓新的境界。像处理歧阜那个情节那样，赶快把该写的写完。尽快向新的方向发展。

一月十日

疲劳无法解除。《新潮》的水守来催每月评论的稿子。菊池来话，说明天开《春秋》的会。让转告东光、酒井。没有邮票的钱，真是麻烦。到旧书店去卖《冥途》和《马侬·雷斯克》，被拒绝了。默然。向朝仓要了邮票钱，给两人发去了快信。

夜。写每月的评论，脑筋不好使，又撕了。

健身。

一月十二日

午后继续写月评。晚饭后横光即来。让他稍候，一会儿写够了十四页，用快件寄走。把为写月评买的杂志赶紧卖掉。到白十字喝茶。去看望久米，不在。到三丁目和横光分手。独自到神田散步。买缪塞的《两个情人》。躺在床上把《两个情人》读了。虽是情节通俗的小说，也挺有意思。

一月十三日

《春秋》开会的日子。等到三时酒井没来。去邀东光。《蜘蛛》的船田和外二两位先到了。《蜘蛛》方面佐佐木津三等创办者们没来。酒井也给我打电话，说要去看戏可能来不了了。没有什么统一的话题。菊池提议，《新思潮》、《蜘蛛》的同人以外，横光也作为《文艺春秋》的编辑同人参加进来。

去弓町的江知胜吃饭。我比平时话多。在本乡大街向菊池告辞。剩下的五个人去久米和冈田荣一郎处，都不在。和《蜘蛛》分手。在馒头咖啡馆喝了茶回家。船田享二买了带画的明信片“花园的梦”。让我明天给菊池捎去。

健身。

一月十四日

午后，去菊池那儿。因为对《文艺春秋》的评论一篇也没有，我想建议在《新潮》的每月评论里加上一篇，去借杂志。南幸夫先到了。借《早稻田文学》、《表现》、《新潮》和《三田文学》。我问："也给我稿费吗？"菊池说："你是不会有的。"

在菊池家附近给石滨挂电话，去他那儿。晚饭由他招待。六时多出门去加藤武雄那儿。石滨说，对《泰西技巧研究》要继续谈一谈。加藤不在。去水守那儿，不在。他太太问："有什么事吗？"我说没什么。在我和他太太说话的时候，石滨躲在门外没露脸。我有点生气。因为我没什么事一个人去了水守那儿，被水守知道了的话，又会以为我是去向他提工作的要求，或商量借钱什么的。胡思乱想着，颇不快。

从九段徒步走向神田，在神保町附近，石滨拣到了电车票。没钱的当儿撞上了这个机会，乘势我们决定去浅草。在松竹馆前看着他们的广告栏，我不禁愕然。从《漂泊者的姐妹》中剪辑放大出来的广告上的女演员，和道子居然如此相似。一瞬间，我竟想到道子变成女演员了吗？简直想不出除了道子以外还有哪个女演员和这个人相像。我被她打动了，想起了伊豆舞女，强拉着石滨进去。演流浪艺人的像道子的女演员叫栗岛角子。扮演十四五岁的姑娘，脸、胸、姿势、动作，都让我觉得就是道子。演的是曾经漫游四方的艺人。心中难过。哀怨之情、浪漫之情，强忍着滚动的泪水。石滨说：

“她不是和道子挺像的吗？”我假装说：“是吗？”后来我向他承认说是像。痛苦的刺激，心乱了。我对她的恋情迄今未变。傍晚疯狂地想着在“美利坚”酒吧的道子。会变得怎么样啊。想搬到浅草来住，想把当铺里的西服和短大衣赎回来，都是为了道子。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去“美利坚”是不成的。从电影院出来我许久说不出话来。

和往常一样走到上野。大谈下流的趣味、贫民窟和搬到浅草来住的计划。石滨也有住到浅草来的意向。回到家里陷于沉思。读《三田文学》和《早稻田文学》。

宫肋正亲和岩次郎带来了一些鸡蛋作为土产的礼物（注：宫肋正亲是我故乡村子里的隔壁人家，从小学教员中被选拔出来，到高等师范来读书时病死）。

一月十六日

卖掉从秦某处借来的《文学论》和《冥途》。《冥途》在夜店里买的话要五角，而我却卖了六角。把表取回来。似乎还是走得不准。去杂志店借《解放》，没有。杂志没读就写了四页《新春新人创作月评》。想把户川和新井赶快处理掉。让作家感到不愉快，并且考虑到作家的立场的话，就不禁感到厌恶。把它给菊池用快件寄走。

中午，打电话给石滨约他晚上过来。像钻到草丛里似的人山人海。去看大竹的马戏。没一点意思（中略）。九时出来（中略）。到千束町和吉原散了一会儿步。一点也没意思。在吉原道吃了五分一杯的年糕豆沙粥（中略）。走到上野广小路分手。风冷的一天。大吃了一顿水煮蛋。

读相马御风的《砂上漫笔》。对写下“回应万物的心”的那种心境有同感。金子筑水的美学论著《理想主义和艺术》极好。也佩服五十岚力的随笔。

中午，和服部之总见面。“你没病吧。”他说。我吃了一惊。桥爪健说（据石滨转告），“川端是不是太耽溺于女色了？”石滨说他对这个问话感到不可思议。

一月十九日

把表当掉了，买稿纸和墨水。买袜子。晚上，横光来。告诉我古贺龙视说让我去玩。藤森淳三对我的评价也好。藤森约我去横光那儿，是想和横光和解的计策吧。去白十字。在上野散步。吃荞麦面。

健身。

一月二十四日

雪。虽下得不大，却从上午一直下到晚上。无聊得难以忍受。晚饭前给石滨去电话。冒着小雪去他那儿。他批评我无聊、懒惰的生活。我想我也确实是一个麻烦的东西。

两人一起去铃木那儿。他隐居了数日，说是在改小说。一惊。畅所欲言，说总之要像一高时代那样豪华地游玩，每天都送走明朗的日子。一如既往地亢奋起来。首先决定明天去看有乐座剧场的春秋座演出。推测可能只有我没有钱，略有些沮丧。告辞回家的路上，想到明天去菊池那儿借上四十元，把当铺里的西服和短大衣赎出来，然后再去有乐座。即使有了看戏的钱，但现在的这付样子我可不愿意。

在御园座内的“咖啡·美利坚”的分店柜台处，出现了某陆军大校的女儿，美丽的姑娘，这个剧院里的演员也有向她求婚的，据说非常有名。听到“美利坚”酒吧就想到道子。到现在仍是这样想念着道子。每听到酒井去了“美利坚”，或佐佐木茂索去了“美利坚”，总会想起道子的事。

到早晨七时，幻想，想着道子的事，无法入眠。

一月二十五日

从昨晚开始下的雪总是下不干净。一时起来。没睡够。犹豫着是去菊池那儿，还是身无分文地等他们两人。先出门再说。突然改变了想法去喜八那儿，告诉他二十七日还钱向他借了五元。雪渐渐积起来了。当然准备按约定还他，但二十七日能不能来真还有点吃不准。我也有五元钱了。和石滨合起来的话，就有了可以干点什么的游兴。给他挂了个电话。他外出不在家。挣点钱可真不容易啊，在大雪纷飞中感叹。从电话亭回来遇到石滨，一起回来。雪下大了。等彦次郎。他曾开玩笑地说，作为一个始作俑者，不来就麻烦了。大雪，让人想到不是要去看戏，而将是一次冒险。升起了火盆。和石滨谈自暴自弃、谈女人。读了《母亲的朋友》数册上的卫生问答，我说女人的生理是不干净的东西。

在这样的雪天，那件肮脏的棉袄上没加外套就太冷了。想着要把朝仓的大衣借来。五时半，吃完晚饭后出门。去朝仓那儿。似乎有客人在。我有些畏缩。把门打开看了看没吱声就回来了。石滨为我鼓劲，又一次进门，上二楼。高桥盛孝在。我说要借大衣。朝仓的脸色看上去有点不高兴。高桥在

边上说：“乘电车一上一下的，大衣下摆就全是泥了。”果然如此，略感抱歉。从上野小广路搭公共汽车。售票员是个粘粘糊糊的女人。“就是卖票的，在这样雪地里摇啊摇的，也要头痛死了。”她说。

在桑塔咖啡馆和石滨一起吃饭。去咖啡馆，我涌起了一股快活之情。就是对清净的佛像来说咖啡馆也是个好东西吧。两个小女伺者似乎在哪儿见过。于是我们谈起了在上野广小路的夜店里时不时卖香蕉的印度人，说起有名的政客犬养、尾崎什么的就像说起自己的朋友似的，罗列了一大堆著名的西餐店的店名，胡乱吹嘘着给女伺者听。

天刚黑道路两旁的店铺就全打烊了。想看电影《从早到晚》去了帝国剧院，因为下雪再过十分钟也要提早关门。七时了。真是遗憾。到御园座剧场前呆了一会儿。总觉得道子就在“美利坚”分店的柜台那儿。想见见上次见到的漂亮的姑娘，可还是慢慢地去吃一些东西的想法占了上风，断念。突然感到扫兴的失望，冒着风雪来到浅草的奇异行为让我生气，接着去了金龙馆。相良爱子正在唱“奥丽拜德”。也没有舞蹈。对常盘座演的旧戏、东京的俱乐部活动感到绝望，出来。有点犹豫。去了大增，点菜。喝了三两杯酒后渐渐愉快。九时，精神振作了起来。

接着，就去了“美利坚”。初夏以来就没再来过。心跳加剧。在一楼向深处张望，道子不在。上二楼，也还是不在。石滨周到地向信子打听。说二十天前回家乡了。详细问了，回答她已决定抛开都市，回到父亲的怀抱。父亲老了，总是给她来信。“是这样吗？”“终于是这样了。”我心情平静地想着，

而失望、落魄、失去了目标的感觉也一起涌上心头。呆然而立，思绪万端。想起了雪中的岩谷堂。窗外的雪已经停了，一片雪白。

只要道子不在，“美利坚”就成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地方。

想向她说的话太多了。日夜纠缠的恋情，不断更新的梦想，已经过了多少个月啊。每次到浅草来的时候，每次想要写作的时候，每次想到女人和恋爱的时候，无端漂泊的思绪总是归结到你，道子。总是想着去“美利坚”吧，去吧，然而，有一天她不再来了。这是为什么？我的该死的羞怯。虽说也有一些为她着想的考虑，可主要的是为了我没有像样的衣服，为了不要让自己看起来过于落魄了。今天我来到这里，当然带着一些掺杂了酒和雪的狂气，而实际上只是因为我穿着向朝仓借来的大衣。应该感到可耻吗？应该感到悲哀吗？接到了和她最后结束了的信息，从此以后我将默默地送走日子，送走在“巴黎”的时光，送走在“美利坚”的时光。别再拘泥于一些毫无意义的无聊的事了，我有多少次背叛了自己的心啊。静下来，静下来，想一想吧。

剩下一元多钱。上了电车去银座的“德拉肯”咖啡吧。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同车。她感觉到我在注意她，掏出了怀中的镜子开始化妆。听上去挺糟吧，实际上却是一个感觉很好的女人。她在日本桥下了车。到了“德拉肯”，看上去像是一家高档的酒吧，只有二楼在营业，可我们没钱了，有点胆怯，以后再来吧。徒步到樱田本乡町，再走到日比谷，和石滨分手。也许是有些歇斯底里吧，总之这是一个有趣的夜晚。

一个人上了电车，心中感伤，似乎清澈的悲愁将随着泪

水流下。垂着头悲伤地想着我的道子。我心中流动的情感，和我早就知道并且现在仍然这么想着的，此刻在我的心中占据着同样的分量，要是向她全都倾诉了那有多好啊。她为什么回家乡去了？为了什么！是眷念她的父亲吗？是被她父亲的召唤感动了吗？恰好整整一年的她在东京的生活，是怎样在悲风惨雨的飘摇下度过的呀。寻找着对我的心、对我能够聊以自慰的理由。也许这并非是那样美好的结局，但她终于找到了能够让她静心度日的归宿。为什么她在东京的生活，会变得如此混乱，如此荒芜！我自言自语。在东京能够安心地生活，除了在我的身边就没有其它的地方了。这样说来，她这一年来心灵的波动，境遇的变迁，我也应有一半的责任。特别是，当我漂泊于恋爱之河，却把姑娘撂在一旁，独自一人坐立不安地消磨时光。对此我至死也难以原谅自己，难以表达我对道子的歉意。无论恋爱是否失败、道子是否愿意、是否已经无法可想，我都只有低下我的头，将我心中的感情一无保留地倾诉出来。这是我现在的唯一的愿望。

她在歧阜的时候，曾对东京是怎样的向往啊。去年二月她回到了家乡，而她对东京的热切期望，使她又重回东京。东京对道子是多么有魅力呀。而现在她带着一颗受伤的心，抛开了她的东京，回到了她父亲的爱里。她清楚地知道，岩谷堂一带的风景，她的家和她的生活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她来说将是多么的没意思，可她仍然回到了她父亲和妹妹那儿去了。正因为是像她这样性格的女人，就更为令人伤心。一颗流浪的心灵。前两天看的“漂泊的姐妹”中的栗岛角子，之所以让我觉得和道子是如此相似，绝不仅是因为游离于她灵

魂之外的表面上的相像。回到家乡的她仍在对我神秘地诉说着。让我想起了关于因缘的种种暗示。梦接着梦编织着永无止境。

她回家是一个自然的结局。对她的心，她的灵魂，这是一件好事情。在父亲身边她热切的期望将归于平静。只有静静的小憩、平安的愉悦、开朗的悠闲自在，才是对道子真正有益的，这也是唯一能够给我留下的梦想。我坚信在道子内心深处流淌着坚毅、单纯、美丽的灵魂之泉。祝你快乐，祝福你。守护着你美好的心灵生活吧。

清澈的纯情、深刻的反省，道子和我自强不息的心灵同在。我愿意不怀一丝杂念地去生活。道子被都会的气氛侵蚀了，对她来说选择东京不如选择家乡。在乡下和能够制服她的男人结婚，之后，她还会再度来到东京吗？

在歧阜不幸地生活时,道子时时想念她的父亲和妹妹。当她和我在一起时也是这样，我感到有些不忿。现在，道子还是想念着她的父亲和妹妹。我不由得感到一种针扎似的寂寞。那种无所依傍的寂寞。道子，能够在北国找到她的寄托吗？父女、姐妹之爱，能使她得到安宁吗？道子也太疲惫了，心灵的疲惫。现在的道子已经不是一年半前的道子了。不再是一个冒冒失失的少女。

在回家的电车上想着给道子写信。至少把我的心情传达给她。把真实的心情写出来，应该是一封真正的情书。坦率而言，这封信会落到道子的手上，还是会被N（注：在《南方之火》中登场的教师。道子的父亲是某小学的杂役）私自拆开，真是说不准。写信好还是不好也很难说。无论如何先

写了再说吧。信被谁看到了传为笑谈也没什么，这也行。她回到了家乡，我彻底地寂寞，这也让我感到了一种了结了的明快。因为男人注定要为生活奔忙，因为东京不再有我的恋人。和内藤（注：《霰》中的假名）也到此为止了吗。想象着乡下的男人快快地爱上她。为什么?为了什么?浮想连翩。再去一次岩谷堂吧。毅然地切断我对道子的思念是多么困难啊，就像要移开山峦，要落日回来。这种想象让我心旌摇动。失恋可以判断一个男人。人生是难以预料的。不知道会和什么样的命运遭遇。我无法说和她的缘分已经彻底断了。我的心万里横渡。可以看到岩谷堂街头的景象。那就是我给她思念的问候。

道子，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我只是想倾听从那时起到现在她对我的真正的情感。现在，她的生活已经告一段落。也该想起了我吧。想起我时，应也不只是哀怨吧。

她从十五岁到十八岁，我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五岁，命运之绳啊，终于将在这里切断了吗？那么，怎么才能把在我的心里继续活着的她抹除呢！

夜深了。改天再继续写吧。信也写得不顺利，这也改天吧。

二

一月二十五日的日记抄在原稿纸上有九枚之多。这个雪天的日记告了一个段落，那以后没再继续写。

“信也写得不顺利，这也改天吧。”而实际上后来就没再给道子写信。也许曾经想过要写吧，我没有寄过这封信的记

忆。

一月二十五日日记的下一页上，写着“五月二十日记录”的备忘。记着一月到五月间了解到的关于道子的大概情况。



《新思潮》由于南天堂的经营肯定在七月分创刊。

我想从创刊号起在《南方之火》的总题目下连载道子的故事。

《南方之火》应该写到她回到家乡为止。

但这并非事实。一月末在“美利坚”酒吧听到的关于道子回家的事，很难判断是真是假。酒吧的女招待信子，也许是体谅到道子的苦衷而欺骗了我们。也许是道子骗了酒吧的女招待。也许是她回了一次家乡后又来了东京。总之情况不是很明了。据石滨在“巴黎”咖啡馆听到的消息说，有人在京桥的“北日本”那儿看见过道子。之后，石滨和朝仓去浅草的时候，遇到了原来在“巴黎”当女伺者的琴子，带上了过去同在“巴黎”干过的麻子，一起去了“美利坚”。当时琴子告诉他们，道子在“北日本”住了两三天，后来就到品川借了房子。只是听说她借了房子。这不会是为了迎接她的父亲。一定是和男人同居。

（头脑混乱，只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太可怕了。）

三

“五月二十日记录”后面，接着是“十一月二十日记录”。

还是关于道子的备忘。

记的是大正十二年的事，九月一日发生了东京大地震。



十一月二十日记录。

很久没记日记了。下面是这一段发生的事，要是有心情的话就把日记继续记下去。

先说道子的事。

地震时，我为道子感到极其担忧。我为没有其他让我如此担忧的人而悲哀。

九月一日，去看火灾的时候，没听说品川也被烧了。道子的家在品川，到底是怎么了。我在几万惶恐不安的避难者中，仅仅以锐利的目光寻找着一个道子。

从上野到团子坂的通道的许多地方贴着纸，纸上写着：浅草西仲町的佐川（注：《南方之火》中的假名）道子，快到目黑的某某地方去避难。我想去目黑看看。

几天后，在本乡区役所的门前贴出了“矢田道子到某某处去”的招贴，是那个叫矢田六郎的小伙子（注：《南方之火》中的中学生）贴的吗？已经和他结婚了吗？我的脚步变得沉重起来。

十月，从过去道子曾住过的酒吧前烟店的主妇那儿，石滨听说了——道子在歧阜时，被某人旋暴过。道子于是自暴自弃，离家出走。这是道子过去的房东主妇说的。

至于和内藤有没有关系，道子说：“谁会和那样的男人在一起？”但她和内藤一起去了福冈的家则是事实。内藤家里的

人，特别是他姐姐对她不好。道子一个人回到了东京。收了他们用纸包着的三十元钱。道子说："内藤是个有钱人，我想会给我一百元呢，才这一点儿。"内藤被家里撵了出来，变成了一个苦学生。道子在"美利坚"干活时，曾受了烟店的许多气，还为了内藤向客人要小费。据说道子愤怒了，把内藤给她的金表扔了出去。

我给道子的信是放在烟店里。道子和内藤一起去福冈的时候，担心会有误解，把它寄存在烟店里了。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道子从歧阜离家出走时竟然把我的信还随身带着。

在"巴黎"看见了屋子被火烧了后无家可归的琴子。想向琴子打听道子那以后的情况，想问问道子要是也受了灾回岩谷堂去的话，琴子是不是也和她一起去，结果还是没有问她。

四

"十一月二十日记录"的下一页，是大正十三年三月三十日的日记。大正十三年的日记只记了这一天。



大正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没有表。起床时已过了十时。去菊池那儿。途中，心中不快。借了五十元的支票。

借了三册英语通俗小说。一时许告辞。可以作为《妇女界》插图小说的参考。

想顺道去看石滨，可还是直接回来了。感到疲惫。是因为太没有节制了。

洗了澡，读《一叶全集》的日记。拖延了给藤村博士（注：藤村作先生）的论文，真是抱歉。

桌上放着交房租的通知单。四十六元多。五十元的支票，准备交学费十五元，三十元交房租。星期天，支票没法兑换。

夜。想草写关于一叶的评论，静不下来。把从铃木那儿借来的《新日本文学史》卖给了附近的书店，得了两元钱。是去横光那儿呢，还是去看“零落的花”？犹豫了一会儿，去了驹込馆。“零落的花”是情调剧。十时许出来。向本乡三丁目方向漫步，对自己感情的不单纯感到可耻，自责。东京这样的地方使人情感浑浊，想早些去乡村旅行。

去荞麦面的小店，吃咖喱饭。讨厌咖喱，而且蔑视它。但这家小店据说是特制的，还挺好吃。

孤独。

晚上收到了加宫贵一、犬养健的来信。加宫问起杂司谷大火菊池家有事否，让我急速回报。犬养说等我去他那儿，还写了对《篝火》的感想。犬养认为我爽快地写下那个姑娘的故事，是因为我还是一个孩子。犬养似乎是这样理解的。太意外了。是我的写法有问题吗？还是真实情况就是如此？

歧阜之行让我总是感到自责。

今天从菊池家回来时，又去了早稻田看了一会儿《妇女画报》。愚蠢吗？可悲吗？对K·K小姐的白日梦。

晚上，继续读一叶的日记。

高山樗牛的作品评论太愚蠢了。

一整天昏昏欲睡的茫然的头脑。

向川端两家及田中岩太郎寄毕业通知。

昨日心境开朗，而今天甚感孤寂。

菊池向我约《文艺春秋》五月号的稿子。说，让我“写一点像样的东西”。

我的大学时代的日记，就在这三月三十日结束了。在这天的日记之后，日记簿上是一片空白。

五

在全集的第二、第三和第四卷的后记里，将所谓“大学时代的日记”摘录了一些。在大正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日记里，关于学校的类似学生生活的记事基本上找不到。离开学校后也没写类似的东西。居然就这么毕业了。首先应该归功于藤村先生的宽容。

我虽然入学时进的是英文学科，但市河三喜先生的英语课有些麻烦，要点名，第二年就转到日本文学科了。在《新思潮》的同人里，铃木彦次郎和我转到了日本文学，石滨金作和酒井真人留在了英文科。

第一年我一门课的考试也未参加，学分也就没有拿到。我在大学呆了四年。一年算是留级，所以第四年的学费我就退还了，靠写稿生活。当然困窘的状况正如日记所记。老是拽着菊池不放。

第四年的毕业也相当危险。直到今天，我还会做梦看见我过了多少年也无法毕业的窘迫的样子。毕业要求的学分我没拿够。拜托了佐佐木信冈和沼波琼音两位先生，催着他们

在教授会议的当天早上还是前一天，去了主任教授藤村先生的家里，向先生下说词。说这样的学生是没有先例的，完全是一个天才。先生吃了一惊呆住了，接着不由得苦笑起来。在开教授会议前，我在大学的正门前等着藤村先生来学校。别担心，已经被说服了。先生说。这在我也是一次罕见的大胆行为。

口试的时候，除藤村先生外还有国语学的上田万年博士。他们问起了我毕业后的打算，我回答说不打算找工作。但是不久以后，我在汤岛温泉的时候，收到了藤村先生的信，问我去不去关西大学。最初的工资是一百八十元，这在当时就是高薪了。数年以后，和藤村先生关系很深的东洋大学还邀我去他们那儿。我虽然不打算参加任何地方的工作，但像我这样在学校时怠慢功课不求上进的人，仍然受到先生如此眷顾，感激之情，是铭心刻骨的。

另外，我到很后来才听到传闻说，藤村先生为国文学科第一次出了一个作家感到非常喜悦。对于先生说的第一次，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想先生指的是《新思潮》的前辈们大多是外国文学科的，而谷崎润一郎和《白桦》的那些人则没有毕业。这样说来的话，我也许就是第一个国文学科出身的作家了。

六

在第二、三和四卷后记的日记里，当时同学诸君的姓名自然散见于字里行间。

关于学生的同人杂志，除了我们的《新思潮》，在日记里

还提到了《行路》和《青树》。《行路》的十一谷义三郎和三宅几三郎无论在学校还是在文坛上，都是我的前辈。两人都英年早逝。我和他们的接触是在毕业以后。常到弥生町的十一谷的家里去。

清野畅一郎记得也是《行路》的同人。清野毕业后在学校主持戏剧研究会，我们《新思潮》的同人有时也参加他们的讨论。《文科大学插话》（第二卷）中的“舞台上的长椅子，是向某子爵的家里借来的……”。这个某子爵的家就是土方的家，记得土方与志曾指导过研究会的活动。在舞台上“用优雅言辞赞美着美丽妻子的金发……”，这个角色是北村喜八扮演的。演他妻子的女演员是冈田嘉子。在《文科大学插话》开头处提到的，排练着童话剧的女演员竹林时子，也就是冈田嘉子。而舞台监督的前岛，即是清野氏。

桥爪健和我虽不是一个科的，可我们从一高开始就是同年级。他从一高时代开始就以诗人而知名，写过赞美一高宿舍生活的文章。

《青树》的宇田川贞一郎和樱田常久等也和我同年级，是德国文学科的。樱田后来以他的《平贺源内》获得了芥川文学奖。

随守治也是从一高开始就同年级的同学。大正十一年六月十日的“欠帐单”里，记载着我在歌舞伎座向他借了两元钱的事，也不记得还了没有。而国文学科的片冈良一，在一高时要比我低一年级。

七

在《文科大学插话》里写着 :“大学的文学部允许女生听课，是从敬一入学的那年开始的。”那是在大正九年。第一次经历了男女一起上课。但我不常去学校，谈不上什么共同学习。所以和女学生之间也没有什么交往。

《文科大学插话》里写了多津子是一个女子听讲生，但那是虚构的。敬一也不是我写的那样。在《明天的约会》（第二卷）里，和女学生一起去看被烧掉的被服厂这件事也不是真的。小说里写的女学生多津子，不是大学里的女子听讲生。

比起《大学文科插话》，《明天的约会》更接近事实。《明天的约会》中的素人宿舍，是在驹込千太木町，全集第四卷中的某些日记就是在那里写的。就在那里，我碰上了大地震。《文科大学插话》里的“英国诗人布朗”，是罗伯特·尼柯尔斯先生。尼柯尔斯的后任是埃德曼特·布朗登先生。我和战后重访日本的布朗登先生在笔会的讲演会上见了面，听说了尼柯尔斯去世的消息。我不记得曾听过布朗登先生的讲演，可十天前石滨来我家的时候，说起他的第一次讲演我和石滨去听过。石滨记得布朗登先生在日本说的第一句话，“我是作为一个诗人而为世人所承认的。”

昭和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 五 章

一

我在“《伊豆的舞女》的装帧及其它”里写到，“在我的第一、第二部作品集里，《感情装饰》这三十五篇掌上小说中的三十篇和《伊豆的舞女》十篇中的四篇是在汤本馆写的”。

汤本馆是伊豆岛的温泉旅舍。

第一作品集《感情装饰》是大正十五年由金星堂发行的。当时被称作“掌上小说”，收集了超短篇小说三十五篇（目录里有三十六篇是错的）。在这三十五篇中，到第三十篇为止，均写于汤岛的温泉。

第二作品集《伊豆的舞女》，在昭和二年三月也还是由金星堂发行，收进的十个短篇里有四篇也写于那儿。

《伊豆的舞女》出版时我二十九岁，那时我曾写道：“在整整十年里，我没有一年不去汤岛。尤其是这两三年，简直

就可以称作是一个伊豆人。”

二

因为《感情装饰》是我的处女集，好朋友们为我举办了出版纪念会，在书的扉页上我请出席者签了名。现在，看着这些签名，使我忆及当年的交游，抄写于此以为纪念。

服冈益雄、加宫贵一、江户川乱步、崎山猷逸、井上康文、大宅壮一、森本岩夫、山本实彦、能岛武文、诹访三郎、丰岛与志雄、武川重太郎、三明永无、石滨金作、菅忠雄、宵岛俊吉、饭田丰二、池谷信三郎、岸田国士、片冈铁兵、津岛圭治、南幸夫、富田时郎、三宅几三郎、朝野谆、酒井真人、佐藤惣之助、田边耕一郎、田代威三、铃木彦次郎、伊藤贵麿、尾崎士郎、冈本一平、冈本おね子、木苏谷、小岛政二郎、吉田谦吉、村松正俊、小岛易、伊藤钦二、铃木氏亨、横光利一、齐藤龙太郎、古贺龙视、桥爪健、中河与一、赤松月船、高桥邦太郎、佐佐木茂索、久米正雄、菊池宽。

那是《文艺时代》的时代。福冈益雄是金星堂的老板，饭田丰二是金星堂的编辑。也可说那是一个“新感觉派”的时代。

横光利一的《御身》、今东光的《消瘦的新嫁娘》、中河与一的《冰封舞场》，这些新感觉派的小说处女集都是金星堂出版的。还有佐佐木味津三的《可诅咒的生存》、金子洋文的《鸥》、稻垣足穗的《一千零一秒》、佐佐木茂索的《春的外

套》等，这些人的处女集也都由金星堂出版。而这些小说集都比我的《感情装饰》要出得早。

三

《感情装饰》也好，《伊豆的舞女》也好都是吉田谦吉搞的装帧，《文艺时代》的封面也是他设计的。当时他作为筑地小剧场的舞美设计活动于文坛。

吉田为我坐了七个小时的长途车来到汤岛，为《伊豆的舞女》的装帧收集素材。



吉田君极忙。二月二十五日（注：昭和二年）是新剧协会第二次公演的第一天，因为他当时正保管着池谷信三郎作的“三月三十二日”的设备，那天的初演他必须看到演出结束。晚上从旅馆（注：帝国旅馆）的演艺厅回去时已经非常迟了，可第二天一早就坐八点的车赶来。天下着雨。

和吉田一见面，他就转告我，昨夜在旅馆演艺厅里和我的好友横光利一与片冈铁兵见面时，他们严厉地批评了我，并说我应及早回到东京。我也想回东京。但是东京的各位朋友一上来就斥责什么在伊豆一点灵魂也没有之类的话，真是令人非常遗憾。

雨中抵达的吉田，等雨稍歇就外出散步。傍晚昏暗的光即将落下。向世谷溪的方向走，顺便去了正在汤川屋养病的《青空》作者梶井基次郎那儿。据说吉田也曾带太太在汤川屋住过三两天。到了晚上，梶井来看吉田的望远镜，—— 吉田

为《青空》封面画的望远镜。

翌日二十七日的早晨—— 我的早晨已接近正午—— 睁眼看时，吉田早已出门写生去了。

下午他在汽车起动前的间隙里（注：等车）画着书的封面。开车的时间是四点半，到东京已经接近午夜十二点了。据说吉田第二天必须早晨八点赶到早稻田去给建筑系上课。因为接近考试，停课对学生们打击太大，所以不好意思休息。而且，就在今天晚上，书的装帧一定要完成，第二天去学校的途中要拐到金星堂去交稿。

这篇《〈伊豆的舞女〉的装帧及其他》是从昭和二年三月尾四月初开始写，发表在《文艺时代》的五月号上。大体是同一时间，在汤岛二月四日写了“从秋到冬”的短文，发表于《手帖》三月份的创刊号上。这些文字也构成我追忆往日的一种寄托，全文抄写于此。



从九月起到伊豆的汤岛温泉。现在是二月。可穿的衣物只有盛夏的一件单衣和一件纱纺的短外套。十月里借了旅舍主人的斜纹毕叽去了一趟东京。冬天的衣服已经当掉了。铁兵的结婚宴会时，新娘的哥哥是我中学时代的好友，也是因为没有可穿的衣服而没有参加。当我一说起衣服的事，池谷又送给我新的夹袄和短外套。他十月里送过一顶帽子，以前也送给我过一件夹袄。他是个很有意思的男人。

横光也经常在夏天穿池谷和我的衣服。这是他的极好的

妻子过世不久后的事了。回想往日还是女学生的穿着红色和服去横光肮脏宿舍时的她；铃木彦次郎带表妹去动物园时看到横光夫妇正看着大象的她；那种感觉真是让人只能说她太棒了的她，想起这些，就会想到在大冷天横光正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啊。

除夕之夜，一些琐事让我生气，通霄没睡写着给朋友们的信自我安慰。在这之间池谷来了，问我生些什么气我没有回答。另外，岸田国士和林房雄等人也来了，正在文坛骁战的林君说我在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我每天直到深夜向着围棋盘打着名人高手的棋谱。

今夜雪夜。（二月四日）

想起了衣服的事。是《感情装饰》出版纪念会的日子。横光、片冈、池谷等朋友聚在我借牛込左内坂的暂住的房间里，只有池谷有一条袴，大家笑着商量到底是归谁。我借了穿着去了。

《手帖》是一人写一页的同人杂志。昭和二年三月创刊时有同人二十七名，当时刚参加的新作者是永井龙男、久野丰彦和藤泽恒夫。

由上好纸张制作的三十页漂亮的杂志。——后来野田书房的野田君也模仿它的形式出了《三十日》。

搬到鞠町下六番町的旧有岛邸的《文艺春秋》社，就是《手帖》的发行所。

创刊号上菊池写了“集市”。是关于新剧协会筹集资金的集市的事。



新剧协会，每次举行活动每次亏损，为了弥补损失想到为它举办集市义卖。当然这是春天以后的事了。以文艺春秋社作为集市的场地,余兴则是演出一幕新剧协会的野外剧,表演市川小太夫君的舞蹈和古川绿波的歌舞，等等。义卖的物品是文坛诸作家的短册、签名的书、电影女演员的签名明信片之类。让冈平一升也来此出差，即兴挥毫作作漫画。另外也请其他的文坛诸家，及蒲田的明星队来。野外剧利用屋前的那口井，演出“莎乐美”和“番町新皿公馆”之类。另外，还开了模拟店，让明星队和女演员充当伺者。门票二十元左右。试图以此一举补偿新剧协会本年度的经济损失。

如果按菊池的回忆,《文艺春秋》的兴旺，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菊池曾经是田中寥坡等人的新剧协会的后援。

我在《〈伊豆的舞女〉的装帧及其他》里，回忆过新剧协会上演池谷君的独幕剧“三月三十二日”的事。在此事的前年，大正十四年的二月里，记得上演过横光君的独幕剧《被吃掉的东西》。我建议《文艺时代》的同人全体一起去看，横光在一月二十八日的回信里说:“在如此寒冷之时，到如此寒冷之地，大家出来一旦伤了风，倒真是成了‘被吃掉的东西’了。”

四

昭和元年末（大正十五年），梶井基次郎来到汤岛，为我

校对《伊豆的舞女》。“静静地、专注地、愉快地埋着头校对。”

此事我在《〈伊豆的舞女〉的装帧及其他》和《梶井基次郎》里都写过。



梶井君是年底的最后一天来的。在《伊豆的舞女》的校对过程中，发生了非常糟糕的事。《十六岁的日记》一篇能收进集子是梶井的功劳,他想起了这篇我自己都忘记了的作品。藤泽恒夫说如果发现得早一些的话，这篇作品说不定就会收进《文科大学插话》里去。

梶井有着极其深沉的人的那种亲切，和令人怀念的沉着的品质。我和他常常谈一些有关动物和植物的不着边际的话。

《青空》的同人换了四五人，他们来看望梶井，我和他们也见面了。三好达治在场，淀野隆三为我们送来了好茶。……（《〈伊豆的舞女〉的装帧及其他》）



梶井来汤本馆看我，是在昭和元年的最后一天。他大约是在这前一天来汤岛疗养的。由于我的劝说，他从落合楼搬到了世谷溪边的汤川屋。

到四月，我向房东借衣服前往已久违八个月的东京，参加横光利一的婚礼为止，他几乎每天来我住的地方。也常常弄得直到半夜才走。晚上从汤本馆回汤川屋的路，他写进了《昏暗的画卷》。我去东京之后，他仍然在汤岛呆了很久。

他来汤岛之后马上带了几册《青空》,叫我读读他的作品。

这些作品收进了新刊行的作品集《柠檬》的前半部，他老朋友以外的人也开始承认了它的价值。

而当时的我，果然是真正地理解了他的作品了吗？回首以往，我感到心痛。（梶井基次郎）

《梶井基次郎》是昭和六年写的文章。第二年的三月二十四日梶井死了。

藤泽恒夫来汤岛时的事，也能在《〈伊豆的舞女〉的装帧及其他》一文中看到。



《伊豆的舞女》的书套上从前向后环绕的纹样，是房间里拉窗的镶格。这个拉窗在汤本馆的一号和二号房间里。如果打开这个拉窗，下面就是溪流。

吉田在二号住时对着拉窗写生过。庄重地遮住这个拉窗的是上村彦之丞的“祥云兴”的匾额。他曾经到天城的御猎场来打过鹿。

现在藤泽恒夫住在这间屋子里养病。三月十四日，藤泽君由小野勇陪伴着摇摇晃晃地来到汤本馆，当他以“被干了一下子”来回答我热情的欢迎时，他的脸色看起来像烧坏的陶器那样粗糙并满是疲惫。但是这张脸在山里一天比一天变得漂亮起来。这是被横光利一的“最聪明的脸，是藤泽恒夫侧面”所赞叹过的脸。假设真是像横光的日记里所记载的那样“池谷信三郎从伊豆带了一张漂亮的面孔回来”，那么，是

不是山中的灵气使人光彩焕发起来的呢？—— 如果说我的精神里有一脉清泉在潺潺流动的话，那么也许就是出于汤岛的恩赐。

五

有着那个拉窗的一号是汤本馆最好的房间，我许多朋友都在这个一号住过。这些事在《〈伊豆的舞女〉的装帧及其他》里也有所记录。



夏梶崎士郎同宇野千代夫妻一月份也在这个拉窗前眺望着生活过。去年的秋天和今年的正月池谷信三郎也在这个房间里住了很长的一段。石滨金作也住过。铃木彦次郎也住过。今东光夫妇也在从莲台寺回来的路上住了一个晚上。金星堂主人也住过。各位朋友能够回想起这个拉窗吗（注：看着书籍装帧的画）？铃木来这儿的事我总觉得像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

岸田国士来的时候，这个房间已经有人住了。中河与一夫妇一月虽住在这儿，却是在六号房。片冈铁兵不知是什么时候去的，他说过汤岛没有文化不再去了。四五天后如果我能够去东京参加横光的婚礼的话，好歹要把这对新婚夫妇拉到这里来。

写《〈伊豆的舞女〉的装帧及其他》时住了超过半年，又是夫妇一起在这儿，所以我就住在稍偏一些的四帖半的屋子里。但我自来汤岛之后，一开始就习惯住在一号。这些写在

了《汤岛回忆》一书里。

《〈伊豆的舞女〉的装帧及其他》写于二十九岁，《汤岛回忆》则是大正十一年，当时我是二十四岁的学生。



……我来到这里是出于一种乡愁之情。也许，我从乡下来到东京也是出于同一种乡愁。

我在旅舍住的房间，按习惯是固定住在二楼面向溪流的八帖屋子里。它是不是空着呢，我离开东京前就为它担着心事，当渐渐接近旅舍，我开始推想着久违了的老朋友们是不是还在那儿。接着，我想客满首先是不可能的。夏天和一月正是旅舍的淡季。即使一号住了人，在别处忍受一晚也就能够搬过去了。在夏天和正月里，连着住两个晚上的客人极少。甚至，我会想到这一夜的忍受，就像终于归来的游子由于家门不幸只好到邻居家借住。

我边想着那个八帖的屋子，踏上楼梯，一上二楼就向走廊上迅速地扫了一眼。短短走廊上，一溜左右排列的五间客房的拉门投入了我的眼帘。

这是《汤岛回忆》的第一百零六页。《汤岛回忆》的一百零六页就在这里结束："短短走廊上，一溜左右排列的五间客房的拉门投入了我的眼帘。"而现在想起来实际上只有四间客房的拉门。我记得向着溪流的是一号和二号两个八帖的房间，走廊的左侧是两个六帖的房间。另外，正对着楼梯的是一扇木头门，里面是一间洋式的房间，也将就着放了一张榻榻米。

这间房和偏房加起来就是四帖半的五号房间。二楼就只有这六间屋子。面向正门的楼梯上去后，左边是四间屋子，只有五号房是在楼梯的右边。因为它和其它屋子分得较开，那一段我长期逗留在这个五号房。

一号房和二号房之间是由两面糊纸的拉窗隔开的，和走廊之间也是纸糊的拉门,汤本馆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旧旅舍,而我讲起它时总把它说成是一个理想的家园，因此也招来了很多我的朋友。这或许就是年轻时分的幸福吧。

六

由于这里写到了梶井基次郎的事，读了读《梶井基次郎全集》中写自汤岛的书简。对在汤岛和我邂逅，以及我们之间的交往，梶井在和友人的通信里时有提及。四月我到东京去之后，也收到过留在汤岛的梶井的来信。这些书简是我汤岛时代的纪念。

我摘抄和我有关的部分时，感受到了对往事缅怀。



1

昭和二年一月一日,在汤岛世谷溪边汤川屋写给外村茂的信。

……三十一日中午十一时从品川出发。饭岛见来送我。……在来这里的路上听当地人说这里不是太暖和，便想到上土肥那儿去。这样定了，又想且在方便的吉奈住上一晚再说吧。这样想着上了车，到了途中，想法又变了，就来了这里

的落合楼。也许是看到正月里来的客人多吧，也许是不情愿让我这一介穷书生在这里长住，经过我的房间时老板的脸色不大好看。一时有些不忿，便径往汤本馆来看看川端是不是住在这儿。川端正看着围棋书，爽快地招待了我一番。后来，向来川端这儿玩的一个叫板场的男人打听了，今天搬到了这里来住。

今天又到川端那儿，告诉他我已安定下来。见町度岸国士来我就回去了。听他谈了一些文坛、围棋和《街头马车》之类的事。他每月似都收到了《青空》。

……《文战》的林房雄这一段好像也来了这里。他和川端据说也是在这里认识的。又听说《文战》大约发行三千册左右，作为《文战》的对抗出了一本无政府主义的杂志。不是新出的，是获原恭太郎、饭田丰二等人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真有意思。另外，听说《文战》的赤木健介，最初也是川端发现的，让他给《文艺时代》写稿。说是姬路高专的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学生，年龄和浅沼差不多。……

2

一月二日，在汤川屋内写给近藤直人的信。

……这里离天城近，不能算太暖和。我没摸清情况就来了这元旦期间里到处客满的伊豆，但现在发现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即使在这里，我也讨厌长住那个所谓的一等旅馆，只住了一晚，送走了除夕夜在那里过了年。然后打听了川端也在，便往汤本馆去。由他介绍了现在住的旅馆，元旦搬到这儿来了。这里的温泉即使在伊豆也是最棒的，我既没

有神经痛，也没有风湿病，但仅仅能让身体好好地暖和一下也是便宜的事，便留在了这里。……

3

一月四日，在汤川屋内写给淀野隆三的信。

……这里的名产可是香蕈和芥末哟。据说这里的是日本第一。另外就是六月开始的钓香鱼了。这是川端说的，要用诱钓[1]，他讲他非常喜欢钓鱼。（《御信地藏》传言也是他的作品。一定是的。在这个村子里写出那样作品的暧昧的人根本没有。）钓香鱼的月圆之夜，他写了七十页，说是写得最长的。而且他说今年要比去年写得更多。并将把《伊豆的舞女》等较长的十来篇作品收在一集，准备由金星堂出版。我说最近正月号上发表的“现代风景五月的幻影”读不懂，他笑了起来。像在乡下遇见似的瞧了我好一会儿。—— 我想这可有点过分，担心失礼便沉默着没说，但心里就有些不过瘾。不过，他是非常亲切的人，我对来了汤岛感到幸福。也许对你说过了，有一天岸田到川端这里来，说他十天之内写一篇作品。另外，在离这里一里之遥的吉奈温泉的日夏也来了这里。你约三好或外村回京的路上不来这里拐一下吗？

4

一月九日，在汤川屋内写给北川冬彦的信。

……川端这五六天没空。下次和淀野一起去吧。到时代

① 译注：一种钓鱼方法。用线系住一条活的香鱼．放入水中，以引诱其他的香鱼上钩。

你问候。……

5

二月一日，在汤川屋内写给饭岛正的信。

……时时见到川端，但他几乎完全不谈艺术，只是钻研着围棋。……

6

二月一日，在汤川屋内写给淀野隆三的信。

……最近我常常带着自己的作品到川端那儿去让他评点。下次你来的时候不带一些你的作品来吗？我可以帮你带去。他是个没有反常野心意识的人，我想请他读是可以的。……

7

二月一日，在汤川屋内写给清水寥作的信。

我这里离那个落合楼约有三丁[①]，从那儿再走两丁，就是川端康成所住的汤本馆。大约是以五天一次的频率去他那儿。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偏爱《青空》的人。（偏爱的是《青空》的朋友们。不久他也会成为一个提携《青空》的人吧。）……

8

二月二日，在汤川屋内写给中谷孝雄的信。

① 译注：一丁约合 109 米。

……你的国技馆之行以《青空》的风格使“青空语”热闹起来了吧。

所谓“青空语”与其说是一些片段，我以为不如说是你那种相当长东西。负起责任来吧。这是种刚刚开始形成的形式，我也想发展按此形式展开的作品。前一段，川端也好，池谷也好，拿了一月号去后马上就读了这个栏目。那一部分相对来说是《青空》的核心。……

去学校了吗？《白十字文学》如何？《街头马车》和《新思潮》里有什么杰作吗？到川端那儿时想借来看看但还没有机会。……

9

二月二日，在汤川屋内写给外村茂的信。

……从你那儿拿来的茶已经快喝完了。对煮此茶的方法虽然有些抱怨，但总的来说我这三个礼拜几乎就沉浸在它来自深山的厚重的气味里。问川端“怎么样”？他说“相当棒”，小山田说：“我一直不懂品茶，现在开始要喝起来了，一定要给我介绍一下”。虽然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理解了这种古茶的品味（说起来，这茶也让我感到非常奇怪。首先要感受它那种来自深山的坚固而闪耀黑色光泽的味道，然后再来品它是不是煮得刚好）。我确实抱着对古代文明顶礼膜拜的心情。……

10

二月二日，在汤川屋内写给北川冬彦的信。

……小山田和池谷玩了新式的网球。这是用围棋子来玩的，我虽是这里的开山鼻祖，结果却是小山田破了记录。

和池谷之战，池谷没有打好中途放弃了，没有形成战斗。而池谷在围棋上赢了我，小山田也当着川端的面把我打败了。围棋真是太难了，总是无法集中注意力。……

11

三月七日，在汤川屋内写给淀野隆三的信。

……病况自你去了之后，七点八度到八度左右的热度持续了三四天。期间痰中夹血的症状好了。但最近热度又回升到七点一度，痰也由黄变成了橙色。工作也不能继续，身边一没人就觉得心中不安。这一段去川端那儿谈话也变得越来越长。最近谈起象和骆驼的事，果然有所感动。问了问他，说那是在大仁的动物园往下田去的路上，小动物装在货车上去了，大动物车子装不下，便要徒步走上一天。我听了大喜，在下田街道的某处，我想会留下那一天的巨大的脚印。想象着那个景象，真是心中大动。它们也是大半个半岛的艺人、伊豆的舞女了。长期住在城里，对乡间的事物不大了解，乡间的道路上走着多么可爱的东西呀。

川端的《伊豆的舞女》大约在近期出版吧。前几天帮他做了一些校对，巧得很，听说了搞装帧的吉田谦吉今天会来。写着这封信的时候吉田和川端来了。坐了一会儿他们才走。我出于礼节晚上回访。第二天《青空》到了，带了它去汤本馆。吉田坐四时的汽车回去（是个非常老实的人）。据说装帧用的写生带了一大堆回去（川端注：吉田是二月十六日来的，尾

井的这封信写于此时，后来同三月七日的信一起寄出）。

……前两天去了川端那儿，他说三月号上外村的东西写得好，给外村写了信要我告诉他外村的地址。我太高兴了。

12

三月十七日，在汤川屋内写给中谷孝雄的信。

……昨天遇见了《街头马车》的小野和川端。果然从宇治那儿寄来了同样的茶，说“那是淀野寄来的吧”。你没有去给他们介绍一下吗。后来小野讲解起玉露[①]，看来他对玉露非常喜欢。和小野一起藤泽来了，呆了一会儿，说起武田过一段也要来。我等着你和三好。……

13

三月十七日，在汤川屋内写给中谷孝雄的信。

……昨天《街头马车》的小野和川端来了。一起走着去了汤本馆。藤泽也在一起。藤泽说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我这里三好和淀野要来。另外说武田也要来（去藤泽那儿）。真不知会形成什么样的气氛，有意思。

14

四月十一日，在汤川屋内写给淀野隆三的信。

……今天川端去了东京。他太太前天也去了。川端似乎准备回来一次然后再去。如果这样的话，这里很快就会变得

① 译注：一种日本茶叶。

寂寞起来了。我原来也想在这个月回去，昨天的状态看起来是不行的了。

……今天从藤泽那里借来了川端的《梅的雄芯》，读了非常佩服。这种佩服仅仅说佩服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要细细地品味才有意思。现在我却无法写，笔已经感到滞涩起来

15

四月二十九日，在汤川屋内写给淀野隆三的信。

……《文艺时代》四月号上的川端的《梅的雄芯》真棒。四姐妹一起睡觉那一段写得非常好。我这一段越来越喜欢川端作品的同时，也想越来越严厉地批评他。最近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的东西，我觉得比他以前的短篇小说集写得差了，也因而感到沮丧。又想到这样想不行，准备更为认真地读一读。其中《百合花》是非常悲伤的作品，下次我想对它作一些评论（你对《伊豆的舞女》中的“蓝的海黑的海”有何想法？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川端住在杉并区马桥二二六。我想你或许已经知道了。

16

四月三十日，在汤川屋内写给川端康成的信。

拜启。前日汽车坠落事故承蒙问候不甚感激。

值春色满山茫然度日之际，希望早日病愈出山。而对您乔迁之喜的恭贺一迟至今，惶恐无地，一并拜贺。

此际，樱花在开尽之后尚留残余，杜鹃却已如火焰遍地

而来。汤本馆正门处的石楠花前天开了一朵，今天我在净帘溪那儿看到的一株竟已全然盛开，而别处石楠的花蕾大体上都尚未染红呢（第一次见到此花深感愉悦，真是相当漂亮的花朵。而和花比起来，它仍带着冬天沉重的残叶可算美中不足）。

黑色的土地已经翻成了稻田，燕子飞来、掠过，土地上吐出茄子的绿叶，葱顶破了种子的嫩皮，农民们用喷壶浇着水。

今年春天，山上冬叶落尽的灌木丛林在薄薄的红色上逐渐开始缠绕起一层嫩芽般浅绿的雾气，这是我遇到的比什么都令人惊讶的美。从那以后，我眺望着它日益生长，它让我喜悦，让我悲哀，最终让我陷于无可解释的茫然。这轻盈的气体如今已露出嫩叶似的影子，似乎正是告诉我春天已经发展成熟。吃起来还太硬的蕨菜，细碎的花正含笑的梍[1]。

去汤岛的路上一路摘着这些东西，去喂学校的鹿吃。它干燥的鼻子会吃着吃着就潮湿了起来。这鹿换了毛了吗？前一段这头鹿掉了毛变难看了。

下田街道的小酒店最近活捉了一头叫薮熊的东西。有点像豪猪，给它吃煮过的鱼。据小酒店的主人说，它的脚和真熊像极了。它是一个胆小的东西，看着它碰了碰它的膝盖，就会像受了惊的猫似地喷气。前天第一声春雷响了，傍晚下了雷阵雨（报纸上登了三岛那儿还下了冰雹什么的）。天晴之后第一次看见了初夏时分才有的积雨云。这两三天来开始显著

① 译注：日本各地自生或栽培的食用植物。椭圆形叶片，开细碎的花。

地感到接近夏天了。今天，上面朝日屋的孩子（高一学生）下河用计策逮住了十几条石斑鱼，他的手段真令人叹为观止。

隔三四天去一次汤本馆。增田到昨天为止在榉树花飞飘的桥上画着画，现在画完了，说就这两三天里要回东京去。藤泽和我这几天什么也没写混着日子。

你专门写信来问的汽车事故的事忘了写了。夜里过了两时突然大地震似的摇了起来，我睁开眼时真是吃惊不小。原来是在世古楼喝醉了的泥瓦匠坐了停在世古楼前的汽车，颠三倒四地开着，结果翻将下来。幸好有榉树挡着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仅仅是将屋顶砸坏了一些，车就那样搁在那儿了。泥瓦匠直直地摔到那下面靠近厕所掏粪的地方。此人居然还没受什么伤。汤川屋的主人奔出去看时，看到有人从汤川屋边蹿出来在屋前的石阶上狂奔而去，仔细一看就是那个泥瓦匠。第二天，金山和西平的人帮忙花一天时间才将汽车拽了上来。从大仁来的警察署长引起了一阵骚乱，我看了一天累得不行。想到一点也没受伤的泥瓦匠让人忍俊不禁。

山里的消息仅此而已。就写到这里吧。

我什么时候回去还不知道，我想大概会在这里等你再来一次。

问候尊夫人一并不另。祝好。

17

五月七日，在汤川屋内写给淀野隆三的信。

……新居格住进了川端的房间，是个很会谈话的人。和藤泽也一起来过我的房间。前山的藤已经开了花，石楠花如

今已是盛开。今天下到溪谷里，听河鹿蛙的啼鸣。在我坐的地方能看到四只在石头上的河鹿蛙。先听到溪流下方的那只发出的幽幽的啼鸣，接着会引得蛙们一路按顺序叫上来。有一只不会叫，那是一只雌的。雄的在离它一尺左右的石头上。雄蛙叫起来的时候，会勾起雌蛙隐隐约约的回应。过了一会儿，雄蛙啼鸣着渡过一尺左右的水面跳到雌的身上。接着，我就看到了它们可以称作怪异的性交。蜉蝣沿着溪谷向上，这一段这种昆虫实在太多了。前几天和今天看着河鹿蛙的时候，都看到它们成堆地死在岩石间的水潭里。它们浮在水面上的翅膀，使水潭上浮起了一层石油的颜色。

……去看望了川端吗？最近看到了日日新闻上有一个叫武野藤介的人写的评《伊豆的舞女》的文章。文中引用了川端在《文艺时代》五月号上发表的文章里的事，那是川端妻子和真子的天城俱乐部的事。你读了吗？藤泽似乎没有收到《文艺时代》，我还没有看。我想着你读了它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18

五月二十三日，在汤川屋内写给忽那吉之助的信。

……川端走后现在新居搬来了这里。最近因改造社的讲演去了关西，过四五天一定会回来的。……

旧版《梶井基次郎全集》（昭和九年六蜂书房版）的书信集里，从这封五月二十二日写给忽那的信突然跳到了九月十八日写给淀野的信，没有这之间的书信。

新版《梶井基次郎全集》（昭和二十三年高桐书院版）的

年谱记载：

“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对知识界频繁地向左翼转化和无产阶级文学活跃的发展，怀着秘密而强烈的关切。六月《青空》停刊。七八月间在汤岛和常常来玩的广津和郎、狄原朔太郎、梶崎士郎、宇野千代、新居格等人相识。在这一阶段喜爱波特莱尔。十月回大阪，在京都帝国大学病院体检，了解到病情不容忽视。中旬，再次回到汤岛，着手写作短篇。十一月，为贫血和咳嗽不止烦恼不堪。”

我四月五日到东京后没再回去，就这样二十多年没去汤岛了。

七

参加横光君的婚礼是四月五日我去东京的一个机会。那时的日记“上京记”在《手帖》五月号上发表。



四月五日。相隔七个月我离开了汤岛去东京。上野精养轩。横光的婚礼。国俯津附近海滨的红豆色，春天了。“嗨，你知道山茶林吗？”我问朋友们。不知道的人应该早春到东海道旅行，看看山茶花满开的山茶林。从上野往纹附，吃着早餐的朋友们和银座。和池谷住在丸内旅馆的九楼。

六日。从旅馆东边的窗口远眺。蓝色的都是电车。绿色的都是公共汽车的屁股。随之，午后。看御壕端垂柳的嫩芽。去池谷哥哥的住处，下围棋。夜，邀某人往银座。不在的时候诹访三郎来过了。回到旅馆。随后又往东京站，茫然地在

候车室内小憩，小便，买了带馅的面包回来。

七日。和金星堂的东野往阿佐谷，让横光也一起去帮着找房子。回来的时候和横光走里道[1]走不到尽头。被雨淋了。路又走错。我想太惨了。横光却喜欢乡间小道上雨水风情。横光昨天也和铁兵一起找过房子。晚上回旅馆，石滨池谷从日胜亭来电话。前往。在旅馆里搭了帆布床一起住下。

八日。今天也是阿佐谷。从横光和武野两君的家出发。让武野一起帮忙找房子。为此屋竭尽全力。去《文艺春秋》社，将棋不让子赢了菅。小林秀雄也一起到菅的新居。如果不去银座的话就到有乐町和池谷见面。让池谷先睡，到早晨六时写了原稿二十页。

九日。将寄存《文艺春秋》社的东西寄走。发生一起朋友不能公开谈论的隐秘之事。旅馆结算，到东京站等人，往新家。傍晚的门口有白色花瓣点点。昏昏然睡去。

这座房子在高元寺的马桥二二六番地。

八

梶井在五月二十三日写给忽那的信里，提到的我去东京后住进我房间的新居格去关西参加改造社的讲演会的事，是为《现代日本文学全集》（所谓圆本）所作的宣传旅行。实际上我也和新居一起去了。

当时文学家们分了许多个小组往各地演讲，我的小组是

① 译注：日本国道、县道以外的公共道路。

新居格、高须芳次郎、池谷信三郎四人，在大阪、奈良、津、歧埠、和歌山等地讲演。

这次旅行我在《西国旅行》（《改造》昭和二年八月号）和《四家电影厂之门》（《电影时代》昭和二年八月号）中写过了。正如文中所记，池谷和我在演讲的日程安排结束之后还在那儿停留了一段，等片冈铁兵来，在京都、大阪、神户玩了一阵。片冈的作品集《绳索上的少女》的出版纪念会是在大阪和神户开的。

那是一次五月二十五日到六月七日的旅行。

历访电影厂是由衣笠贞之助带的路。前一年的五月，衣笠的《疯狂的一页》由下加茂拍成电影，当时我在京都也呆了十天左右。



去年在正园，“疯狂的一页”的主演井上正夫在我的隔壁住了十天。今年从六月一日起他往南座演出，片冈铁兵、池谷、衣笠等人去后台看望他，他让他们看了一场叫“亲友”的喜剧。好不容易才演过“平将门”，竟然变得如此惨淡。在大阪听我的表弟说，井上在大阪青年才子们社交俱乐部的招待会上，问候词劈头便说：“泽田正二郎是正在上升的太阳，而我，只是一颗夕阳罢了”等等。让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大阪人也抽了一口凉气。（《西国纪行》）



下加茂去年夏天葵节时分，因为拍摄“疯狂的一页”只

见了十天，让人非常怀念。

“疯狂的一页”被这次全关西电影研究会推荐为大正十五年的优秀电影，我也收到了奖状和奖章。接受奖章是我生来的第一次。衣笠和林长二郎那时紧握着手感受着成功的喜悦，似乎无法忘怀拍“疯狂的一页”时倾注心血的努力。太秦的立花也像一只小狗般哼哼地笑着说：“衣笠拍‘疯狂的一页’时大概脑筋也有点疯狂了吧。”（《四家电影厂之门》）

出于衣笠的愿望，成立了新感觉派电影协会。岸田国士、横光利一、片冈铁兵和我四人参加，第一个作品就是“疯狂的一页”。“疯狂的一页”在发行上失败了，新感觉派电影协会也仅仅拍了这一部片子就冰消瓦解。

九

梶井写于四月十一日和四月二十九日给淀野隆三的信里，提到的我的《梅的雄芯》，是指《春景色》（全集第一卷）的最初的部分。我将这篇作品以《梅的雄芯》、《柳树的绿花为红色》等篇名试着写过好几次。

三月七日给淀野的信里提到，移动动物园的象和骆驼越过天城而去，“在下田街道的某处，我想会留下那一天的巨大的脚印。想象着那个景象，真是心中大动。它们也是大半个半岛的艺人、伊豆的舞女了。长期住在城里，对乡间的事物不甚了了，乡间的道路上是走着多么可爱的东西呀”。那些象和骆驼我也写进了《春景色》，硕大动物漫步的景象是我和我妻子一起看到的。梶井是也看到了呢，还是只听我们说起过，

我已经记不得了。

五月七日给淀野的信中说的，我在《文艺春秋》五月号发表的我的妻子和“真子的天城俱乐部的事”，大概是指《春景色》中写过的与京都的人同样的事。但是在天城俱乐部里看女歌舞伎时，是和中河与一一家在一起，是大正十四年的事了。此事我在大正十四年十月号的《文艺时代》上发表的《初秋旅信》中写过。

还是五月七日的给淀野的信。梶井写了看河鹿蛙交尾的事。这大概使他酝酿了后来的小品《交尾》吧。

中村光夫在岛木健作的《红蛙》的解说词里写道：

“《红蛙》的素材，自然让人联想到梶井的名作《交尾》。伊豆的蛙也和昭和文坛的两篇优秀小品联系在一起。但在《交尾》和《红蛙》之间的二十年里，无数的小说家采写过的纷乱的《现代人》中，有谁真的能像他们那样栩栩如生地描写出那样的两只蛙呢？”

梶井四月三十日写给我的信，是梶井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写得相当优美。是我四月五日离开后由他传递来的山间的春色。

君临汤岛的春色，我也在《春景色》中写过。按素材处理分类，我到汤岛最初的作品是《伊豆的舞女》，离开汤岛最后的则是《春景色》。这是我二十岁到二十九岁间的十年，这十年间发生的和在汤岛的事，我想和写于伊豆的作品解说合在一起，在第六卷的“后记”里继续写。

昭和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

第六章

一

《雪国》写于昭和九年到十二年的四年间。算年龄的话是在三十六到三十九岁，属于我三十后半的作品。

此书并非一气呵成，而是想想写写，断断续续发表在杂志上。因此全书能看到一些不统一，不和谐的地方。

最初是打算写成一个四十页左右的短篇，拟发表在《文艺春秋》昭和十年一月号上，一个短篇就足以打发这些素材了，但到《文艺春秋》截稿时小说还没有写完。在虽然同是一月号，而截稿日要迟几天的《改造》上，我继续写小说没写完的部分。由于对素材经营日久，余味也随之留到了后来，写成了与原始想法完全不同的东西。以这种方式形成的作品，在我不算少数。

为了写《雪国》的开头部分，也就是发表在昭和十年一

月号的《文艺春秋》和《改造》上的那一部分，我到了“雪国”的温泉旅舍。在那里自然也和《雪国》里的驹子再见面了。小说开头部分的写作，可以说是在逐渐形成小说后半部的素材。从另一方面讲，在写小说开头的时候，小说结尾部分的故事实际上还没有发生。

这之后也再去过这个温泉旅舍，有些章节就是在那儿写成的。在小说的自然描写中，想象也好写实也好，都是来自于实际的观察写生。现在的小说家仔细地观察自然后再来写作的风格不流行了，所以《雪国》里有些精心观察的描写却被认为是想象的结果。

作为作者我有时会想，就《雪国》这本书的整体而言，也许常会发生读者以为是事实的实际上是作者的想象，读者以为是想象的意外地竟是事实这样的误读。

在《雪国》被决定授予文艺恳谈会奖的会上，坐在我边上的宇野浩二谈到驹子时，把她说成“那位小姐……”，“对她来说……”，听着那种使用着敬语把驹子当成我朋友的语气，我不禁多少感到困惑，同时也深为感动。宇野还热情地让我转告“那位小姐”，研精会的乐谱比杵家弥七的更棒。

驹子确有其人，而叶子却是虚构的。花柳章太郎以寺崎浩为演员的《雪国》上演时，在某杂志上和镝木清方的对谈里提到《雪国》，认为叶子比驹子更接近原型，栩栩如生。读到这段话，我感到不可思议。花柳氏到底是把叶子当成了他见过的谁呢，作为作者我真是想也想不到。是温泉浴场的人告诉他某位姑娘就是叶子的吗？而我却并不认识那位姑娘。叶子是出于作者的想象。

花柳氏来信希望了解《雪国》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模特儿，好为戏剧作参考，我当然没有告诉他。我希望他仅仅读这部小说。但花柳氏似乎设法搜寻到了“雪国”的地点，到“雪国”的温泉浴场去了。

读者喜欢《雪国》，因而也会想进一步看看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模特儿，甚至这也成了温泉浴场的广告手法。在创作原型的意义上，驹子可以说是真实存在的，但小说中的驹子和创作原型有着明显的差异，说驹子并不存在可能更为正确。岛村当然也不是我。我想说他不过只是塑造驹子的一个道具而已。这一点也许算是作品的失败，可也说不定又正是作品的成功之处。作者深深切入到小说人物驹子的内部，对岛村则浅浅地点到即止。从这个角度看，说我是岛村还不如说我是驹子。我是有意识地保持岛村和自己的距离来写这部作品的。

《雪国》中的故事和感情等等也是想象比实际的成分更多。特别是驹子的感情，实际上就是我的感情，我想，我只是想通过她向读者倾诉而已。

在我的作品中，《雪国》虽然拥有许多爱好者，但在战争中我才知道，滞留国外的日本人读着它时似乎被它勾引起更为浓郁的思乡之情。这加深了我对自己作品的认识。

昭和十二年创元社出版的《雪国》，以及这之后收入改造社出版的选集中的和被收进一二种文库本中的《雪国》，实际上都是未完成的作品。看上去小说似乎在哪儿结束都还行，但由于开头和结尾的照应有些糟糕，另外，关于失火的场面在小说写到前半部分时就已经形成了，就这样以未完成的形式结束它对我来说始终成了一件心事。但是在出书时，我急于

想把它整顿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结构，而剩下来的虽然只有一点点却是极其难写。

在昭和十五年十二月的《公论》上我发表了《雪中火灾》，接着在昭和十八年八月号的《文艺春秋》上试图以“银河”来写它的续尾，结果归于失败。其后在昭和二十一年五月号的《晓钟》上试写了《雪国抄》，在昭和二十二年的《小说新潮》上试写了《续雪国》，无论如何总算把它写完了。从创元社的《雪国》旧版本算起，正好是整整十年了。

因为是十年之后的事了，有种种地方显得勉强。也许不作补充会更好一些。但是作为一个由来以久的悬案，曲曲折折地也总算有了一个结局，于是把补充部分和旧版本合在一起试着印出来看看。

二

上一部分是《雪国》创元社版（昭和二十三年十二月发行）的后记。这篇后记对《雪国》相对来说谈得多了一些，所以把它原样抄在这里。下面再作一些补充。

从“在雪中纺线，在雪中织布，在雪水里漂洗，在冰雪上晾晒”的精简描述开始，以下部分是后来补写的结尾。在现在出版的这套全集里，也采取了结尾和原版合在一起的做法。有这个结尾到底好还是不好，作者自己既没有深入地思考过，也说不大清楚。

那一段精简的描述当然是取自铃木牧之的《北越雪谱》。在创元社出版了《雪国》的旧版本后，我读了他的这本书。如果是在写《雪国》之前读它的话，《北越雪谱》里的民俗和景

物，也许会被我写进《雪国》。《雪国》故事的地点是在越后的汤泽温泉。我有在小说中不怎么使用地名的习性。因为我觉得地名束缚了作者及读者的自由。而且，如果明确了地名的话，我想就应该准确地写出那一块土地。写一方土地，而被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读后能够感到真实的作品是非常罕见的，太困难了。也许用一个旅行者的目光来描绘一片不熟悉的地方几乎接近于不可能。就我在旅行时的经验，阅读着那些描写我所到之处的小说和随笔，大多感到的是失望，而写错的地方也意外的多。总的来说这些描写让人感觉浮浅。

要是谈到人物的原型，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如果把自己假设成一个人物原型来考虑的话就容易理解了。就《雪国》里的驹子等等而言，很多地方我是有意识地写出小说人物和原型的区别。甚至面相等等都差异甚大。对想去看看人物原型的人来说，感到意外是理所当然的。

“岛村当然也不是我……说我是岛村还不如说我是驹子。我是有意识地保持岛村和自己的距离来写这部作品的。’我在创元社版《雪国》的后记里这样说过，这样说虽然不错，但也很难就说这种说法完全确切。对于《雪国》的作者我来说，岛村是一个让我惦念的人物。我想说的是岛村几乎就是没写出来。当然这种说法是不是说准确了也很难说。

驹子的爱情是写出来了，可岛村的爱情写出来了吗？岛村深怀着不得不爱的悲哀和悔恨，而这种空虚感反过来是不是恰好衬托出了作品中的驹子呢？

一种看法是把岛村作为小说的中心，驹子和叶子作为陪衬，而我以为更正确的看法似乎应是把驹子作为小说的中心，

岛村和叶子则是陪衬人物。作为陪衬的岛村和叶子，我以两种不同的写法去写，但都没有把他们明确地描写出来。创元社的旧版本出版后，想过要再多写一点那个飘忽不定的叶子，她和驹子之间的来龙去脉也想有所展开，但还是省略了。写到她在失火的现场精神崩溃，驹子说那孩子疯了的地方就结束了。所以对我来说在写完这部作品之后，岛村再也没来，而驹子抱着疯叶子的形象就始终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写《雪国》之前，我为了写作数次前往水上温泉。水上温泉前一站的上牧温泉也去了。在那一段，深田久弥和小林秀雄他们常常去的是谷川温泉。

我在水上和上牧时，听房东的建议去看了看清水隧道方向的越后汤泽。比起水上，越后汤泽更带有乡村风味。从那以后，我就常常去汤泽了。

在上越线上，汤泽可算是越后的入口，但在通过清水隧道之前，要翻过三国岭，说它是在越后的深处也不为过。直木三十五特别喜爱三国岭的法师温泉，还曾带着我和池谷信三郎君两人一齐去过。直木好像还曾徒步从法师越过三国岭到汤泽去，但我没有这样干过。

三

因为《雪国》收进了这一卷，这里夹着写了关于它的解说。下面接着第五卷的“后记”，回头再来谈伊豆的汤岛。

我最初的汤岛之行，是《伊豆的舞女》（全集第一卷）的写作之旅。在《伊豆的舞女》的草稿《汤岛回忆》里写道：“我二十岁。刚进入高等学校二年级的那年中秋，是刚到东京

后初次出门的那种旅行。”那时，是七月分升级，九月开始新的学年。

在《伊豆的舞女》中，我写了“二十岁的我，不断严格地反省着自己被孤儿的秉性所侵蚀的性格，由于不再能够忍受这种苦闷的忧郁，我开始了我的汤岛之旅”。在《汤岛回忆》中我也说：“我在一二年级时对一高的宿舍生活极为厌烦，因为它和中学五年级时自在的寄读生生活不同。而且我对自己少年时代残留下来的精神疾患始终无法忘怀，反复辗转在自我哀怨和自我厌恶之间，于是就有了伊豆之行”。这里清晰地写出了我的旅行动机，现在想来其中掺杂着感伤的情绪。我所说的‘不断严格地反省着……’，真是那样严格地反省了吗？我想我其实并非那种会严格反省自己的人。

但是，我在《汤岛回忆》里写道：“舞女说的，千代子答应了。好人，这个词在我心里吧嗒一声爽快地落了下来。是好人吗？是的，我对自己说，是一个好人。我明白在平凡的意义上好人是什么意思。从汤野到下田，即使无意识地回想起来，我也只是想着自己作为一个好人成了她的旅伴，为能这样而高兴。在下田时隔着一扇拉门也好，在汽船上也好，被舞女说你是一个好人时我感到的自我满足，以及我对说我是好人的舞女的倾慕之情，让我畅快地流下了泪水。现在想来，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尚未成熟的标志”。这一段文字里无疑包含了《伊豆的舞女》的创作动机，而且也大概是这篇小说为读者所喜爱的一个理由。

无论《伊豆的舞女》还是《雪国》，我都是怀着对爱情的感谢之情来写的。在《伊豆的舞女》里直率地表现了这一点，

在《雪国》中则表现得深入了一些，曲折了一些。

在《伊豆的舞女》中几乎没有描写出从修善寺到下田的沿线风景。可以说是在无须致力于自然描写的意识下自然地写下的。我在二十四岁那年夏天的汤岛，连发表的想法都没有时写下的作品，二十八岁时逐渐将它一点一点修改成篇。后来也想过要加一些风景描写进去，但没有成功。当然，人物被美化了。

昭和八年写的“当《伊豆的舞女》拍成电影之际”里，我谈到了这个美化的问题。“当时十四岁的舞女，今年已经是二十九岁了。在回忆中比任何东西都更鲜明地浮现在我眼前的，是她沉睡的脸上在眼角涂着的古代风味的红色。那是她们最后的旅行。从那以后她们落脚在大岛波浪浮动的港湾，开了一家小饭馆。和住在一高宿舍的我，通了许久的信。虽然并不相像，田中绢代的舞女形象太棒了。特别是披着没有领子的和服时露出肩膀的背影极好。让我实在感到高兴的，是她快乐恳切的表演。若水绢子的嫂子，早产后旅行的憔悴感被非常真实地表现了出来。没有出色演技的无所事事的场面，反而增添了哀愁的气氛。这一点和真实地生活着的舞女相比，却成了超现实的美。现实生活中的舞女夫妇，为恶疾的无名肿瘤所烦恼，她们早晨因腰腿的疼痛无法轻松地起床。她哥哥在温泉里换着脚上的膏药，让同在温泉里泡着的我不忍相看。他们生出的那个像水一样透明的孩子，也许也是由于他们的这个恶疾所致。当《伊豆的舞女》顺畅地写作时，唯一让我犹豫的就是要不要写出他们的这个病患。如果写的话，或者会产生出另一部感觉有所不同的作品吧。而在作品完成之后，

那个肿瘤的幻觉，仍然时不时地以不亚于舞女眼角旁那一小片红色的强烈印象执拗地追逐着我。她是一个有点脏里巴几的母亲。舞女的眼睛和嘴，以及她的头发和脸的轮廓都美得有些不自然，唯有鼻子部分，似乎恶作剧似的粘了小小的一个。但是，我没写这些并不觉得怎样，不知为何唯独那个肿瘤让我牵挂。写着这篇文章的四五日间，始终在心里回旋着隐瞒还是说出这个病的细节。直到写到这儿，在我住笔不写的三四个小时里，天亮了，感到头痛，结果还是把它写了下来。写了我会感到后悔的，但不写的话，我还会被这个肿瘤追赶着，时不时地头痛起来。人，是一个讨厌的东西。自己有时感到厌恶，有时又感到可怜”。

这里说的“通了许久的信”是说过头了。只不过是舞女的哥哥寄来过两三回明信片。他们也相信我会到大岛来，说正月里要演戏希望能来帮帮忙。在下田分手时我也相信寒假时去大岛还能再见，但是因为没钱而没能成行。如果想些办法也许也能去，而这些办法我没有想。此后我记得收到过他们来东京看花时往飞鸟山演出过的明信片。那是他们回岛之后给我的消息了。

因为据说《伊豆的舞女》是我的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作为作者我出于一种逆反的心情，认为即使在关于伊豆的作品中，《春景色》或《温泉旅舍》也要更好一些。但是最近因为它被收进细川丛书我又重读了一遍，我重新坦率地正视自己这篇久违了的作品。

四

在《汤岛回忆》里我提到,“我因为右脚疼痛，在和舞女一起旅行的第二年的秋末，来到了汤岛。”第二次去汤岛是我二十一岁，记得那是大正八年的事。

“苦熬了四五日的热度集中到了腰部，然后又向右腿放射。试着站起来走走，拖着腿比站直了走要舒服一些。时不时地右脚的拖鞋掉下来，真是麻烦。医生的建议是温泉疗法。

离大仁站四里，坐上了马车。”

那时的事从《汤岛回忆》里摘出来，写进了《少年》。

“为了这个不知是神经痛还是风湿的毛病,我去了汤岛和汤川原。后来才知道，汤岛和汤川原温吞的温泉反而加深了我的病情。但当时的感觉确实好多了。”

这个不知是神经痛还是风湿的毛病，虽然比以前好了一些，但到现在仍没治好。

和流浪艺人一起旅行时，我喜欢上了汤岛，住宿费也便宜，次年我选择治病的温泉时就选了这儿。

“这个汤岛如今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时常从东京来到这儿天城山的北麓。那个秋天，我的脚病让我担忧着是否会变成一个瘸子，随后的冬天，我怀着遭到不可思议的背叛时所怀有的面临崩溃的心境。那种涌上心头的滋味和乡愁一样。”我在《汤岛回忆》里写下这些的时候，正是我二十四岁那年的夏天。我从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之间，真不知去了几回汤岛。在书里我也写到,“在旅舍里我住的地方，习惯地定在面向溪流的八帖的屋子里”(参照第五卷的《后记》)。还提到了

二十三岁那年的十二月来这儿的事。

在《汤岛回忆》里，我还写了“我当时还不知道伊豆半岛西海岸的伊东、土肥等温泉。但是，在热海线、骏豆线、下田街道沿线的众多的温泉里，除了汤岛，我只对汤川原的温泉略有好感”，“在傍晚的微光里来到汤岛的旅舍，心中怀着缱绻之情。随后，便向着世古的温泉和落合楼去寻求人的气息。在这里人的气息就像都市里孤单的人影。温泉旅舍只有汤本馆和落合楼，另外加上世古温泉那儿三两间粗糙的屋子。这三个地方彼此相隔数丁，从其中的一处，甚至无法看见另一处的屋脊和庭院里的树梢。我时而穿过落合楼前的庭院，时而在前面的吊桥上仰望二楼。在秋天和冬天，我看见了在我的旅舍见不到的都市的少女——当然不仅是少女也包括男人——在走廊上散步或在院子里伫立，我就能安心地回到我的住处去。仅仅是远远眺望着那些紧闭着的拉门前散乱地扔着的草编拖鞋，我就会想着他们也许是都市里来的客人吧。汤岛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的地方。如果真想看看城里的人，可以轻松地搭上往修善寺或吉奈、长冈的一日来回的车去逛一趟。正是知道这儿是一个孤独的地方才来这里的。而且，对我来说，即使在东京附近住的时候，虽然有时会想去去箱根，但对热海或修善寺之类的地方真是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对伊豆和箱根一带的温泉浴场相当熟悉，并且对汤岛情有独钟。

五

但是我在汤岛长住，记得是从大正十三年大学毕业以后

开始的。是从二十六岁到二十九岁的那一段日子。

记忆已经有些淡忘了，日记也没有记。可是从在《文艺春秋》和《文艺时代》上发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在汤岛呆了很长一段时间。

大正十四年的二月，我写道："我七年前就开始每年来这儿两三次。大正十三年在这里住了大约有半年"。

然后在我二十七岁的大正十四年，从一月开始似乎持续住了一年。《伊豆汤岛》中收集的就是这一年里写的短文。

在大正十五年五月号发表的《入京日记》里，可以看到我在那儿住了一年以上。



大正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旅舍的老太太说，这感觉就像是和自己的独生子告别似的。我，也怀着离开故乡上大都市去那样的心情。对在琐琐碎碎的事上照顾了我一年多的人，真是要这样不近人情地告别了吗？月明夜深，独自在温泉里向着河谷倾听，不知何时泪水不停地流着哽咽起来。河谷里的河鹿蛙啼鸣的季节接近了，我想起了去年的春天。

早晨十时，我搭上了往修善寺方向的车。足立务要送我到三岛，在旅舍前和我一起上了车。在市山的停车场上看到了浅田老人的身影，高兴极了。我们一起同行到大仁。他是我围棋的对手。前天晚上，送别我的围棋会上他也来了。七十岁了，举止飘然，毫无迟钝之感。他是一个洗尽尘俗之气的老人。相约如果五月去善光寺参拜的话，我和他一起去也

行。

在大仁站和浅田老人，在三岛站和足立分手。

在大矶站，一个女人跟着和仙石铁道大臣极像的老人走进了车厢，难道不是她吗？她是《南方之火》和《篝火》等小说里的女人。经过我身边时，仔细地看了看她。白白的脖子，白白的手。我无法忘记当年的她抬起手来整理头发，从红色袖口中裸露出来的铁灰色的肘部时，我所感到的悲凉。我无法忘记我对她的祈祷似的思念：到二十岁时让她的皮肤变白吧。也许是上帝为我的祈祷感到悲悯，她如今已是肤色雪白。她的身后跟着一个青年绅士，穿着一套潇洒入时的西服，一派温文尔雅的风貌。看上去三十来岁。她穿着胭脂色的毛纺外套，外套之下是趣味高档的服饰。似乎已经拥有了聪明的女人或有教养的良家妇女的那种成熟的趣味。他们俩身边漂浮着高贵生活的气息。她似乎注意到了我对她的注视，坐到了车厢最后的座位上。我频频回首，看着她的额头。

在藤泽站，片冈铁兵和池谷信三郎一同上车。这又是一个奇遇。铁兵和我一样是去参加《文艺时代》的合评会。因为只有两个人的席位，我也不坐了，站起来聊天。因此我看到了胸部以上的她。她闭上眼睛，脸泛红潮，露出痛苦的神色。为什么感到痛苦呢，我为此而悲伤。我对她既不憎恨也不抱怨，仅仅是单纯地想看看她的脸罢了。想看看五年之后的重逢了的，更不知何时还能再看到的脸。不能怀着明快的心情让我看看变得美丽而幸福的脸吗？她到底为什么要露出这样痛苦的脸色？我为她世俗的感情而悲哀。

但是，虽然如此，她显然是在一个挺棒的人身边，过着

幸福的日子。我又为此感到高兴（略）。

铁兵、池谷两人对此类事一向不会注意，真有意思。

在新桥站和池谷分手，同铁兵打车去四谷三河屋。第三届《文艺时代》的合评会。少有的盛会。参加的有：稻垣足穗、石滨金作、加宫贵一、中河与一、酒井真人、佐佐木茂索、岸田国士、南幸夫、菅忠雄、铃木彦次郎、福冈益雄、伊藤永之介等人。足穗是第一次见面。连菊池宽也出席了。我四月分的作品几乎没读。昨夜失眠又加上长途旅行的疲惫，头痛，出了一些鼻血。只是为了久野丰彦，对岸田石滨等人的意见作了一些辩解。

合评会后，和稻垣、石滨、加宫、福冈、伊藤等去三河屋西餐厅喝咖啡。和石滨、加宫一起走着去四谷盐町，打弹子打到快十二时。谁也没中，丑态毕现。

和石滨坐着出租车找住处。敲开了鞠町纪尾井町的旅舍。不洗澡的话简直就像一团垃圾。能下到滚烫的热水里在我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知为何总觉得无依无靠。石滨稍稍胖了一些。我在山里的温泉里泡了一年，喝着鱼肝油也长不胖。似乎是什么饿鬼附体。石滨喝啤酒，我只吃烤海苔。聊到三时。石滨上床后哼哼唧唧的一如往昔。吵得要命。尽管如此，我们是和朋友们告别又告别最后剩下的两个人，而为了我专门来到旅舍一起住下的他，真是够朋友了。

四月一日

被石滨的声音吵醒。他吃了早饭正在穿西服。

他不停念叨着：“昨夜一晚没睡，昨夜一晚没睡”。他在

胡说。他要去担任八时开始的文化学院入学考试的监督。在床上和他告了别再睡。过了十时起床。

在早晨阳光的照耀下屋子里显得有些破落。打杂活的女佣人抱怨着。说因为没有什么客人，领班和女佣人跑了一个又一个，现在只有两三个人。她最近说是也要跑了。聊着这些话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意思。据说是因为有朝鲜人在这儿住，和隔壁的深宅大院里被赶出来的养子杀了妻子使这一带变得有名了。

饭后，给在汤岛受过他们照顾的人写了五六封信。出门。去白木屋，买枕头和睡衣。在竹叶的分店吃午饭，坐出租车去新桥站，取临时寄存的篮子和包裹。转道东京站，取装满旧杂志的箱子。极重，司机哭丧着脸。远远地向麻布方向去。途中，陌生的高地上有一座古城监狱一样黄颜色的洋房。仔细看去其上翻飞着 JOAK 的旗子。司机淌着汗在宫村町转悠着寻找我借租的房子。

向房东和他的太太问候。房东是徘句诗人。我租的是一间四帖半的屋子。因为看都没来看过就从二月起租下了，房东为房间是否对我合适，以及同住的客人之间的关系之类琐琐碎碎的事情担足了心事。至于我对住哪里有谁在都无所谓。我对住所和同住的人没什么好恶。我想即使在地狱和幽灵那里我也能坦然而卧。这是我日常的信条。唯一的条件是什么时候都能够告辞，什么时候都可以远走高飞。对一个天涯孤客来说，心中自有自由的天地。这也是为什么不愿意糊糊涂涂地拥有家庭的缘由。

转身便去了澡堂，行李也没有整理。在银座漫步，可以

看见平安时代古风歌舞的红色灯笼。今天是初次演出。忽然想起要看看歌舞便转身进了巷子，不可思议的是新桥歌舞场找不到了。对着黄色洋楼急急忙忙地走去，而它居然变成了第一百五十银行。不禁哑然。我真是变成一个乡下人了。找了一会儿终于进了歌舞场，是一个元禄观花的繁华的舞台（略）。

出了歌舞场正是傍晚掌灯的时分。还是到竹叶去吃鳗鱼饭。想多吃一些鳗鱼让自己精神好起来。在银座和今东光夫妇及吉村二郎三人会面。高兴地喊着拍了拍东光的肩膀。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在天金坐下来谈了一会儿。去在圆太郎的浅草藏前的家，和他下围棋下到早晨五时。

上床后过于疲劳反而睡不着。听着早晨电车的隆隆声，归心似箭—— 想回到伊豆山中的静寂的温泉—— 虽然，昨天才刚刚从寂静的山里出来。

四月二日

早晨在孩子们吵吵嚷嚷的声音里浅浅地睡了一会儿，到中午时分终于绝望，起来去洗澡。去《文艺春秋》社。途中，在九冢给叶山的横光利一打电报，告他明天去。菊池宽在写《妇女界》约稿的小说。看上去很忙，随即告辞。相约等六月分渔猎禁令解除后，一起到汤岛钓香鱼去。

往金星堂。偶然遇见石滨。和他及饭田丰二一起打弹子至傍晚。和饭田分手，与石滨和伊藤永之介三人，同往今文吃晚饭。往银座。在不二屋喝茶时，女史进来了。又是一次奇遇。说是从目白来，和一个要回乡的朋友舍不得分别一起

来银座散步。从不二屋出来，立即又碰到东光的弟弟文武君夫妇及池田虎雄三。真是奇遇后的奇遇。池田是我在向陵时寄读宿舍的同房两年的朋友。现在住在京都。文武介绍了他的妻子，在街上相互作了初次见面的问候。说起东光的父母和小弟日出海在汤岛见面的事。和他们三人告别往新桥，前面走来两手和身子都摇摇摆摆的片冈铁兵。说是“演艺映画”的电影座谈会散会后回家。随后，同往一家不知叫什么的咖啡极好的咖啡馆小坐。

近十二时回家。横光来电报了，说关于电影之事极欲一晤请即来。看来和我的电报错开了。汤岛旅舍来信，说钓香鱼的季节敬请光临，想必香鱼也在等候那一时刻。等等。

钻进租来的被窝，到东京以来首次昏昏然睡去。

四月三日

十时睁开眼来风狂雨急。虽然和石滨约定坐十一时的汽车同往叶山，但他说如果下雨的话就顺延，于是安心再睡。十二时醒来时风小了一些但还是下雨。仰头看天的时候，更想和横光相见了。下了决心，借伞出门，在麻布十番的街上买了高跟木屐。

到了叶山森户海岸的横光的家里，衣笠贞之助在那儿。请求我们加入他不求营利的电影制作计划。因为横光感冒了无法去东京，衣笠已经在这儿住了两三天等我们来。说还有必要和铁兵、岸田国士等人见面。我们三人立即返回东京，给铁兵发了急电。妻子来匆匆忙忙地探望了一下横光的病情就离开了。

到神乐阪的（铁兵的）住处，说他行踪不明已经一个月了。吃了一惊。从田原屋打电话向高田保询问也说不知道。衣笠到菅忠雄家，打听到可能在池谷信三郎的住处。振作精神在神田西红梅町叫了出租车飞驰而去。池谷不在，也看不出铁兵来来去去的痕迹。实在麻烦。

毫无办法，只好到巴里思咖啡馆吃饭。回叶山的火车也已经没了。明天无论如何非把铁兵捆起来不可，为了研究侦探技术三人决定住在一起。搭了不知底细的出租车往芳千阁旅馆。只有一个房间空着。是一个有着双人床加一个小床的大间。女侍者认错了人，对衣笠直叫“川端先生，川端先生”。横光和衣笠下棋。衣笠连胜两局。我让衣笠六到八目，也连胜了两局。

横光和我睡一个大床。虽然是双人床，睡两个男人也还是太小了。他把被子大量往我这边推来，倒头就进了梦乡。打着鼾向我的脸上噗噗地吹气，我为此冷得睡不着觉。

这日记里的三月三十一日所记，说在火车上看到了道子的事，在《回到伊豆》（全集第四卷）里作了润色。但是，她是不是真的是道子我也不能肯定。《回到伊豆》是大正十五年的作品，虽然应该收进第一卷，但是到第四卷才补充进去的。

四月三日，去叶山看望横光、遇到衣笠、寻找片冈，由当时的话题而成立起来的是新感觉派电影联盟。“疯狂的一页”的事在第五卷的后记里已作了说明。

我记得“疯狂的一页”的电影脚本是我到森崎的大金去写的。

麻布十番町后街的房子基本上没去住。

我后来从那儿搬到市谷左内阪的屋子里住到了秋天。

夏天，和片冈、横光、池谷、石滨、菅等朋友向逗子借了房子，合住了一段，也是大正十五年的事。

但是，在秋天我又回汤岛了。

在《〈伊豆的舞女〉的装帧及其他》一文里，我写道：“去年春天我离开的时候，旅舍的大妈似乎独生子远行似地流了泪。但我秋天又回来了”。

随后，直到第二年昭和二年的四月五日，去东京参加横光的婚礼为止，一直逗留在汤本馆（参照第五卷后记中的《上京记》）。

六

在《上京记》里，“九日。送走了寄存在《文艺春秋》社的行李”，所谓行李，就是我撂在市谷左内坂住处的那些东西。甚至谈不上什么行李。我在高圆寺的屋子里既没有书桌也没有折叠式的小饭桌。

我写过一篇《四张桌子》的短文。

……四张桌子里最古老的花梨木桌，它的来历我甚至想镌刻在它的背面，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纪念品。也就是说，横光利一、池谷信三郎和川端康成三个作家都可以说是从这张桌子开始起步的。这是一张可喜可贺的桌子。

我在高圆寺刚成家的时候，连一张桌子也没有，是在厕所的空箱子上写稿子的。吃饭用的家什全排列在榻榻米上。终

于有一天，为读卖新闻写一个什么的时候，作为稿费的代替品，报社的代理部给我寄来了一个桂木的围棋盘。我把它当桌子来使。横光看到我如此凄楚的光景，对我说他的旧桌子现在在池谷那儿，让他把它送过来吧。它成了我的第一张桌子。

我不知道横光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买了这张桌子，但是，可以断定它是横光进入作家生活后用来写作的最古老的桌子。他在新感觉派时代写出的多数作品，我想是在这张桌子上完成的。后来，池谷成家了，也还是没有桌子。于是从横光那儿把这张桌子搬了回去。那时，横光那儿似乎已经有了另外一张新桌子。池谷也在这张桌子上成为一个新作家。然后，我收到这张桌子的时候，池谷那儿也有了新的桌子了。我在高圆寺、热海、大森、上野樱木町搬来搬去的数年间，就用这张桌子来写作，就是从《文艺时代》起到《浅草红团》的那一段时期。三人虽然都不是在这张桌子上写出处女作的，但在作为作家出现的前后；在最初拥有自己的家的时候；在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二十后半的青春岁月里，我们都面向着这一张桌子。从桌子的角度来说，是把三个青年人按次序培养成作家了吧。在我一次次的搬家过程中，弄坏的部分我修理好了，现在用来作吃饭桌。吃饭的时候，我有时会被这张桌子的回忆将思绪带到遥远的地方。虽然是不值钱的花梨木旧桌子，但却是我们家里的一个纪念品…… （下略）。

所谓二十后半，在我是二十九岁。

这前一年，在麻布的住处，记得连过夜的东西都没有。日

记里写的是“钻进租来的被窝”。

而在更前一年，行李都撂在本乡的房子里，空着手去了汤岛。

二十九岁的春天，离开汤岛上东京时，也撂下了我那一点点行李。

什么也没有的时候真是一身轻松，现在要搬个家可不容易了。

昭和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 七 章

在第七卷里收进了《女性开眼》和《高原》，页数竟然意外地多。每卷惯例的“后记”不能不作省略。

第六卷的“后记”跳过第七卷接连第八卷的“后记”，这里仅就《女性开眼》简单地写几句。

《女性开眼》是从昭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开始，分二百二十三回连载于《报知新闻》。昭和十二年由创元社出版。

但是，昭和二十二年由永晃社推出新版本时，我将此长篇的后半部分删去了。全集中收的《女性开眼》是永晃社版。按照报纸连载的创元社版也就随之永远绝版了。

永晃社版的《女性开眼》是报纸连载二百二十三回中的前一百三十二回，是创元社版七百三十九页的前四百三十一页。另外，在截留的一百三十二回中，“爱的出发”一章十四段（在全集的二至三章之间）全文省略；“母与子”一章《全集第五章》十四段中的十一段以下删除；“新年”一章（全集

第七和第八章之间）的十四个段落也全部删除。所以，正确地说原来的二百二十三回中，只有一百零一回在新版的《女性开眼》中留了下来。在此之外，也对个别句子作了一些删改。

至于为什么要删除小说的后半部，只要看看截取的前半部就明白了。我在这个长篇中的写作意图没能一贯到底，结构崩溃了。原来我想试探着通过一个盲少女经过手术重见光明的过程来表现我对各种事物的感受。但是，无论她盲眼时和治好后，我都没有写好。连载小说每天必写一回的方式对我太勉强了。一天里写不出三至四页来。后半的写作更是远离我的期望。前半部分也仅仅停留于幼稚的感伤。总之在这个长篇的构思尚未发展成熟的阶段,我就以为可以动手写了。现在我只是试图让这一开始部分保留下来，并使之复活。

因此这篇《女性开眼》只不过是一部小说的开头。甚至作为开头也是非常不充分的。

另外，由于作品的腰斩删除了后半部，人物也自然变得不完整了。矢岛和有田等人都是如此。

关于白内障的手术，向专业医师询问过，也看了一些参考书。但因为把初枝写得理想化了，在医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初枝这样瞎了的眼睛，像小说中描写得那样美丽首先是不存在的吧。

我在昭和十四年，以盲、聋、哑的少女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在《少女之友》上连载了《美丽的远行》，那也是开了个头就结束了。关于那部作品，我认为：

“……通过聋盲人，试图遍写我们这个世界和人生的美。

……这个作品中的聋盲的孩子，既不偏狭，也不神秘。也可以说这是作者观察和思考方法的一副眼镜。……至于这个孩子的个性，并不构成什么问题。这个孩子或许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我想把她当成一个真实的生命。即使作为象征我也想让她生活下去。”

对《女性开眼》中的少女，我也怀着这样的心情。《女性开眼》也好，《美丽的远行》也好，我想什么时候静静地把它写完。

昭和二十四年六月八日

第八章

一

对第五卷及第六卷的《后记》中关于伊豆的事作一些补充。

大正十四年六月写于汤岛的日记，在故纸堆中只找到四天的。好像只记了四天似的。虽说这日记没什么可取之处，亦决定抄录于比，再将其烧弃。



大正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十二时许起床，到川原的温泉小瀑布入浴。

日日新闻社会部的某记者突然张望了一下我的屋子，一度缩回去后又走了进来。他是我去年在这家旅馆认识的。那时，东京某名门的夫人与其家出纳、一个二十二岁的文学青

年私奔。据说有三名记者为追踪此事而来。一人留在沼津、一人经滨松，他则转了转伊豆的温泉。

同往吉奈。他于马车中放歌、嘲笑马车夫、让我颇觉为难。达吉奈，住酒店。我平日午饭也常在东府屋，上酒店是第一次。那记者今天中午在东府屋吃的，所以这次是寻了酒店去了。查店簿，吵吵闹闹大谈特淡小田滨子的事（假名），我心情变得忧郁。据他而言，说是今日颇为愉快，近来已无如此好酒云云。吃过夜霄，提灯笼而归。蛙声、吉奈川的萤火虫。有时数十个萤火虫明灭一致，这倒有趣。有幕霭，在吉奈一带白如飘烟，微微发亮。记者就萤火虫之情趣喋喋而谈。烦人。

关于静冈县龙华寺附近女孩子们没有贞操的故事也许有点意思。

○

回到汤本馆后去了帝大学生 F 的屋子。台球，今天是连败两晚后的胜利。

文科学生 S 也进来了。白天听了他们因与旅馆的侍女们恋爱而吵架的事。其感情纠葛如孩子。

昨晚，西君来访，二君都告我自己正迷恋侍女阿春之事。

○

武野藤介寄了明信片来，上面虽写有二十号以后想来这儿。也不可靠。

尾崎士郎来过信，也说因神经衰弱想来。这亦靠不住。

○

昨夜，写了四页随笔《温泉六月》，寄往《文艺时代》。

六月十九日。

记者坐十二时的巴士回去了。阿春说：记者疯了似地寻找着的女人小田滨子，好像是他正迷恋的艺妓。上次来温泉的时候，他老是津津乐道地讲自己与艺妓的事情，记得那艺妓就叫小田滨子这个名字。我或许被他蒙了。

○

二时许，与 F、Y 散步去旅馆。足立正和旅馆主人在银行处下围棋。只有我要加入进去。于是变成了围棋会。五人与主人回旅馆已近凌晨两点。归途中立人询问我是否知晓《神代文学》。

○

《妇人公论》来函让我写“近来所见乡村少女之评论”。回信承诺了。

由铃木彦次郎处来的装有稿子的信函寄到。

六月二十日。

深夜。S、F 来访。S 醉了，诉说在阿春面前哭泣之事。S 君，新潟失恋谈。

两人与阿春的交往若有意思，将来什么时候应写下来。

终日下雨。

六月二十一日

二时多往吉奈，独自玩台球。

晚间与侍女们扳手腕。即便如我似乎也略强于女人。

久某亦来我屋里说话，不多时便打盹了。

中国小说的翻译没有进展。

由金星堂转送来邮件。同人杂志十册以上。

据说《文艺时代》七月刊的稿子，十八号还没凑齐。

十二时左右往温泉。政美与千代子在。千代子发出月经的气味。

插秧已毕，今天有很多到河里约香鱼的人。

昨日读《街头马车》上崎山正毅所作《陀螺》，真是个好短篇。

二

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我给《文艺春秋》三月号写了《汤岛温泉》、给同杂志的五月号写了《温泉通信》、给同杂志的十一月号写了《初秋山间之幻想》。

另外，同年还给《文艺时代》的七月号写了《温泉六月》，给同杂志的十月号写了《初秋旅信》。

那年还为《妇人公论》与了文章。分别是登载于六月号上的《燕子》和八月号的《伊豆的少女》。日记中出现的《近来所见乡村少女评论》就是这篇《伊豆的少女》。

这些短文都是在汤岛写的汤岛的事。后来将它们结成一

个集子，题名为《伊豆汤岛》。《温泉通信》里有下面这样一段。



到那附近散步，不仅不见一个人影，没有一间房子，而且旅馆的住客也就我一个。无人的深夜，二楼那稍带西洋味的屋子里猫在不停地叫唤。站起来去替它开门。它追着我的脚，跟到我屋子里来，跳蹲到我膝上变得安静了。这时候，猫儿的体臭扑鼻而来。仿佛第一次知道了猫的气味。

“孤独如猫味——吗？”

猫从我膝上站起来，神经质地骚抓着柱子。

有没有可能某个村子里就只有一只猫，一只狗呢？那么，那只猫或狗就会没有见过其他猫或狗而死去。

《燕子》是这样开头的：



寂寞难言的山中温泉，只有二十间房的旅馆二楼，昨晚的住客也只有我一个人。这样的事并不稀奇。可是夜深之际却开始下起了大雨。总觉得屋顶上像有许多的人发出跳舞般的脚步声，在跑着、转着。完全独自一人呆着，就会着魔，为同类生物，人类而疯狂。不停地一会儿试着瞪眼瞧瞧，一会张开嘴像老虎似地龇着牙作出咬人的样子。这山里有野猪，所以一会儿又模仿野猪爬山之类的。做完之后苦笑一下也就罢了。如猛不丁一抬眼向旁边看去，视线所向之处人影闪现，觉得眼睛被这人影吸引着转动，这可是不知怎么让人吓得缩紧

了身子。不是幻听而是幻视了。所有的一切，空中的云、山涧的石头、拉门、木兰的花朵、毛巾、花瓶、马，任何东西看起来通通都像人脸、人影似的。所以，大雨敲打屋檐的声音也听成了人的脚步声，并且自己也明白。可是也不知为何想去打开雨窗看看了。这时，旁边的屋子里“噌”地发出一声琴声。什么也不是，不过是栏间的老鼠掉到琴上而已。

另外，《初秋旅信》里有下面这样一段：



夏天，各式朋友来这间旅馆看我。而且谁都要把扇子忘在我这儿。这些扇子在我屋子的角落里微微散发着霉味。

○

冬天的外套，冬天的和服、斜纹哔叽等在壁笼的筐篮中，全都发霉了。连昨天让旅馆的人弄干了的冬帽上都长着霉。

我是一身冬装来这处温泉的。本着初夏回东京的打算，特意让从当铺送来斜纹哔叽，却一次都没穿过。做了盛夏的单衣，也一样连手都没有进过袖子。到附近的温泉、修善寺或吉奈去也只是穿着旅馆的浴衣。

现在又要东京做初秋的单衣，考虑着穿这个回去。

可是，我直到第二年大正十五年的三月三十一日好像也没回东京，就在汤岛继续呆着了。（参照第六卷《后记》的《入京日记》。）

大正十四年我二十七岁，那样的年纪，为什么会蜗居在山间的温泉呢？我自己也闹不明白。既没有明确的理由也没有目的。而且还不只是这一年。十五年（昭和元年）的秋天到昭和二年的四月五日我也在汤岛。(参照第五卷《后记》的《上京日记》) 那之前的大正十三年也是在那个地方几乎过了半年。我就是在十三年大学毕业的。

二十岁开始出入汤岛，二十六岁到二十九岁的大半时间就是在这山间度过的。自己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正如从上边的引用的文章里可以看出的那样，在山里过的是寂寞无为的日子。也不是为了学习，亦没有系统地读过什么书。与女人全然无缘，还远离所有享乐。打台球和下围棋亦不过是为了排遣寂寞罢了。说起来，我青春岁月中的数年时光是在山中寂寥地度过的。

然而，我二十四岁时写下的“我到这地方来是为着归心似箭的乡愁”，在那之前和那以后都是真实的。

每次从东京到汤岛来，我都是在旅馆下马车或汽车。一走上通往下边温泉池去的坡道，便能听到谷涧的水声。立时心胸被那水声洗涤，我一边几乎落泪，一边在坡道上急行，迫不及待。

将大正十二年、十三年的日记与十一年的《汤岛回忆》合在一起读，似乎可以明白我去汤岛的部分心情。这山中的温泉水里有着“平安”。还没有金钱上的担心。房租是什么时候付都行。也可以说是没有上东京去的钱，于是就在那儿拖拖拉拉地变成长期逗留了。旅馆的人很热情。

从昭和元年十月初到昭和二年四月这半年里，我和妻子

两人住在那儿。房租还拖欠了不少，可是我们就那么离开了。后来因汤本馆方面出了些复杂的事，旅馆主人或他儿子几次到东京我家里来时，我给过他们几个钱，不过也许还没有完全交清。他们也并没有给我看结帐单要求我付钱。

三

我不由地想到，现在这样在凌晨三四点写着全集的《后记》的我，和二十五年前，在深夜无人的旅馆里，聆听因老鼠窜越栏间而坠落琴上而发出鸣响的我，竟然完全是同一个人。并且与三十五年前那爬上乡下自家庭院的树上，独自读着书的我也是同样的吧。

眷恋自己所到的土地，再三前往或在那里长期居住亦是我的性情。对轻井泽等地也是如此。原本是去避暑的，结果却逗留到深秋初冬。那几乎是每年都发生的事。

昭和十六年的春天和秋天，我曾两次从满洲到华北旅行。春天回来，在大连正要登上汽轮的时候，被一种仿佛就要离开故乡去远游似的忧伤所魇住，意识到此，我不禁栗然。本来是归国却有着到异地去的错觉。

最近也是，听到要作为笔会的代表前往欧洲去的事。就有一丝不安掠过我的心头—— 我还会再回到日本来吗？

四

《〈伊豆的舞女〉的装帧及其他》里写了浮桥的事，那浮桥是在经吉奈温泉去的近路上由一块板子架成的。我写道：去钓香鱼、去玩台球、去下围棋，我不知过了几百次这座桥啊。”

然而一个夏天也没去钓过几次香鱼。既没有高明多少，也没喜欢上它。大正十四年写的《白色的满月》里就出现了钓香鱼的事。

到吉奈去主要是为了下围棋。

我在《〈伊豆的舞女〉的装帧及其他》里这样写着："吉奈棋院的田中又三郎也是我围棋生涯里难以忘怀的人。不足一里的路程，我或者乘巴士，或者坐马车，或者徒步，每日必到吉奈。他也时常到我的旅馆来下围棋，顺便住这儿。"与村长、邮电局局长，还有其他人、村里老人会的老人们都对过局。在汤岛我的围棋对手是尾崎和浅田翁。尾崎是庆应大学医科的学生，因为生病来静养。他比我等都具棋才。浅田翁是村里酿酒世家的赋闲老人，"如果我与浅田老人一同进步了，或者你与我彼此提高了，我们便共同庆贺吧——与邮电局局长足立先生作此约定就是前年的事。那时候，我让浅田老人五目、局长先生让我五目。可是现在与我和浅田老人共同进步了的情形正好相反，局长退到我得让他九个子了。我是长进了五目。所以在前后三年的时间里，我与浅田老人酣战了无数次。"

这位七十岁的老翁几乎是每天都来。因为我一般要睡到正午时分，所以老人就在帐房等着，我一起床他便上到二楼来。黄昏有时请他用饭。于是会持续下到晚上。浅田翁又是旅馆主人的亲戚，因此旅馆的人似乎想避免因招待客人用饭而增加我的费用，后来变成了把老翁叫到帐房为他提供简单的晚餐了。浅田翁也于心不安起来，以至于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不经过正门，而从后面的澡塘出入口之类背着旅馆的人进

来，再悄悄地上我的房里。

汤岛的旅馆里没有台球。吉奈的出租别墅却有附属的台球场。《看春的近视镜》（全集第二卷）里稍稍写了点这个配备有居家生活用具的出租别野的事。《温泉地记事》里也出现了台球游乐场主人家的女孩儿，这是虚构的。

有时也与从东京来的友人一道去，但多半就我独自一人打了后回来。也不和人比着玩，按时间来算台球的租金。我进的球一般是十五，最多也就三十。

《文艺时代》创刊的第二年，我想大概是大正十四年的秋季开始玩台球。记不清楚了。片冈、横光、池谷、中河、石滨等都是那时开始玩的。岸田国士一枝独秀，能玩一百以上，加宫贵一也能玩到至少五十。我们都不是岸田的对手。既便如此，岸田也曾为了与我们打球而住在芳千阁饭店。因为饭店里有球台，半夜也能玩，所以就住那儿了。记得曾向岸田学过几招，但是否是应岸田之邀而开始玩的却想不起来了。

一时对此着了迷。常去银座的明生亭。昭和二年四月的《上京记》（参照全集第五卷《后记》）里也有“晚上去饭店，石滨、池谷从明生亭打来电话，前往。”明生亭不用说是第一流的台球场。以十五或三十的成绩出入其间，有些滑稽，可我们是每日必到。也曾去过丸大厦的山田台球场。在明生亭的职业台球选手们旁边，我们玩着十五或三十。

开始玩高尔夫球，是那以后十多年的事了。池谷信三郎那时已经过世。横光中学时代似乎擅长于运动，可是台球和高尔夫球都不如我。又不肯老老实实地学。围棋、国标象棋也是如此。

五

读《池谷信三郎全集》（昭和九年，改造社出版），发现池谷写了我和他于昭和二年的五、六月到关西与东北旅行的事。尽是些名词排列着，然而这些名词能诱发我的记忆，所以我把它们抄录于此。



旅行指南、—— 五·一九。松本、浅间温泉目之汤、鲤鱼味浓、长野、别所温泉柏屋别馆、前桥、嬉野、伊香保木暮武太夫、东京、二五、川端康成、京都、衣笠贞之助、木村普门、菊水、梅村、林长二郎、池永、牧野、高花、白井、片冈千惠藏、和歌山、奈良、奕馆、鹿、亭、泷井孝作、木村庄三郎、麻将、津、冈庄的虾、桑名舟津屋、晚秋雨文蛤、桑名的大人垣、岐阜、畔柳署长、后藤毛织、玉井屋、放养鱼鹰者、川端的《篝火》、名和昆虫、和歌山、新和歌浦、纪三井寺、大阪、一元出租车、柴藤、本宫家、草莓、香鱼、鳗鲡、莼菜、京都、皇城（饭店）、伏见直江、山内光、岸辉子、汐见洋、东屋三郎、衣笠、片罔铁兵、左阿弥、田中警察、井上正夫、新京极、高尔曼须、大阪，堂大厦饭店、鹤源、榛半、木之实、黑猫、词翰候、波屋、麻将、宇崎祥二、上道直夫、《钢丝绳上的少女》之会、三宅安子、S·N·M·A、神户、奥屋氏夫妻、大野屋、元町、三星堂、平和楼、奥屋、山下池田夫人、长尾小姐、冈、川口、东洋饭店、东京、六、七、福岛、菊池、片冈、横光、川端、辰已屋、福岛每日、松

叶、酱菜汤、饭坂温泉泉州阁、河鹿、烤鸡蛋、山形、教育会馆、山形新闻、威尼斯女掌柜、启吉的诱惑、上之山温泉、秋田、秋田魁新报、石桥达磨庵、蕗之手杖、秋俱乐部、鱼酱汁锅、出羽节、秋田民谣、“小架子小角落小竹篓、小酱汤、捡起来搬回去……”云云、两关、烂漫、能代、文艺之秋田、羽越线、新潟、赛马第四天、永乐、马马溜、阿斯特拉尔、新潟新闻、前卫座、洋文、村山、叶山、砂丘、锅茶屋、新潟追分节、盆踊、佐渡民谣、樽、大野屋旅馆、卧铺、上野、六·一四。（省略了尊称，望谅。）（一九二七·六）

从“东京二五。川端康成”往后的旅程是和我同行的。

此外，池谷在昭和六年写的随笔《不嫉症·浅间山·镜》里还提到了与我去法师温泉和草津等地的事。

“由直木导游，和川端一起去了一个叫上州之法师的山中温泉，高桥阿传与盐原多助以及磔茂左卫门，听起来像三题单口相声，后闲驿还保存着他们出生的房子、有贴上了标记的他们的遗迹。从那里过五里地，经过汤宿、猿京的小温泉，穿过一村才一户人家似的两个村子，便到了这山中的温泉旅馆。旅馆只有一家，一进去就不禁想到人类太过于多言善辩了……”。

直木和川端下着围棋，……”（《不嫉症》）

那场围棋夜里还持续着，池谷闲得无聊。后来因为直木还有工作，在凌晨三时左右便结束了棋战。我就那样迷迷糊糊地睡了。早上醒来时，直木已给四种报纸的连载小说各写出了两回。他说然后还得为题为《郊外》的杂志写连载，可

是没有带上次的剪报来。想不起那故事的情节线索和人物名字了，因而不得不回东京去。

到草津去是因什么事而应邀前往的。

“杂志的广告在报纸上大肆登载的时候，我正和川端、菅、岸田等乘坐在迂回行驶在浅间高原的电车上。

是在从草津回东京的归途。我们闲聊着，说着来草津的客人几乎没有是来游玩的，都是些认真地来进行温泉治疗的人，因而他们去洗温泉也是挂着满脸严肃的表情。岸田则和同行的福田商谈着这次创作的戏曲《浅间山》里出现的苦力之歌。……”（《浅间山》）

标题里的“不嫉症”是旅馆指南中的“不妊症”的误排，“浅间山”是岸田的戏曲，“镜”是我的小说的题目，是《水晶幻想》的后半部分。

昭和六年的九月，池谷突然咯血，昭和八年便去世了。

池谷的死是十二月二十一日，片冈的死也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昭和十九年），横光的死亦是十二月三十日（昭和二十二年）。我最亲密的朋友中的三人都是在年末的十天之间死去的，不可思议。

六

昭和二年二月，我在汤岛写道：“铁兵的结婚庆贺会。我是要去参加的，因为他妻子的哥哥也是我中学时代的好朋友。可是没有合适的衣服，还是没能去。”（参照第五卷《后记》的《从秋到冬》）

片冈好像是昭和元年的秋天结的婚。

他妻子的哥哥是与铁兵同姓的片冈重治。他是我同年级同学里的秀才。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我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学，毕业时却落到中间去了。四年级那年，重治是我宿舍的室长。重治还擅长于运动，是竞走运动员和捧球投手。那时有重治参加，宿舍队就强。我曾为以重治为胜利投手的比赛做记录，那则新闻报导还登在了《京阪新报》上。(参照第一卷《后记》)

我学过棒球的记录法。祖父还活着，我从村子里去学校走读时，我也加入了村里中学生们的棒球队，也曾在小学的运动场上参加过模拟比赛。可是自从三年级寄宿以来便一下停止了这项运动。然后学会了记录法。那以后什么运动也不做了。石滨、铃木等在一高宿舍的院子里做棒球的接、击球练习时，我只掂过一次球棒，记得竟意外地击中了。不知是否与此相类似，我小学时喜欢绘画，也画得不错，曾想当画家，可一进中学马上就不画了，而且也画不好了。片冈重治的画也画得很好。

中学毕业，重治与我都上了东京，为升学考试做准备而进了同一所补习学校。我考上了一高的文科，重治第二年进了三高的工科。第一名的重治落了榜，而成绩不好的我却升学了。所以据说后来与铁兵结婚的重治的妹妹也很惊讶。文科竟比工科都容易考。重治的妹妹后来上了御茶女子高师，只是直到她成为铁兵的妻子以前，我一直未曾见过她。提亲的时候，重治来信问过我铁兵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想法，我觉得铁兵的新感觉派文学论不太适应于相亲说媒，便没有回复他。重治在战争中被炸死了。铁兵的婚姻是相亲，或者叫介绍成

婚。

片冈的那个独生女儿，三天后的十月三日与敕使河原苍风氏的儿子结婚，我被委托做他们的介绍人和证婚人。

横光的结婚仪式是在昭和二年四月五日。我的《上京记》（第五卷《后记》）里写有："相隔七个月，从伊豆汤岛上东京。上野精养轩、横光的婚宴。"的字样。在《文学化自叙传》里我写道："再婚的婚宴上，横光跟我说'一会儿你也一起去逗子的饭店吧'他是邀我同他一道去新婚旅行。这是出于横光式的关怀——他推想我那天刚从伊豆出来也许会没地方住。横光两次都是恋爱结婚，所以我对新娘也并不那么陌生，可尽管如此，毕竟是新婚的当天，从常识而言到底无法考虑。'我把横光让我跟他一起去新婚旅行的事跟菊池先生谈了，菊池先生仅仅说了："是吗？"我出于客气，还是与池谷一道在丸之内饭店的九楼住下了。

菊池在《关于横光君》（《改造文艺》第一号，昭和二十六年）里写道："与当时还是恋人的夫人见面时，曾想，天下居然有这么美丽的人吗？——她是如此的美丽。还能写一手好信。她写的信横光曾在自己的小说中使用过，所以应该也有人读过。他们结婚时，我又是做介绍人，又是帮着照料。"

池谷结婚也是昭和二年的九月。介绍人我想仍是菊池先生。在《新郎的感想》中池谷写道："我们是交往了近八年的朋友，所以相互对对方的缺点都已尽知，就是所谓倦怠期，结婚以前也早已过了。相互间说话放肆任性，因此似乎挺方便的，可有时又让人为难。"池谷这样说是在逞强。他对这位美丽的表妹爱慕了八年。池谷"失去独生儿子，我去安慰他时，

他自己也在病中不能起身，为凭吊儿子的死而装饰了的客厅的走廊上，他裹着毛毯，躺在长椅子里。我一边眺望着院子里的边边角角，一边想：池谷也有这样的日子吗？但是，他还是比较开朗的。”以上是我写的《池谷信三郎》中的一段。未亡人在娘家，没有再婚。池谷的处女作《望乡》（大正十三年）里的卯女子大概是由其夫人是卯年生而想到的，而主人公的惠吉则是从其夫人的本名惠美子中取来的吧。

我是这样给《池谷信三郎》收尾的：

“又，我妻子住院时，他突然拿了他夫人的，在小柳缎子上绣有精美刺绣的腰带和数个镶有宝石的戒子来给我们。他说：‘这是趁那位回娘家的空隙拿出来的。你们不要客气，她大概不会注意到，趁她明白之前去赎出来就行了，我现在没有钱，又不认识当铺的人。’我手拿那么奢侈的服饰品，那是第一次。那时正是他超乎寻常地疼爱夫人的时候，他夫人又是资产者出身，所以他的好意显然相当恳切。我后来急迫之间没能及时将其从当铺中赎出来，也许把他给难住了。”

七

我的伊豆的小说中，《白色的满月》（全集第一卷）是最初的作品，发表在大正十四年十二月号的《新小说》上。菊池先生是《新小说》的编辑，而由于齐藤龙太郎在下边周旋，我得以在其前一年的三月号上发表了《篝火》。这篇《白色的满月》或许也是承蒙了齐藤的好意。它是在汤岛写的。

小说中的风景大多是汤岛的，可作品中的“我”当然不是我，没有原型。“那电光之不可思议的恶作剧”云云，引自

福拉马利欧的心灵学的译本。当时我对远距离透视、预见未来以及其他心灵现象感兴趣，后来还写了《抒情歌》（全集第四卷）等。

《伊豆的舞女》（全集第一卷）的草稿完成于大正十一年，而改订稿是发表在大正十五年的一月号和二月号的《文艺时代》上（参照第六卷《后记》）。

《看春天的近视镜》（全集第二卷）与《温泉地记事》分别发表于大正十五年的《周刊朝日》和《星期日每日》，是略倾向于通俗化的轻松短篇。《温泉地记事》至今为止没有选入过任何一个作品集。《看春天的近视镜》也只选入过昭和四年由平凡社出版的《新进杰作小说全集·川端康成集》里。

《美丽的坟墓》（全集第三卷）也只选进过这个《新进杰作小说全集》。这些全都是些不想保留于人世的作品。

《牺牲的新娘》（全集第四卷）里可以见到某种幼稚的感伤，但是很天真。

《伊豆归来》（全集第四卷）仅登载在大正十五年六月号的《妇人公论》上，没有放入作品集。在火车中看到了一个像是道子的女子之事正如《入京日记》（参照第六卷《后记》）所写，不过在这个短篇里是经过了润色的。此外，前半部分的温泉旅馆的女孩儿也是润色过的。

旅馆里有一个对我抱有好感，关照过我的侍女。我在描写《伊豆归来》中的女孩儿、《白色的满月》中阿夏的某些地方的时候，头脑中就有这个侍女的影子。但是作品中的人物与实在的人物相距甚远。况且，我既不曾像《白色的满月》中那样借别墅住过，也不曾有妹妹。

以上的六七个短篇都是我在汤岛时创作的。

八

离开汤岛后写下的关于汤岛的作品里有《春景色》（全集第一卷）与《温泉旅馆》（全集第二卷）。这两篇加上《伊豆的舞女》三篇作品，可以说是我对伊豆的记念。在《川端康成选集》（昭和十三年，改造社版）的第二卷《后记》及《新日本文学全集》的《川端康成集》（昭和十五年，改造社版）的《后记》中。把这篇《温泉旅馆》也说成是在汤岛写的似的，那是我记错了。

《温泉旅馆》的《A 夏日已逝》登在昭和四年十月号的《改造》上，《B 秋意正浓》刊在昭和五年一月号的《文艺春秋》里，《C 冬日来临》发表于同年三月号的《近代生活》。各篇写作隔有时日，逐渐写得素净起来，于是便失去了匀整，然而这又或许因偶然而造出了由夏至冬的韵味。

为全集的事重读《温泉旅馆》，发现它作为我的作品，显得有些野性，对此我略感惊讶。旅馆的侍女们并不是这般充满野性的，侍女们的经历，行为也是我虚构的成分多。不过，作为我的小说，这还应该是属于有原型的了。

当时，《中央公论》与《改造》两个杂志是成名作家们大显身手的园地。我初次登上这个舞台发表的作品就是《温泉旅馆》（《A 夏日已逝》）。我三十一岁，比朋友们都迟些。到那时为止，是胡乱写些月评之类地过来的，有实力的作品还没有成形。

《春景色》是“昭和元年——昭和五年”的作品，也就是

说它是在五年间写成的。发表在昭和二年四月号的《文节时代》上的《梅之雄蕊》是《春景色》之一；同年五月号《柳绿花红》相当于《春景色》之三与之四。《柳绿花红》里加有（《婚礼与葬礼》之二—— 《梅之雄蕊》之续章）的注。

梶井基次郎从汤岛寄来的信（参照第五卷《后记》）里写道：“《文艺时代》四月号的《梅之雄蕊》很好呢。姊妹四人睡觉之处非常动人。”等等。不过《梅之雄蕊》与后来改稿了的《春景色》很不相同。初写《梅之雄蕊》时，是把它作为题为《婚礼与葬礼》的一篇较长的小说的开头写的，改成《春景色》后，削除了那些多余之处。另外，本来应连载于《文艺时代》的《婚礼与葬礼》就这么以第二回的《柳绿花红》而中断了。发表在大正十五年七月号《新小说》上的《婚礼与葬礼》，是用别的题材写就的另外的作品。

我是昭和二年的四月五日上的东京，所以四月号的《梅之雄蕊》应该写于汤岛，而五月号的《柳绿花红》大概是在高圆寺的家里创作的。《婚礼与葬礼》之所以中断，或许是因为搬到东京去了的缘故。

昭和二年的十二月，我从高圆寺搬到位于热海的鸟尾子爵的别墅，在那儿住到翌年的五月左右。在热海期间，我也对此作品做了修改。修改后的稿子有六十二页，照原样保存至今。其中原来的题目《婚礼与葬礼》被消去而改成了《予梅以象》。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曾让我给他作品看看，便交了这篇《予梅以象》给他，尔后却被他退了回来。

这篇《予梅以象》包含了《春景色》的全部内容。但是因为加进了性格分裂或者性格变异成分，作品被扭曲而显得

模糊、混乱。《改造》理所当然没有采用它。

将《予梅以象》中扭曲了的、病态性格成分剔除而成的，就是后来的《春景色》。

《予梅以象》的开头这样写道："德国诗人裘格尔根吹着口哨走在深夜寂静无人的大街上，这时，一位美丽的少女突然从天而降。"这与《某诗风与画风》（全集第三卷）的开头相同。将《予梅以象》中病态性格部分拾来进行有效利用而写成的就是《某诗风与画风》（昭和四年）。《予梅以象》的草稿自昭和三年开始，毫无意义地保存了二十年，现将其付之一炬。

《春景色》稍有点装腔作势，明朗朗的飘浮浮的。不过它经过了数年间的几次修改，而且又有汤岛的春天写生，是篇充满回忆的作品。

九

自昭和二年离开汤岛以后，我到伊豆逗留，多半是在冬天的热海。不过也往南伊豆时常作些短短的旅行。在《予梅以象》的故纸堆中还发现了题为《伊豆之旅》的，只写了个开头的草稿。顺便把它抄录下来。



南京占领。橙子的行情顿时上涨了二三倍。是去年的年末在从下田往热海去的巴士上从当地人那儿听说这事的。说是因为形势的关系，大家本来打算避讳的，这下南京攻占了，装饰过年的人家一下子增加了的缘故。当时，看见好几台满

载橙子的货车扬着沙尘急驶而去。

那正是我从南伊豆归来的途中，一路上看见橙子结满果实，压弯了枝条。橙子、柚子和蜜柑同时成熟变得金黄。沿着海岸的路边上成串的夏蜜柑尤其好看，与浑色的大海似乎很谐调。可是，据说这一带的橙子大多要出口到美国。朝向大海从白滨延绵到稻取一带的斜坡上，豌豆花正盛开着，而杂树丛还没有落叶，并且尽管是落叶树，却仍有绿叶点缀其中。我有好一段时间没到南伊豆来了。

从去年年末的那次旅行算起，这是我第三次到南伊豆来。第二次的时候和我们夫妇俩同行的还有小林秀雄和岛木健作。自大年三十到正月，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坐巴士急匆匆地转了热海、伊东、下贺茂、河内、汤野、峰、谷津、土肥、船原、修善寺、长冈、古奈、畑毛、热海等地。也就是说除了吉奈、嵯峨泽、汤岛等天城北麓的二三处之外，伊豆温泉的风光我们饱览无遗。土肥与烟毛我也是初次光顾。汤野温泉等则是《伊豆的舞女》以来时隔二十年的重游，与二十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多少变化。不过听说下田那间流浪艺人一行人曾住宿过的，只收柴钱的小客栈甲州屋被改建得很华丽。岛木似乎颇喜欢谷津和烟毛。（中略）

若只在那里吃午饭或住一宿的话，温泉水怎么着都行。然而既然是温泉，那么比起景色来，温泉水的质和量才是问题的关键。来治病的客人不用说要根据所患疾病来选水；而若是游乐旅行的话，触感柔和的水要比硬质的好。自古以来被说成是有名温泉水的水里，也有触感没法说的。不过在当今匆匆忙忙的旅行里，已没有客人去体味水的触感如何等等了。

于是温泉的经营者们于其说是用澡塘设计，不如说是用装饰来招徕客人。大旅馆之间相互夸耀澡塘的豪华似的，竞争激烈。还出现了仿造宫殿的澡塘。其竞争居然波及到了澡塘里配备的磅秤。

我们觉得还是由当地人来经营温泉旅馆比较好。可是，这早已是过时的梦想了。以那么微小的资本无论是开发还是繁荣这个地方都是很困难的事。就这样，都市里的大资本便进了来，形成了以会社组织形式的温泉旅馆。于是就摆出了借钱盖起楼房做买卖的架式。从温泉水的试掘来看，那是颇具风险的投资。

河内温泉的金谷有一个带有乡村气息的、微暗的千人浴池。岛木和小林好像对它挺中意似的，那大概就是所谓文人趣味了。热海的嘈杂纷闹不久一定会随着火车的开通蔓延到伊东去的。后伊豆的下贺茂温泉也建成了像伊古奈那样设备良好的旅馆。我从去年年末开始三度去南伊豆亦是因为那儿有了这个伊古奈温泉饭店的缘故。第三次四月份去也是应此旅馆的经营者之一的安田善一之邀。由他引领着，到处做摄影旅行。同行的有野野宫照相馆的冈野一等一行三人。在此之前，我买下了野野宫主人野岛转让给我的，他曾使用过的康泰克斯相机。而显像、冲印等我也委托野野宫做。所以此次旅行中，冈野教了我摄影。

我的摄影技术多半也像我的围棋、台球、养狗、养鸟一样，即使作为业余爱好者也成不了气候。因为我经常旅行，所以不过是想照些代替笔记的、有记忆意味的照片罢了。

《伊豆之旅》的草稿在第八页的这儿中断了。

既然是南京占领的第二年，那么应该是昭和十三年的草稿。好像是在南伊豆的温泉旅馆写的，但记不起是在哪家旅馆写的了。康泰克斯是旧型的，带有一·五和二·八两个镜头。战争期间卖掉了，成了生活费。

昭和二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第 九 章

一

关于同人杂志《文艺时代》，本来想做些调查再写。可手边缺乏资料，又没时间整理。

此外，对《文艺时代》的回顾，必然会成为对新感觉派文学运动的述评和作为新感觉派作家的自我批判。然而这也让我觉得麻烦。我想这事交给别人去做好了。

《文艺时代》的时候我也就新感觉派做过一些辩论，只是那些文章作为文学理论似乎并不足取，对当时的文学运动也无足轻重。

后来我也是中河与一的形式主义、横光利一等的纯粹小说论的同情者，并努力想成为他们的理解者。可是比起新感觉派时期来，我已更难以与他们同行了。

然而，我觉得今后也应该思考新感觉派的意义。至于我，

作为新感觉派作家，或许今后也不会消失，而会成长下去。

二

《文艺时代》有十九名同人：伊藤贵麿、石滨金作、稻垣足穗、川端康成、加宫贵一、片冈铁兵、横光利一、中河与一、今东光、酒井真人、佐佐木茂索、佐佐木味津三、岸田国士、南幸夫、三宅几三郎、十一谷义三郎、菅忠雄、诹访三郎、铃木彦次郎。

大正十三年十月，由金星堂发行创刊。

昭和二年停刊。

我在第二号的编辑后记里写道："所有报纸的文艺栏及文学杂志都普及了本杂志。创刊号不用说在东京、大阪，即使是在地方上也被抢购一空。祝贺与鼓励的信函沸腾了编辑室。……本杂志应运而生，我们也是应运而聚。就此，无论对他人还是对自己，它的意义还有待不久的将来才能得到更为鲜明的阐发。或许没有读过本杂志的人，将会不再有谈论新文艺的权利了。"

编辑工作由同人轮流担任，大正十三年十日的创刊号到十二月号是由片冈铁兵或我来主持的。

有一封横光利一寄给我的信，邮戳日期是大正十三年八月七日。那时，横光正在旅途之中，住宿在大津市鹿阅町田村家，我在本乡千驮木町三十八番牧濑处。



来函已拜读。感谢你的努力。身处如此之地，对此心怀

歉意。你寄往京都的信函没有读到，憾甚。在京都时已详细通知了菊池先生，我觉得他应不会往坏处想的。我认为最好由你兼编辑之责。尽管很抱歉，把你推到了前头，成为他人发泄反感的众矢之的。但届时我当尽我所能。杂志创刊之时不是正好应阐述一下创刊的动机及心境吗？这事让片冈或你来做，如何？

至于十月号红小说之事，目前我正为《改造》十月号写着一篇，所以若是要求太长，恐怕有点困难。请为我做十页四百字稿纸篇幅的预算，若你同意就太好了。

尽在吵架，无法随心所欲地写作，不堪忍受。

同人们意然连犬养也被推出来了。闻之不禁好笑。我也很高兴让铃木彦、加宫、佐佐木等加入。无论如何，只要是由片冈、你来做编辑，大家就不会尽想着玩了。只是此事不好对大家说而已。只要成员和组织形式清楚明确，我将鼎力相助。总之，谢谢你。

也就是说《文艺时代》是由片冈铁兵、横光利一、今东光、石滨金作诸君加上我来发起，并邀请各位新作家参加的。因此，邀请谁、不邀请谁，也就成了问题。我们《新思潮》的五名旧同人全部加入了。

《文艺时代》不是无名作家为进入文坛而创刊的同人杂志，而是已经跨越了这一阶段的同人们的集合。例如，伊藤贵麿他们是《象征》的旧同人，石滨金作他们是《新思潮》的旧同人，加宫贵一他们是《无名作家》的旧同人，十一谷义三郎等则是《行路》的旧同人。

已经作为新作家而被承认了的新的作家群，为了使自己的存在更鲜明，与既成作家相交锋，树立新的文学而形成了这样的大团结。当时的新作家基本上都汇集了来。我在邀请这些同人方面起了很多作用。我与这些成了同人的人们在办《文艺时代》之前就尽皆相识了。其他的同人之间，在《文艺时代》以前互不认识的人也很少。

三

为编辑《横光利一全集》，我正在整理横光的书信。在此也借用一下横光的信简。这是封邮戳日期为大正十四年四月三十日的信。那时《文艺时代》创刊不过七、八个月，但是似乎已发生了如今东光退出同人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前略。

今东光从《文艺时代》同人里退出了。

全体集会好像在五月的四五日里。

反正，你现在呆在山里，不好办，能回来吗？

赶快告知我片冈铁兵的地址。

铁兵也不在，你也不在，没有谁可以商谈。与在外边时不一样，总之你跟铁兵就此商量一下。

我想你也知道：由于《万朝》的谣言，“同人”之间变得微妙起来。（同人解散后，杂志编辑将移交给金星堂，由菊池的反对派们重新出刊之类的谣言。）

今东光已退出了同人，似乎与《文艺时代》已经完全断

绝了关系。

可是，那些姑且不论。问题是杂志编辑转给金星堂后，我们同人该怎么办？另外，还没有转交的现在，杂志停办吗？还是说同人解散后仍保留《文艺时代》的名称由金星堂继续刊行下去？对此我们该持怎样的意见？我想这些事不用多加说明，你也知道。

总之，你早点回来吧。

我担任编辑，做到十三年的十二月号后便去了伊豆汤岛。收到横光这封信也没上东京。

可是，带七月二十三日邮戳的横光的信上又有“《文艺时代》现已齐心协力，似乎根本不再会吵什么架了，所以……”



前略。

我说《文艺时代》组织个剧团吧？这事还没跟谁提起过。说是剧团，自然不是由同人们当演员。咱们募集男、女演员。导演啦，其他所有事由同人分担。依靠演剧联盟，不亏损就行。用《文艺时代》宣传戏剧，其他种种事务皆由《文艺时代》来做。

说到剧本，与其推崇外国的，还不如用日本的好。岸田、铃木、南、中河、酒井等等，还有其他人，谁都可以写剧本。我记得就是你也说过要写的。《文艺时代》现在已经齐心协力，似乎根本不再会吵什么架了，所以我想正是时候，怎么样？

若你有此意下次同人集会时我们就提出来吧？我觉得会出人意料地顺利的。这是先跟你商量。

我想我大概是反对了横光的剧团计划。

横光的这封信之前一个月左右，中河与一寄来的、邮戳为六月十二日的信上有报告说："同人会十日召开，决定了各种事情。稿费分配是：创作二元，卷首论文一元五角，其他一元二角。"说是同人会后玩了台球。还写有中河的作品集《上午的杀人事件》预定在十五日左右发售的事。

继片冈和我之后，十四年的一月号开始由横光做编辑，接下去是中河等。

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邮戳的横光的信里提到了"对抗《新潮》的事"。那时横光在叶山的森户。



来信已拜读。但如你十三日出来，这封信不知是否会到你手上。无论如何你都得出席十四日的集会。有事商量。两天前，有急事上东京时见了铁兵。不管怎样，明年一开始《文艺时代》要下大决心对抗《新潮》，就这事，十四日肯定会出大问题。铁兵可说了："川端要不来，我去拎着他的衣领也要把他拽来。"

十四日，我也一定出席。十三日上东京，若火车时间合适，你过来一趟吧？在逗子下车，一说去森户的冈部烟草店，巴士、小汽车、马车都有。要是没钱，汽车费（当然火车费）由我出好了。听说《新小说》没送稿费来，那儿是不去

取就不送来的。

还有菊池先生说过："川端的书，我买了吧。"（那本正卡着的书）有通知了吗？反正谁都有堆积如山的要商谈的事。你在山里，没法谈。

我为这十二月十四日的同人集会上了东京呢，还是在汤岛没能去呢？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还有，菊池先生说要买我的书，我也想不起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四

在找出横光的书信时还发现了《文艺时代》创刊前夕，由佐佐木味津和片冈铁兵写给我的信。现在这二人已是故人，事情也已大约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事了，所以把它们抄录于此。



佐佐木味津三的信，日期是大正十三年八月十一日。

来函已拜读。

南井酒的事，我想是不得已。作为我，现在也不想追究。我很高兴你明白我的心情。

昨天在菊池先生处还遇到金星堂的人，三人在座偶然提到杂志的事，说是福冈眼下正在考虑。

就是说，作为我们也还有仔细研究的必要。

现在出现了两种方案。

其一是在杂志创办方针上，不限定执笔同人，而是以使

其成为广大青年作家的发表园地为目标。

其二是将它办成高级投稿杂志，以现有同人为所有活动的中心，并同文艺讲座方面取得联络。

我赞同第二个方案。

理由在于我们之所以要创办可卖的杂志，归根到底在于它要有助于我们同人。

况且连已有的杂志里都有不少不景气的。从金星堂的立场考虑，他们自然会倾向于办能畅销的杂志。怎么样？若像《世界文学》那样的下场，就同人而言未免太让人泄气了。

福冈说不久会给横光答复，所以估计十天左右还不会有确切消息。

稿子是想写的。

十一月的小说，现在还说不准。一个月根本写不完六十页的长东西。而且还零零碎碎地做着一些应承了的琐碎工作。

还预定十四五日左右回乡。

弄坏了身体，现在衰弱到都懒得想事情了。患了痢疾。

我想十三日左右见见你，如何？下午也行，你过来吧。



片冈铁兵的信。日期为大正十三年八月十九日。

久疏问候，十分失礼。前日到金星堂谈了一下，得知事情并非如传言那般。说是要“细而长”地做这件事的。

此外，菊池宽先生的意见与金星堂的要求取得了一致。还谈了可否能让牧野、诹访三氏加入同人的事，决定大家暂且

商量一下再说。我想你不会有异议，所以正考虑给其他各位同人也发出商议通知，然后与二氏联系，如何？

总之，金星堂已对进行这件事做了充分保证，请放心。还有，求你打电报给横光，让他一定写篇小说给我，好让我凑齐稿子。加宫、铃木两人那儿也请你就牧野、诹访的事征求一下意见。其他人由我发通知。我想石滨和东光是自己圈内人，所以就不再另问他们了。因为有这事，我的大阪之行延期了。

佐佐木的信由木乡千驮木町的牧濑处转寄到汤岛的汤本馆；片冈信上的收信地址则写了汤本馆转。

我似乎是在千驮木町读了前面引用了的横光的那封带八月七日邮戳的信，十一天过后前往汤岛的。

《文艺时代》出台前这样的时候，我仍去了汤岛。而横光则去了大津、片冈也要前往大阪、佐佐木亦说要回乡下。看来大家的旅行都挺频繁。片冈那时寄宿在神乐坂的神乐馆，不过他去向不明的时候居多。

不论是佐佐木、片冈八月的信，还是横光八月的信，都只提到“杂志”而没有写《文艺时代》的名称。那时杂志还没有取名。杂志命名是在本乡三丁目的燕乐轩召开的第一次同人集会上。那次集会可以说是全体同人的介绍会，当时就杂志名称大家各抒己见，我也冷不丁冒出“文艺时代”一词，便定了下来了。是我致的开幕词，好像说了点什么不合适的事，记得受到了佐佐木茂索的责备。说了什么呢？现在却想不起来了。

五

如横光、佐佐木味津三、片冈等寄给我的信里所明示的那样，就《文艺时代》的创刊一事，我们事先征得了菊池先生的谅解。金星堂方面也同菊池先生商量过。

横光在信里写道："（菊池先生）想来绝不会往坏处想。"可是，我们是《文艺春秋》的同人，又深受菊池先生恩惠，因而都担心是否会因另创同人杂志而伤害了菊池先生，为此大家煞费苦心。片冈在《时事新报》、横光在《文艺时代》的创刊号里，对菊池先生的《文艺春秋》、与我们的《文艺时代》都写了文章，也是为此。我也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文艺时代〉与〈文艺春秋〉》（大正十三年十月三日至五日）。



我们的同人杂志《文艺时代》十月开始创刊发行了。一方面《文艺春秋》的同人从九月起就解散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是《文艺春秋》的同人，而成了《文艺时代》的同人。为此，社会上就《文艺春秋》与《文艺时代》的关系，或菊池宽先生与我们的关系有了各种议论。其多数是谣言、是臆测、是误解。对此，菊池先生和我们都颇觉为难。所以，下面我将为《文艺春秋》和《文艺时代》，亦为菊池宽先生和我们写几件我觉得应该辩明的事。

（中略）我认为《文艺春秋》与《文艺时代》是性质和目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杂志。所以创刊发行《文艺时代》绝不意

味着我们连袂从《文艺春秋》转入新杂志《文艺时代》。（中略）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不可以把《文艺时代》看作是《文艺春秋》的延续。若是延续，既无意义，对菊池先生而言我们也没有另创杂志的理由。我们的心情较为自由。我们觉得一方面可以与《文艺春秋》保持一如既往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创办《文艺时代》。

因为我们创刊《文艺时代》，并不是由于菊池宽先生与我们在艺术上产生了冲突，也不是由于我们在私人感情方面有了嫌隙。（中略）《文艺时代》的产生是来自于我们内在的艺术要求，与那些世俗的理由是全然不同的。并且对于我们的这种要求，菊池宽先生与《文艺春秋》都丝毫也没有站在反对的立场上。我们不用退出《文艺春秋》，亦勿需反对菊池宽先也能达到对那种艺术要求的满足。（中略）

桥爪健在《文艺春秋之功罪》的评论里断言，说我们的个性被压抑，说菊池宽先生为扶植势力而利用了我们，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假如我们显得没有个性，那是我们自己功力不足之故，或者是因为我们至今还没能充分活跃起来。那既不是菊池宽先生的过错，也不是《文艺春秋》的过错。（中略）

我们创刊《文艺时代》，菊池宽先生对此没有一言半句反对之辞便认可了。可是我觉得先生也许多少会因此有些寂寞之感，这大概不会是我们自高自大的幻觉。一想起先生的寂寞我们不知道谈什么好。于是，世间的一部分人便要对这寂寞鼓噪起来。（中略）

关于解散《文艺春秋》同人之事，菊池宽先生说："《文

艺春秋》不是同人杂志，但是有过同人。然而这些同人之中也有几乎不再执笔写作而变得有名无实的人；另一方面《文艺春秋》的编辑从来都不是同人本位主义者。”云云。不过，这应该不是菊池先生全部心情的表露。其中之一就有菊池先生对我们成了另一个杂志《文艺时代》的同人所持的清高。（中略）

而认为随着《文艺春秋》同人的解散，菊池宽先生与我们的交情，也许会因此变得淡漠的想法是一种误解。（中略）因为我们的情谊并不是可以被区区一个《文艺春秋》、一个《文艺时代》所左右的。（下略）

就这样，我也努力做了辩解和申明。

菊池先生解散《文艺春秋》同人，可能是以《文艺时代》的创刊为机会，或者说不定还有夺《文艺时代》创刊之先的机敏。但是，《文艺春秋》已到了发展性地解散同人的时期，这是确然无疑的。

六

菊池先生和我们之间没有因《文艺时代》而产生隔阂、菊池先生的盛情好意还扩展到了《文艺春秋》旧同人以外的《文艺时代》的同人们。

然而，《文艺春秋》登载文人评分表时，连横光都激愤了。评分表也许不过是直木三十五氏辛辣的恶作剧罢了，可是对文人们的风采、性欲、受欢迎程度、才能等尽皆评点计分，引得人们议论纷纷。《文艺时代》的同人们也被打分了，横光将

其理解为是别有用心的。

邮戳为大正十三年十一月四日的横光寄给我的信里有这样的言辞："……所谓《文艺时代》（这些同人）被人指指点点着，而且，全部无动于衷地比着高矮，捧着权威大家。那悄没声息、不吭一声的面孔，能看得下去吗？！我的愤怒不是为自己一个人的。《文艺春秋》若无其事地干了这样的事。第一个就是把你和我的面子践踏得一踏糊涂。他们的做法全然不顾你我《文艺时代》的人们的艰难处境。我想反正应该不会尽是些被人评点高下打上记号而不吭一声的家伙吧。若都是些忍气吞声的懦夫的话，此时我一个人与文坛较劲好了。输也罢胜也罢，我做好了战死的心理准备。没跟你事先说一句是我错了，首先请你原谅，因为你不在。不过，我是那么气愤，我想那时你就是在，我也听不进你的话了。我觉得与我有同感的大概是你和东光两个人……"《文艺时代》的同人里有三人帮着《文艺春秋》做编辑和校对工作，所以横光还写了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告诉你或我一声？若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敏感通告一声，我或你都会直接到菊池先生处让他撤掉的，假使那样也不起作用，那就是那时的事了。总之，都过于迟钝。那样的迟钝就是罪恶。"

我去见了横光，横光说给《读卖新闻》投稿子。我想糟了，要是听任横光对《文艺春秋》与菊池先生的激愤在报纸上爆发的话就热闹了。那会引起令人厌烦的喧闹。我带着横光乘一元出租车赶到《读卖新闻》，夜色已深，横光的快件在报社入口的收发室，是晚上到的，所以是尚未拆封地留在那儿。于是让他们把稿子退还给我们了。在报社文艺部的职员

还不知道的情形下便了结了这件事。这件事我至今都没跟谁提起过。也许谁都不知道，但也应该不至于是必须带到坟墓里去的事吧。到现在，勿宁说这是传扬横光的美德的一桩佳话。

横光寄给我的信或许是圆满取回稿子后写给我的。信的内容是那样。记得我读过信后，吃了一惊而去了横光家，是我记错了吗？这封信上的我的地址是本乡千驮木町牧濑转，横光的地址是市外中野上町二八〇二，说不定是横光到我寄宿处来告知我投稿之事的。那以后与横光一次也没再谈过那时的事。记得在取回稿子的归途，两人穿过了夜正深沉的街道。

总之，对横光的激愤我有些不知所措，这是事实。我也对评分表觉得不快，也觉得他们是在从头到尾嘲笑新作家，但是没有认为他们对《文艺时代》抱有特殊的很深的恶意。并且我对这样的评分表也没感到横光那样的凛然的义愤、没有那么激奋。不用说，评分表引起异议，《文艺时代》的今东光等也发表了抗议书。

然而去年（昭和二十四年），《文艺往来》模仿过的《文艺春秋》登载了文人评分表。我觉得寒心、为难。《文艺往来》由镰仓文库发行，与我也有关系。但这次没有大正十三年那样闹得沸沸扬扬。评点计分的方式亦不如《文艺春秋》那般辛辣。

七

创刊时的《文艺春秋》在文坛上与《不同调》等有点对立的味道，而《文艺时代》也与《新潮》、《不同调》等有些

对立。当然只是一部分同人。但却是主要的同人。即被称为新感觉派的那拨人。我也是其中之一，不过我的性格不太能在自己心中产生出敌意。《新潮》和《不同调》都由中村武罗夫主持。我的《致作品评论座谈会诸氏》（《新潮》大正十二年十一月号），对《新潮》的作品评论座谈会提了意见曾让中村氏像烈火般愤怒起来。

就权威大家和流行作家云集的《新潮》作品评论座谈会，我在大正十二年八月号的《新潮》上发表了以下言论："只要看到那些到会成员，因事大主义的趋炎附势，人们早就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即这座谈会上的言论作为权威的东西会引人注目、受人信赖。当然可信的很多。但是正如我们笼统地确信小说月评从来就没有权威一样，我们确信作品评论座谈会的集体评论有权威，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现代文坛青年'应该有思想准备；我们在承蒙作品评论座谈会的恩惠的同时，也还会蒙受它的毒害。"这些话成了十月号座谈会的议论焦点，所以我又在十一月号上发表了《致作品评论座谈会诸氏》。

《致作品评论座谈会诸氏》也只是初生牛犊年青气盛的抗议而已，例如："座谈会的人们时常指责某小说月评家，说他在以文坛常识写评论文章。而所谓文坛常识，就是对时下流行的鉴赏法和价值标准之最平庸的称谓。现在我倒想说座谈会诸氏是以文坛常识程度在发表意见。……当前文坛的作品与鉴赏它的座谈会诸氏的言论无法深深触动我们的心灵。当我们实实在在觉察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在意在座谈会诸氏的世界里呆着的。"又如："座谈会里有这样的看法，认

为座谈会技巧批评过多，所以遭人非难。在此我想明白地指出 :若以为座谈会在技巧批评这一点上有许多可取之处的话，那是错误的。诸位谁都不清楚技巧评论的方法与论点，倒是有创作体验加文坛常识的内行的批评更为有益。而诸位用于技巧评论的文坛常识则是发达程度最低的文坛常识。……座谈会的评论仅仅是同行业者之间亲密友爱的相互问候。进行的大多是印象式的批评与简单的鉴赏批评。然而仅靠印象批评与鉴赏批评是不能促使文艺发展的。”也许就是那些措词惹怒了中村。这事发生在创办《文节时代》的前一年。

八

翻看菊池先生的全集，发现有《四个偶然》的文章。其中写了我的事。



尾崎士郎与金子洋文在报纸的文艺栏里发表文章，激赏了川端康成的《篝火》。两个人的称赞方式都不同寻常。我读了觉得不愉快。要说为何，那是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川端曾赞扬过尾崎的作品、赞扬过金子的作品。尾崎把被川端表扬了的事引以为荣，自己发表了，而该知道的人也都知道，对金子的《地狱》，川端曾无视其问题的对立而进行了褒赞。被表扬了的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一齐还以表扬。为二位的人格起见，我充分相信在两个人的鉴赏文章里不含有私人感情。但是，被川端称赞过的两个人，一同倾心于川端的作品，都回他个称赞褒扬，对这一偶然，我是不那么愉快的。若我是尾崎‘我

会对这样有报恩之嫌的作法持谨慎态度,而尽量避免夸张 ;再者，我若是金子，也会唯恐显得是报恩式的，不会在没必要用“篝火，去照一把的戏曲评论里也将《篝火》硬拉进去。总之，这两个人的《篝火》评论里有着太明显的、露骨的好意。我相信这样的过度赞扬反而会害了作者。

不用说，应该不是由于他们的影响吧。在《新潮》的作品评论座谈会上，川端的作品又被中村、宇野两氏批驳得一塌糊涂。

然而甚为遗憾的是，我对这坏的评价，与对前面的竭力赞赏的评价一样，感觉到不快。

那是因为我记得与川端表扬过尾崎、金子相反，他曾批贬过宇野的作品。尽管我们大家都对宇野的《好意》评价甚好，可川端却绝对否定了其价值。不仅如此，他甚至连我对《好意》的佩服之处都没放过而提出了意见。此种意义上，川端对宇野而言是文艺上的仇敌。与此同时，中村对川端有不忿之处，有中村氏自己的言辞为证，毋庸赘言。

与金子、尾崎的情形一样，我想相信中村和宇野在艺术鉴赏上的公正。不过，对川端心怀不满的两人，同时批驳了川端，这个偶然极为让我不快。

二个人与二个人的偶然，加起来是四个。四个偶然重复出现，怎么也不能不让人感到这已不是偶然而是有着什么内在原因了。

一方面作为三月文坛之佳作而被激赏，另一方面又作为没有在杂志上发表价值的劣作而被批贬，若这是基于新生文坛与既成文坛在艺术价值判断上的差异的话，那再也没有比

这更有意思的了。作者恰当又确切地使那样的差异显现，也算是实现了其本愿吧。然而，其中只要稍有一点点艺术批评以外的动机在起作用，那么当今那被称为文艺时评之类的东西—— 集体评论也好、小说月评也好—— 就都只不过是些如老宫女之间对同僚的报复性的毁誉褒贬罢了。

另外，菊池先生大正十四年十月的文艺时评《杂志与创作》里提到了《新潮》与《文艺时代》。



（前略）本来《新潮》与作为杂志而独立着的《改造》、《中央公论》不同，它是一所文艺书肆，是新潮社的机关杂志。而且使此机关杂志博得了足以称为文坛之公器称号的是编辑者中村武罗无氏，归功于在过去十几年间的他的编辑风格；归功于他以其见识和努力不断抑制新潮社的广告欲，而公平中正地顺应着文坛之机运，发扬了它作为杂志的权威。正是在这样一些方面，中村氏表现了其个性，作为一位名编辑而赢得了我们的尊敬。中村氏最近却声称要“更具个性地，更偏狭地进行编辑”云云。我是闻此言为其想法错误之甚而惊骇莫名中的一人。

（中略）今年正月时还呼喊着文坛之公器云云的中村氏为何不到半年又说起了“具个性地、偏狭地”呢？其心理的推移变化过程不是他人可以忖度的。可是既然是“具个性地、偏狭地”进行编辑，那么《新潮》将不再是文坛之公器，便不得不是其当然的归宿了。（中略）

从这个月的编辑结果，也足以看出，他奋发努力、煞费苦心的痕迹。创作栏的成员亦颇为出色。不过最近其人选的偏倚以及其成员的固定是不是正在使《新潮》开始失去它往日的明朗氛围和自由的气息呢？特别是看起来《文艺时代》的一派人似乎被从杂文和创作栏里剔除掉了似的。是有意识这么做的吗？《文艺时代》、新感觉派既然都是文坛之现象，而另一方面《新潮》既然是文坛之公器，那么《新潮》难道不也应该理所当然地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他们的作品吗？

《新潮》作品评论座谈会为改变以成名作家为中心的模式而加进些新人，我是赞成的。不过新成员的选择是否遵守了适当的公正原则对此我颇为怀疑。《新潮》既是公器，那么作品评论座谈会当是公器中之公器，其人选我认为首先必须是公正无私的。（下略）

菊池先生对《中央公论》发表了这样的言论："对其偏袒成名作家，本人是极为感谢者中的一人，可是我觉得它讨厌新作家又稍微有点太过极端。"然后，他对《文艺时代》杂志评论道："它怎么说也是最新时代的。创作不景气是怎么了？同人太多。同人多便等于没有同人。金星堂在努力继续维持，同人们现在也再加把劲奋发一些，如何？"

《文艺时代》持续了三年。

今天我见了金星堂主人，据说创刊号五千部里有三成被退了回来，最后变成了七成退货，而金星堂每月为我们损失了一千元。

渐渐地，同人不写了、泄了气，金星堂也只好停刊了。

九

我在《新感觉派辩》（《新潮》大正十四年三月号）里读到了这样的句子："横光认为（《文艺时代》二月号《感觉活动》）未来派、立体派、表现派、达达主义、象征派、现实主义的一部分等等，全都是属于新感觉派的东西。"这大概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的那些新文艺思潮在我们学生时代被介绍移入而与新感觉派有了关系。我写道："我持有这样的见解，即：只有新感觉主义才是对自然主义最初的、而且是正当的反动。"

新感觉派与以后出现的现代主义、新心理主义都有所关联。

另一方面，它又与无产阶级文学的勃兴平行。《文艺战线》与《文艺时代》同年创刊，即它也创刊于大正十三年。《战旗》创刊于昭和三年。

昭和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第 十 章

因为去京都、广岛、长崎旅行了一个多月，所以没有时间写像每卷那样长的《后记》了。第九卷的《后记》由这卷下面的第十一卷的《后记》续下去。

往广岛、长崎是参加日本笔友俱乐部的旅行。应会员的要求俱乐部组织去参观原子弹的炸后废址。在广岛召开了“日本笔友俱乐部广岛之会”，宣读了和平宣言。去年十一月，丰岛与志雄、小松清加上我，三人去广岛是应广岛市的邀请，这次是笔友俱乐部自发组织去的。文学工作者和报刊杂志记者一共二十八人自发性地前往广岛，另外其中有近十人去了长崎，这是少有的事情。

不过，我在去和回的时候都顺路去了京都。去时正是樱花时节，归来却是四月末到五月初的新绿萌现之季。特别是回来时我在京都的旅馆住了半个月。来去之时都是因为要赶写急用的文稿才顺路落在了京都，但也走走看看，欣赏了京

都的风光和古典的美术作品。

去了三次大德寺，还看到了孤逢庵的井户茶碗和高桐院的古名画。在桂离宫大约呆了半天，去博物馆看东福寺文化展，遇到佐佐木茂索，与也是凑巧来了这儿的小林秀雄、森田易等应邀去了新绿初萌的高屋。东福寺的展示会上除有出色绝妙的墨迹，除了顶相的画外，还有传扬补之的梅等等。为了观赏丹波烧瓷器和大雅还去了两次龟冈町。在那儿为古丹波的名品而惊叹不已。在街上的古美术商那儿还看到了藤原的和歌古墨迹断片和名品的根来。明惠上人的《梦之记》的断简作为出售之物来赏玩令我依依不舍。

去年十一月去广岛回来时，我也在京都停留到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去流览了浦上云堂的墓和碑，观赏了古典美术。参观完广岛原子弹炸后的悲惨废墟回来，去流连古都的风光和古典美术。我是自相矛盾吗？去年年末便试着想了想这个问题，而今年春天又想起了它。然而我不认为是矛盾的，仍旧是同一个“我”。广岛和京都或许是今日日本的两个极端。观赏古典美术作品不用说不是出于兴趣和嗜好，那些都是切实的生命。

五月十三日，从京都乘鸽子号特快回来，穿过铁桥时，看到绿色的河岸有桐花开放，我啊地一声发出声来，这也是一样。

昭和二十五年五月十七日

第十一章

一

我的第一个作品集《感情装饰》(大正十五年，金星堂出版）收集的三十五个作品全是我在此称为“掌上小说”的超短篇（《感情装饰》的目录里写着“三十六篇”，是错误的)。

还有作为新潮社出版的《新兴艺术派丛书》中的一册，题名为《我的标本室》(昭和五年出版）的，也是仅由四十七篇掌上小说选辑而成。它是从《感情装饰》中选出的作品再加上后来的新作编成册的。《我的标本室》是我的第三个作品集。

另外，改造社出版的《川端康成选集》第一卷（昭和十三年出版）里也只收了“掌上小说”七十七篇。其中《我的标本室》以后的新作也添加进去了。

这样，全集的这一卷最初是作成了“掌上小说一百篇”。连《感情装饰》、《我的标本室》、《选集第一卷》等收了的作

品，也捡了一些，还补上了战后的。但是，后来因为页数篇幅的缘故又减去了二十二篇，而成了“掌上小说七十八篇”。战后的新作只收入了昭和二十三年的《红梅》与《布袜子》以及二十五年的《竹叶船》和《蛇》等四篇。选集第一卷与这个全集第十一卷的作品数碰巧变得差不多，页数却比全集的要多得多。最初想做成一百篇是因为觉得一百这个数字不错，可是因为有把差劲的作品也勉强选入的倾向，所以减到七十八篇。勿宁说这更让我觉得幸运。不过，战后的近作，有七八篇留到了全集稍后面的卷里。

二

除《感情装饰》、《我的标本室》以及《选集第一卷》而外，我还出过两次掌上小说选集。

其中之一是《黑白丛书》中的《短篇集》。于昭和十四年，由砂子屋出版。“黑白”即围棋黑白子的意思。是为了筹集文人围棋会的维持费而出了这套十个会员作家作品集的丛书。《短篇集》是其中的一册。砂子屋的主人山崎刚平是最热心的会员之一，尾崎一雄也给店里帮忙，几个人几乎每天都在樱木町的砂子屋（山崎的家）因围棋而相会。我们文人围棋会曾请吴清源让我们六目同我们下过，当时的练习棋谱在日本棋院的杂志上连载了半年左右，结果只有山崎一个人下赢了。

再一次是在战后的昭和二十三年，由青龙社出版了《一草一花》。砂子屋的《短篇集》收入了三十四篇，《一草一花》里收入了三十篇。它们都是从《选集第一卷》的作品中选出的。

就是说，我至今为此一共出过五本掌上小说作品集。

三

我在《选集第一卷》的《后记》里写道：

……在我的旧作中，最让我怀念、最喜爱、现在仍最想赠送给许多人的，其实就是这些掌上小说。

这一卷的作品大半写于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许多文学家年轻时写诗，或许我是写掌上小说替代写诗了。其中也有勉强拼凑之作，不过自然流露、一气呵成的好作品也不少。现在来看，此卷作为“我的标本室”，即便有些不满意，但我想我年青时的诗魂还大多生机勃勃地活跃于其中。我期待着读者们，在游山玩水的旅途，或乘车或睡前，在那么一丁点的时间里也能够一篇一篇好好享受它。

然而，为这次的全集再读这些掌上小说后，我对“最喜爱”之说开始觉得踌躇，对“我年青时的诗魂还大多生机勃勃地活跃于其中”也感到了疑惑。现在倒是因这些掌上小说而引发的自我嫌恶之感更强烈，让我无法忍受。或者，即使它们是“我的标本室”，我现在也已不喜欢那些标本中的大多数。不由得想：依照这些标本来追寻我的脚步是错误的。本来我对自己作品的爱憎就容易摇摆，所以作者自身此一时彼一时的好恶反而会让读者迷惑。也许只有自我赞赏才是真正忠实于读者。

总之，我的第一个作品集《感情装饰》是掌上小说的集

子，又把掌上小说作品集取名为《我的标本室》，而《选集第一卷》也是掌上小说集。所以这些掌上小说是难以从我的过去消抹掉的。写了一百篇以上，这大概也是其他作家所不曾有过的吧。

“大半写于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是事实。而在昭和七年以后我几乎没再创作这种形式的作品。战后的五年间也曾写有十篇左右的短篇小说，但是我想其趣旨有异于《选集第一卷》中所收集的掌上小说，另外，今后即使写短篇小说，其思想表达的根本之处应该会不同于以前。我期望那样。

所以，这一集应该可以说是由大正十一年到昭和七年的十一年间写成的作品所构成的。按年龄说的话，是二十三四岁到三十三四岁。也就是说它或许是我初期的“标本室”。

四

写点与各个作品有关的回忆。

《捡骨灰》正如作品中也提到了的那样，它写于大正五年，我十八岁的时候，发表于昭和一十四年。写的是十六岁时为祖父捡骨灰的事。后来的作品里也曾记述了祖父之死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但《十六岁的日记》和十八岁的《捡骨灰》被保存了下来，并且差不多按原来的模样发表了。对此我自己也觉得意外。

《帽子事件》是我在不忍池的观月桥想到的作品。那时我还是学生，寄宿在本乡，夏天几乎每夜都散步去那儿乘凉。也许当年有谁曾掉了帽子之类的事发生。但掉了帽子的男子被一个奇怪的男人唆使要从池中把帽子捞起来却是我凭空想象

的。我比较中意结尾处的这段幻想。

《蚂蚱和铃虫》与《男人、女人和大板车》是让加藤武雄在其编辑的《文章俱乐部》（新潮社发行）上发表的。《文章俱乐部》的加藤、《新潮》的水守龟之助，那时帮了我不少忙。

这两个作品与《帽子事件》一样都是在街头散步时想到的。孩子们捉虫子、拿大板车玩翘翘板都在本乡看见过。我那时常在街上转。特别是夏天，喜欢在烈日下的街上走。即便是暑假到大阪的亲戚家去探亲时，也特意选了最热的时候从郊外（当时）散步到市里去。另外混杂在夜间乘凉的人们之间，心不在焉地长时间坐在不忍池的桥缘上，这样的事也不少。

《夜市的微笑》也是在街上看到的，发表于昭和二年。它可能与《蚂蚱和铃虫》、《男人、女人和大板车》同时。三个作品都是仅仅用幼稚的感伤给街头小景增添了点颜色。那增添的色彩来自于我的幻想。

五

《向阳地》是《篝火》、《南方之火》里的材料的一部分。海边的旅馆其实是岐阜长良川岸边的旅馆。但不是写的真人真事。《向阳地》写于大正十二年八月，第二年的大正十三年八月执笔的有《脆弱的器皿》、《向火而去的她》、《锯与分娩》等。三篇都写了与《向阳地》的女孩儿有关联的梦，流露了我心灵的伤痛。也许我做过这样的梦，可如果能把梦真实地再现出来，说不定会更好。

《照片》和《雨伞》也是有关联的作品。从与女孩儿两个

照的照片、还有加上友人三人照的照片上剪下我的那部分来交给杂志社，就那样被弄丢了，这真有其事。只是《照片》的解释过于轻浮浅薄。《雨伞》应该是这些作品中较朴实的。不过《南方的火》里也写过同样的事情。

大正十三年八月执笔的还有《生命保险》、《戒指》、《时针》等。这样在同一个月里写了七篇小说。但是全集没有收入这三篇。《生命保险》写了去东北的城市探访女孩儿父亲的事。

六

将《结发》、《金丝雀》、《港》、《照片》、《白花》、《敌人》、《日》等七篇归到一起以《短篇集》发表在大正十三年十二月号的《文艺时代》上。我最初登在同人杂志《文艺时代》上的作品也是掌上小说。其后接着又在《文艺时代》、《文艺春秋》上陆续发表了《第二短篇》、《第三短篇》。

全集里舍弃了《白花》、《敌人》。

《金丝雀》是虚构的。但应比《照片》好一点。篇幅极短的小说，其主题多是随意想到的，易流于恢谐的讽喻，而难以成为具有深意的象征。

长时间以来保持了“童贞”的我，也并不是没有接触女人的机会，《月》对此作了回顾。

《港》没什么意思，但《结发》比较成功，它作为只写了二页四百字稿纸的小说应该算是不错的。不过故事当然夸张了。山那边的那个男梳头师处理得不理想。

七

《港》与《结发》都取材于伊豆。

在伊豆汤岛写的掌上小说较多。其中取材于汤岛的作品有：《结发》、《阿信地藏菩萨》、《冬日来临》、《偷茱萸菜的人》、《处女的祈祷》、《神在》、《马美人》、《舞女旅行风俗》等。

取材于汤岛北邻的吉奈温泉的有：《滑岩》、《球台》。

还有《谢谢》里出现了下田、大仁之间的下田路以及天城路。这条路经过汤岛。《海》也是以天城路为原型来写的。

《夏天的鞋子》里的马车则应该是从下田沿海岸而行。

《港》并没有设想是在哪个地方。

《结发》里梳头师的村子若是汤岛，那么山那边的村庄便是天城那边的汤野。

然而，这些地方都不过是我抒发感伤的背景罢了，其实我没有真正描绘过其中任何一处。

八

汤岛没有《阿信地藏菩萨》之类的地藏菩萨。其由来不用说是虚构的。只不过因我曾在公共马车上看到过一个“天生的卖笑妇”而创作了它。《温泉旅馆》里也写了这个卖笑妇。可是我没跟这个女人说过一句话。

《偷茱萸菜的人》也是虚构，与《谢谢》、《万岁》一起发表于大正十四年十二月。这些多少有点牧歌似的倾向。在此前一个月已发表了《阿信地藏菩萨》、《滑岩》等。

《处女的祈祷》完全是幻想。但我喜欢它。为了使恶灵退

散，村子里的处女们在山上的墓地狂笑狂舞。汤岛的墓地在山谷正中的小山上。《处女的祈祷》与《情死》、《龙宫仙女》一同发表于大正十五年四月。这三篇都含有神秘的因素。

《神在》是看到一个背了患脚病的妻子的人，他来汤本馆的室内浴池治病。在温泉里他也抚慰着他的妻子，这个情景让我写出了这篇小说。那人不是养鸡的，我想是个土木工程师。“他”以前伤害过妻子自然也是虚构。但是我认为：“人不可能使人不幸”，“人不可能伤害人”。我不相信有因为男女之爱而遭背叛、被欺骗、受伤害这回事。我想爱情只要它存在过，那么就有它存在过的价值。

《马美人》有点时常来汤本馆帮忙的少女的影子，但它是篇粗野的幻想之作。那是个野姑娘。《温泉旅馆》里也写了有关这个女孩儿的联想。

《舞女旅行风俗》是昭和四年的作品。它是我在大森的马込的家里想到的。前半部分就是大森附近。构文比较通俗化。但结尾处关于按摩师宴会的联想有点意思。吉奈的按摩师有时作为客人到汤岛的温泉旅馆来玩，当然并没有舞女之类。

九

写《滑岩》时设想的是吉奈温泉东府屋的浴池。吉奈作为生育温泉而广为人知。为此有不少女客人在那儿逗留。松树的事似乎是真的，我是从某人那儿听说了这事而想出了这篇《滑岩》。但是“滑岩”却是瞎编的。东府屋的大浴池里有块大岩石，可是说女人们滑那岩石却是在胡说了。这个作品不太好。

《球台》是因我曾由汤岛去过吉奈的出租别墅所属的台球场而写成的。那时大多是按时间算租金，自己一个人打，相当寂寞。汤岛没有球台，武野藤介来汤岛时，我记得好像去吉奈打过台球。

不过比起吉奈的球台来,我更频繁地去那儿的围棋会。有时每天都去，很少在吉奈吃午饭，几乎没在那儿住过。

《谢谢》的构想来自于巴士的司机向让道的车或人道谢这几件小事。清水宏导演将此短篇搬上银幕，拍成了《多谢》。这部电影于其说是在追求情节发展，勿宁说是想尝试着描绘伊豆的风物。

《夏天的鞋子》是看到孩子们常常追赶公共马车，攀吊其后而写成。马车夫和感化院的少女都是虚构的。作者有所眷恋，比较自然。与田准一将这篇《夏天的鞋子》和《百合》一起收入了为小学生编集的童话集里，这却出乎我的意料。

《海》是看到一群劳工拎着锅灶移动的情景后联想而成。

十

《落日》是篇奇怪的作品。

不知道现实中是否真有《死者的脸》那样的事，既使没有，我想也可以把它当作真实的事情来读。作品也有感情，与《情死》一道为我所喜爱。

《情死》表现了爱情的悲哀，我自认如此。

《人类的足音》我想是将《女性》开始的一系列的初夏随笔、小品归到一起写成的。有点夸张，可一夸张却反倒变成平庸之作，真是的。

《二十年》的结尾稀松平常，如蛇足。中学生们回到毕了业的小学去偷漂亮女孩桌上的东西这个地方，加了点夸张，也有我的回忆在里边。

《夏天的鞋子》、《阿信地藏菩萨》，加上这篇《二十年》，全都可以看到我对野性的憧憬。

也许是《母亲》的开头与结尾带了点伤感的诗的形式，所以也有人喜欢它。可我自己既不喜欢它，也觉得它不太好。不过其中隐含着我父母的死亡。

父亲在我三岁的时候死于肺结核。母亲受其感染，第二年也去世了。少年时期的我害怕自己也会因结核而早死，时常流露出少年的感伤。然而也许是因为幼时反倒形成了免疫能力，我没有染上肺结核。孩童时期似乎患过眼底结核，可这事居然直到四十岁为止都没有意识到。

十一

《情死》、《龙宫仙女》、《灵柩车》、《屋顶上的金鱼》、《女人》、《盲人与少女》及其他短篇都散发着神秘的气息。我不是神秘主义者，也不是心灵主义者，但作为一种看待精神的方法我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不仅仅是精神，我还用同样的方式来认识现实。

《金丝雀》、《照片》、《死者的脸》等也早就具有这种倾向。

《龙宫仙女》的构思奇妙，你觉得它有意思就有意思。

《灵柩车》是看到有灵柩车从某处架空铁桥下通过而想到的。

《屋顶上的金鱼》非常病态，但作者同情那姑娘。《龙宫

仙女》和《屋顶上的金鱼》也许都可以说是描写了人类的一种“解放”。

《女人》的构思也颇奇妙。那时的我不用多想就能即兴写出这样的作品。似乎是凭空捏造。但又没有作假。

《盲人与少女》比较有逻辑。写这个作品时我在高圆寺有家了。映照在镜子里的树林就是我家附近的树林，少女送走盲人的路就是从我家往高圆寺车站去的路。是由这条路想到而写成的。

《麻雀之媒》不知为何有点喜欢。

《母语的祈祷》是读了语言学的书后勉强拼凑出来似的。我梦到过蝈蝈儿。昭和二年的年末，我从高圆寺搬到热海去了。因此《母语的祈祷》的结尾部分是在热海完成的。《盲人与少女》发表于昭和三年二月，所以它大概也是写于热海的。

十二

《合掌》还有后来的《秋风之妻》（昭和八年）等里出现的饭店，我设想的是镰仓的海滨饭店。《秋风之妻》中的一部分是海滨饭店的写生，还有一部分是幻想的景致。

我常住宿在镰仓的海滨饭店、逗子的渚饭店等，曾很热心地写生记载过海水浴场的风俗景象，但那些作品都没成形。

在海滨饭店看到来看护患了绝症的丈夫的政治家夫人，从而写就了《秋风之妻》。只是有意无意间看到了她，所以故事情节完全是编造的。这是住到镰仓后的事。

《合掌》也是虚构。不过我有独自合掌的习惯，从少年时代开始持续至今。那是我对人对己悄无声息的私语和祈祷。

《不笑的男人》的写作经过如下：衣笠贞之助创立了“新感觉派电影联盟”，在制作我的剧本《疯狂的一页》时，我也去了下加茂的摄影所，在那儿想出了《面》的最后一个画面。到买了弄得脏兮兮的面回家的那段为止，大多是按小说的原样。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掌上小说写了这么多真人真事。

《金钱之道》是震灾纪念日去本所被服厂遗迹时想到的。其中有当天的写生记录。从乞丐老妇人身上发现女人的生活能力，这与《夏天的鞋子》、《马美人》等有一脉相通之处。

《三等候车室》的灵感来源于在东京站的三等候车室见到的巡礼者和僧侣。

《士族》写得很平常。《敲打的孩子》有些哀婉，但很有意思。

十三

《晨之爪》、《神骨》、《贫穷者的恋人》、《死面》等大概是描写了女人的不守贞操的美。

《港》、《二十年》、《阿信地藏菩萨》、《马美人》等似乎也是。《阿信地藏菩萨》把那样的女人当作偶像。《马美人》则让那样的女人升天。其他掌小说里也有很多这带有不守贞洁意味的女人。

但是不用看透作品也可知我并没有写不守贞操这件事本身。并没有考虑女人的贞操或不贞操的问题。或许不过是将不贞洁作为一种象征来歌咏而已。另外，在此所描绘的女人大多无智慧又无道德，然而，这种无智慧，无道德也与不贞洁一样，我并没有就此本身写出我的想法，也许我可以将其

称为生命的悲哀与自由的象征。但这么一说就没什么意思了。

《贫穷者的的恋人》不一定是不贞洁，这也应该是一种伤感。

《死脸》是从某本书里得知从死脸难以辨明性别、年龄之差而写成。主题鲜明。

十四

《故乡》、《家庭》、《离婚之子》等描写了从家庭的解脱。《夏天的鞋子》、《海》、《屋顶上的金鱼》、《马美人》及其他承接这一脉胳的掌上小说也较多。但是这些也并没有将婚姻或家庭作为问题来写，它们仍然是作为悲哀与自由的象征来吟唱的。

《故乡》里的少年与《夏天的鞋子》里的少女一样，与《离婚之子》里的孩子也相同。

《家庭》是住在大森时，我和妻子一起出去散步寻找正出租的屋子时，看到这么一间出租的房子而写成。

我由热海迁往大森，然后又搬到了上野的樱木町。

《离婚之子》也写于大森，用了明白易懂的图解似的写法。孩子是主人公，小孩不出场就不成其故事。

十五

《天人的侦探》的灵感来自于在电车上看到的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装扮的妇人。心理描写稍有点牵强。但构思奇妙之处就在这儿。

《秋之雷》不过是读了孝子的传说而编造的故事。

《晚秋雨中的车站》就是大森车站。说俏皮话似的。可是所谓短篇小故事之类的短篇小说也能写成诙谐的作品。其他作家也大量创作了这样的短篇小故事。

《舞女旅行风俗》、《显微镜怪谈》、《望远镜与电话》等昭和四年的掌上小说里编造雕琢之处较多，或许昭和三年、四年、五年我已开始不写掌上小说了。

《显微镜怪谈》是篇讨厌的作品。

《黑牡丹》为我家初次所养的狗而写成。我们为那条小猎犬与哈巴狗的杂种狗取名为“黑牡丹”，叫它“阿牡”。故事全是虚构的。从大森搬到上野后，我开始养西洋犬了。

十六

《日本人安娜》里的卢波维斯基姐弟确有其人，他们曾在浅草的日本馆演出过。我被安娜所吸引。她是个流浪的日籍俄罗斯人。但这篇小说整篇都是虚构的。其结尾之处让装扮成日本不良少年的安娜在银座偷了钱包去，则点染了我对安娜的亲爱之情。这篇小说在系列描写浅草的掌上小说里应算是较成功的。

《鸡与舞女》、《白粉与汽油》、《被束缚的丈夫》等描写浅草的这三篇都是轻松，诙谐之作。其间有着浅草风俗的浮光掠影。

浅草一带有将在夜间打鸣的鸡扔到观音堂前的习俗。那些鸡回复野性、沾满了尘垢，时不时飞登到观音堂前的树枝上。

也见过在《白粉与汽油》的土地上生活着的女孩儿们。

上东京后，最初我就常去浅草。搬到上野公园后面住以来，去得便更勤了。并创作了《浅草红团》等作品。

十七

《百合》或许是关于女人出于爱情而进行模仿的童话。

《厕中成佛》由过去的说教故事改写而成。要修一座出色的厕所等是遵照了原来的情节，可让他成佛的结尾之处却有点过火了。

《脸》、《化妆》、《妹妹的和服》归总在一起发表在《文艺春秋》（昭和七年四月号）上。

《脸》全是虚构。我觉得不太坏。

《化妆》里写的事是我曾亲眼见过的。住在上野樱木町的时候，我家的厕所窗户和谷中殡仪馆的窗户正好相对。

《妹妹的和服》是一个反着说的故事。这样的倒逆写法常用于短篇小故事的创作。但编造的痕迹很明显。妹妹患骨疽的样子，我曾在过去住过的非营业性旅馆见过。其他作品里也有关于它的描写。

《睡癖》的幻想很甜美，应该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创作《舞会之夜》时，我去看过各种舞会。观摩了日本舞蹈协会在歌舞伎座的公开演出后写了这篇小说。人物是虚构的。

我不喜欢《在当铺》这个作品。似乎只借用了上野后面的当铺作背景。我自高等学校时代以来就经常承蒙当铺的照顾。搬到镰仓以后就不去了。

十八

《舞会之夜》写于昭和七年五月,《藤花与草莓》(全集中没有选入)写于昭和八年六月,《秋风之妻》写于昭和八年十月。那以后到昭和十九年的《嫩叶》、《十七岁》、《支票》、《娘家》为止的十年间，我一直没有再写掌上小说。我的掌上小说创作好像在昭和七年时已暂告一个段落。

这里添入了战后的《红梅》、《布袜子》、《竹叶船》、《蛇》等四篇，可它们的趣旨已有异于以前的作品。《娘家》、《红梅》、《布袜子》、《竹叶船》等是我根据妇人杂志小品文投稿中的落选作品，按我的风格改写而成。

《蛇》的原型是我妻子做的梦，我听她说了后便写了这篇小说。

十九

这次全集本的掌上小说集，与以前出版过的五个集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按创作年代而排序的,这个顺序大体正确。

至今为止，我一直尽量避免将作品按年代、分种类排列。特别是掌上小说之类的，我不厌其烦在五个集子的作品排序上都下了功夫。那不仅因为我讨厌让评论家们去由此而捕捉些什么，而且因为我想尽量让读者去品味富于变化的作品。

然而，这一次将作品按年代顺序排列后看一看，不由得感到还是这样好。

二十

选集本《掌上小说》的卷末加了一篇感想文章，题为《掌上小说的流行》。它既是掌上小说的解说，又是对掌上小说之流行的回顾。不过，现在我对掌上小说的认识已不同于写此感想文章之时了，所以在此我仅道出其题名，只将其开头文字选录出来。

所谓掌上小说，是中河与一为《文艺时代》编集收录的、诸位新作家所写的极短篇小说取的名称。中河大概受启示于《文艺春秋》上登载的某氏（名字已忘记了）所言“在手掌上写的小说”之词，从而想到了这个名称。

此掌上小说另外还有二三个称呼。如：冈田三郎的“二十行小说”；中河与一的“十行小说”；武野藤介的“一页纸小说”。而一般人都通用由法语而来的“短篇小故事”来称呼它。

看这些名称：前记诸氏是根据行数或稿纸页数来定的数字化命名，既死板，也将所征集稿件限定了篇幅。

此外，使此超短篇小说在文坛上引人注目，并促进了其创作的，主要是冈田三郎所写《短篇小故事论》的功劳。况且因为是受法国文学里的短篇小故事的影响而来，所以原封不动地照搬其名称，比起硬凑个译词来要自然得多。可我却多少感到有点不满意。我不会将自己创作的超短小说称为“短篇小故事。”第一，它既然是外语，那么仍会给人一种专业用语的感觉而难以为一般人所亲近。此外，我预测超短篇

小说或许会在日本得到特别的发展，所以总也想让它有个日本式名字。还有，短篇小故事不一定专指超短篇小说；与此相对应，超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短篇小故事。理论上没有人会将超短的篇幅当作是短篇小故事的一个条件,然而事实上,文坛上似乎是将其作为其条件之一了。并且，法国式的短篇小故事在主题的表现方式、材料的处理方法及写法等方面,多少是有条件的，而现今文坛上的超短篇小说却并非全都符合这些条件。从这些观点出发，我也对将超短篇小说死板地称为短篇小故事感到不满。

称它为掌上小说要好得多。还有除了规定它必须是篇幅极短的小说，而不是长篇小说的一部分，也不是小品文的短篇小说之外，最好不设其他任何条件。我不由得这样想：本来法国短篇小故事的条件对短篇小说而言或许是一种金科玉律，但是，日本自古以来并不是没有篇幅极短的小说。另外也可期待它在日本会得到特别的发展，所以在可以说是它的萌芽阶段的今天，应无视那些呆板的要求，而等待它随着自身的发展产生出其自然的规律来。

然而，我所说的“萌芽阶段”，现在回顾起来事实上是它的最鼎盛时期。其后到现在为止，掌上小说在日本既没有得到特别的发展，也没有流行起来。

那时最热心于其理论探讨和实际创作的是冈田三郎和武野藤介等。我也属于写了许多年的。我的掌上小说创作由冈田的短篇小故事运动引导、诱发之处颇多。

也许以后我仍会偶尔试着写掌上小说。它似乎也是符合

我的体质的一种形式。不过，我想让以后的作品面目一新，截然不同于以前的风格。

二十一

选集本《掌上小说》里夹着的月评中，有岛木健作给我写的评论，现在重读它。我觉得意外的是：像岛木这样的人，哪怕是一时之好，他也喜爱过我的《掌上小说》。我曾已忘记了这篇岛木的文章，读起来真让我怀念。当然是表扬我的，而岛木早已是故人，为纪念起见，我决定将其抄录于此。夹在书里的月报之类的文章，作者本人也会忘记，是容易逸失的东西。

我独自一人去有山有水的地方旅行时，常常会忽然记起曾读过的小说中的情景。小说中的世界常常会突然在心头浮现。不知何时读过，甚至连标题都已忘却的小说中的世界，像在夕阳下看到的白花似的，出人意料地轻盈而突如其来地浮现在心头。那是一种不可名状的、令人依依不舍的幸福的感觉。而川端的小说便是这样为我所最为钟爱的作品。二三年前的晚春时节，我旅行到津轻平原。从好不容易才溶化了积雪的山头吹来的轻风仍有些料峭。还没有叶子的苹果树，那枝牙伸展着的姿式和那闪着润润的光泽的树的肌肤，有着不可言传的美丽。我一边欣赏着两旁果园风景，一边坐在一站起来就会触着头顶的巴士里，随车摇晃着。这时，川端的几个小短篇，如《夏天的鞋子》、《谢谢》等一个接一个栩栩如生地浮现于我的心中，闪现在我的眼前。与这些令人眷恋的

小短篇不同的、即使平时似乎远离我心境的作品，那时在旅途中记起来也觉得分外亲切。也许是声称“我的文学多半成就于我的旅途”的川端的旅途心境和我的有相通之处。（中略）

这次的选集中，我最期盼着的就是第一卷《掌上小说》，我开始亲近现代作家的作品是最近的事。长时期远离了文学，所以我没法迅速进入那时的川端的世界。然而当我读了《我的标本室》后，由此便立刻喜欢上了川端。这些全是若用四百字稿纸算都不足十页的小短篇，令人广而深地感受人生，有着与大文学作品不同的韵味；它们有异于人们所说的短篇小故事；对人类的脉脉温情能直透读者心怀，这一点与川端后来的作品我想大不一样。在心灵被洗涤的清纯中，美好情怀，让人喜悦又令人悲悯的人生展现于眼前，多么富有诗意。川端的文学里我最钟爱这些小短篇。我想恐怕它们的文学生命会维持得最长。每一次读它们都觉得新鲜。作为一名作家，我每读一次这些短篇，我的创作欲就会被激发一次。我想我难道不能写自己的这样玲珑又深刻的小东西吗？自从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以来，我便觉得很难再写七八十页的小说了。可是我快乐的梦想是：什么时候我也写一写这样的“掌上小说”。

我不禁有了这样的祈愿：过着疏远文学的忙碌生活的人们，若能每天一篇，读一读这些“掌上小说”该有多好。（下略）

二十二

此外，在选集《掌上小说》的《后记》里还写有“昭和

十三年七月、箱根塔之泽”字样，这也令我怀念。自然便记起那年夏天为《东京日日新闻》写本因坊秀哉名人的围棋引退赛观战记的事来。

为观棋赛，我往返于轻井泽的山间小屋与箱根之间。对局场地在宫之下的奈良屋，但我无法忍受对局场上因名人生着病而笼罩着的沉重气氛，便逃住到了福住。福住位于往轻井泽去的路上的塔之泽。在那儿我还写了选集的《后记》之类的。

此刻，我在强罗的环翠写着全集《掌上小说》的《后记》。这次是为观战吴清源和桥本本因坊的十番围棋的第一局而来，就那么只剩我一个人留在了对局场的旅馆里。吴清源曾接受了秀哉名人引退棋赛的解说工作，可他那时却到富士见的高原疗养所养病去了。我也曾去富士见探望过他一次。明天又有木村名人和大山新九段因将棋对局而光临这所旅馆，因此我得把房子空出来。

在旅途中写全集的《后记》，这是第一次。因资料的关系，在家以外的地方是写不了的。

昭和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写于强罗环翠

第十二章

一

昭和三年，我在《大宅壮一》的印象记中这样写道："大宅壮一和我是同乡，又是中学的同窗，并且也不知是何奇缘，连我们各自的妻子，也都出身在远离我们故乡的东北某地的同一座城市里。从去年的夏天到秋天，这两个家，住在像一只蝴蝶似的同样形式并排着的两所房子里，而且还在同一列树篱中，厨房门正面相对，简直让人苦笑不已。"这所房子就是高圆寺二二六号。（参照第五卷《后记》《上京记》。）

大宅在中学比我低两级，高等学校又是在京都上的，所以我们作为同乡同窗开始交往是在大宅来东京上大学之后。大宅刚上大学就结婚了。我曾写道：大宅"在大学就读期间的极贫困时代，做着铁道学校的夜校教师和其他工作，没有自己的时间，创作活动多半在电车中进行。他曾一边改着稿

子一边从巢鸭走到本乡的我的寄宿处来。”还写道：“我大学毕业时，大宅邀了石滨金作和我到他的陋室去，杀了一只鸡为我举行了庆祝宴会。为我的毕业而祝贺的，只有他一个人。”大宅上大学也比我低一个年级，但那时他已经成家。

与大宅是中学同级又是同村的小方又星，加入了比我们稍后的《新思潮》同人，主要写诗，曾当过大阪高等学校的教师，可是去世得较早。与大西克礼共译的格依耀[①]，是小方的遗著。

大宅还曾带他第一个妻子到过汤岛，与那个妻子分手时，大宅说要举行“离婚旅行”“绝裂仪式”让我吃了一惊。

在高圆寺的时候是他的第二个妻子。她患了肺病，死在下谷医院里。那时候我们已搬到了上野樱木町，离医院较近，因而在她病情恶化危笃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常去探望她。

二

做过我邻居的文学家，在高圆寺是大宅壮一，后来在镰仓的宅间谷有林房雄。也许有人会以为年轻时候的大宅和林君会是吵吵闹闹让人不得安宁的邻人，那就错了，两个人都很好相处。关于作为邻居的大宅我作如是说：

“去年，我家里有三个年轻女子。她们三个人都打心底里羡慕、眷恋着大宅的家。常常从我这里逃逸而去寻求他的拯救。于是便会从他家里传来在我的家中不曾有过的，她们那明朗的谈笑声。与去的时候不同，她们回来的时候，脚步轻

① 译注：Jean Marie Guyan (1854—1888)，法国的道德哲学家，著有《由社会学视点所见之艺术》(岩波文库)。

盈、眼睛栩栩生辉，变得爱说爱笑。然而这束大宅的花朵一投到我的家里，立刻便枯萎了。年轻的女子有三个之多，可我的家中却总是吹着深秋的萧萧寒风。大宅跟我说：‘没有家具所以你家才会寒气逼人。’我也对女子们说：‘那是因为没有家具的缘故啊。’可是，我这儿欠缺的并不只是家具。”

或许稍有玩弄词藻之嫌，但那是我的真实感受，也是事实。至于家具，大宅早就是拖家带口的人，应该有点什么。而我，在第六卷的《后记》中引用了的《四张桌子》里也提到过，我过着在啤酒箱上写稿子，在塌塌米上摆碟子的生活。

我甚至连墨水也买不起，有时得把瓶底约剩一分多的墨汁倒在浆糊盖里，偏握着笔使笔尖润湿着写作；有时得把刚从邮局送来的登了我的文章的杂志，卖到旧杂志店去换二毛钱，为了买盒敷岛香烟来过瘾。烟草已断了些时候了，抽那么一支简直有些发晕。诸如此类的事，我在《诗与散文》（全集第三卷）中拾掇了几件。《诗与散文》是瞎编，不过其中所写拿了报纸上连载小说的剪页去见高利贷者却是我尝试过的事。我曾在《中外商业新报》上连载过《海上火神祭》，稿费再三预支，全都断了。于是在报纸的《万事指南》上找到些线索，并且将自己的一本小说集卖给古旧书屋，换来的是到新宿高利贷者那儿去的电车车费。

“在新宿有点脏的胡同后面，她（我）在高利贷的门口坐下来，从怀里拿出那时某报纸上正连载着的加插图的小说剪页，和写有预定好了稿费的报社的信给高利贷者看，瞄了一会儿剪页，高利贷者说道：

‘似乎是篇很有意思的小说，不过我们没有受理过这样的

东西啊。’

‘就像这封信上也说的那样，月底确实能拿到稿费，我把这个作为抵押。’

‘值多少？’

‘我想借二百元左右。’

‘我想你最好去某个受理此类物件的地方。——若是家庭用具什么的放在这儿，倒是可以商量商量，可是……’”

我自以为是个好主意，然而高利贷者对此根本就不予理睬。

三

《海上火神祭》由逗子、镰仓的夏天的大海写起，一直写到江之岛的放灯笼。为了海水浴场的写生，我住宿在逗子的饭店或镰仓的海滨饭店。这与买不起墨水、烟草相矛盾。我这样的生活，自高圆寺以来到二十年后的现在似乎也没有改变。正写着这篇《后记》的现在，也是房租拖着，厨房费用欠着，满是借项。

可是，本来继逗子、镰仓之后打算写中弹寺湖，但没能筹集到去日光的钱，《海上火神祭》立马便完蛋了。也许即使去见了日光的场景，也怎么都挽救不了它，但是它或许不致于会失败到要从我著作中抹杀掉的程度。我也少有因缺少写作费用而没能成形的作品。

记得那时是诹访三郎出于好意替我斡旋，让我能在报上写文章，也就是说我给诹访丢脸了。另外，横兴利一对《海上火神祭》表示了同情。我从他那儿学会了在友人费尽心血

的失败之作中，发现出优点并进行称赞。但这事却难以真正地实行。

《海上火神祭》中有逗子和镰仓的写生，总之就这些，以后也想在什么上头活用活用，可终于没能归拢起来。《化妆与口哨》（昭和七年作，全集第四卷）的结尾第五回使用了它。《抒情歌》（昭和七年作，全集第四卷）亦可以看作是一部分《海上火神祭》的变奏。还有《南方的火》（全集第二卷）是从《海上火神祭》中挑出一部分而就的。《南方的火》与《篝火》、《非常》等既相重复，而且《海上火神祭》的构思里原来没有它，是迫不得已将它插进去的。

四

但是，总之那年年末我凭在报纸上发表小说的稿费搬到热海去了。就是说我在高圆寺的家里，从昭和二年的四月到十二月，住了八个月。大宅比我后来，也比我后离开。“同一树篱”中，大宅家和我家都是两层的房子，并排在北侧。前面有两所平房，我家前面的平房里住着德永，大宅家的前面住着竹田。二人都与我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曾到我家来下过围棋。那时常让竹田为我垫付急用的钱，竹田在别处买了房子搬走后，我曾还在某个大雨之夜为借钱去过他家，因为太受欢迎了，我没能说出钱的事就回来了。横光、片冈来访时常从我家二层的走廊上眺望竹田妻子洗衣服的样子。那人丰满的身形透着微微的暖意，散发出幸福的风韵。年轻的妻子被人俯瞰，脸红了。

前年，昭和二十四年秋天，日本笔友俱乐部受广岛邀请，

丰岛与志雄、小松清、小岛治男加上我四个人去看原子弹受害遗址时，有位带孩子的中年人到广岛车站来迎接了我。当时觉得似乎有点面熟，但没能记起来。妇人自称是曾在高圆寺的我家里住过的岸子。是往了一段时间的女佣人。可虽说是女佣人，我们反倒常向她借钱，她为了我们还去自己姐姐家借过钱。据说她家的房子现在在离广岛坐汽车花两三个小时远的地方，上头的孩子已上高等学校了。她在我离开广岛时还拿着礼品为我送行，把丈夫也介绍给了我。那时竹田也来为我送行。竹田与我年纪差不多，脸上却已长出了许多皱纹。那一次是竹田和岸子时隔二十几年的再会，我也是与自高圆寺以来不通音信的两人意外地相逢了。

昭和二十五年春天，日本笔友俱乐部在广岛开会，与会员二三十人一起去的时候，岸子仍来迎接了我。

五

热海的房子是小泽的岛尾子爵的别墅,在米仓旅馆旁边。因为是约定从十二月借住到三月，所以或许原打算冬天在那儿避寒，可是却把家从高圆寺搬了过去。

二楼有两间屋子，并不那么宽敞，但与专门为出租而建的房子不一样。有室内温泉浴池。无论就其温泉还是冬天的温暖而言，它在热海都是条件较好场所。院子里的土地都是暖暖的。在庭院的一端，像水开了一般的洞穴里还有热气冒出来。从朝南的二层可以望见大海。房租是一百二十元。昭和二三年的时候，一个月一百二十元相当于现在的不知好几万元，了不得的房租。我照例地欠考虑，这也太过分了。

全集第五卷的《后记》里多引用了梶井基次郎的书信，仍是在梶井的信里，他还提到了我在热海的家。



昭和三年三月二十日，由伊豆汤岛温泉汤川屋内寄给仲町贞子的信。

……二月十七日正好是我的生日（说是生日，我却从前夜就不能入睡，这天早上起了个好久不曾有的早床，打算做点什么好事情，一想幸亏起得早，可以去热海，便飘然坐上了汽车。到热海只用三个小时就行。

热海有去年在这儿认识的小说家川端康成在（我跟你说过今年元月也去过一次的事吗？），我就是去他那儿。

我在川端先生家里叨唠了很长一段时间。

热海是个暖和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樱花、木瓜花正盛开，海蔚蓝蔚蓝，可以看见大岛，可以看见大岛上那每天都喷着烟雾的山原山。

川端先生的家在别墅地带，那附近有为了散发温泉的水汽而竖起来的几个烟囱。它们常常像被棉花包着似地发出“啵、啵”的声音，喷发出水蒸汽来。有趣的是，这些烟雾与云彩一样，阳光照耀下是雪白，而到了黄昏，因天光反射的缘故又变成一片晚霞。以湛蓝的天空为背景，眺望这些白烟映衬着太阳的光辉在急速升腾，再也没有比这个更让人觉得温暖，让人感受到热海的特点的了。屋子的地板底下有送温泉水的管道通过，使房子里暖上加暖，简直像温室一般。我

每天都过着逍遥自在地晒着太阳、与川端先生下着围棋的日子。……

梶井从我家上东京后，竟在那儿住了三个星期之久。回到汤岛还是发高烧了。那时藤泽桓夫也在汤岛疗养。梶井将仲町送的蛋糕“分了一点给来汤本馆的朋友。那个人叫藤泽桓夫，北川（冬彦，川端注）也通过横光而认识他。此人最近在东京喀血住院了（据说这次住院是北川和横光一道用汽车送去的），他来这儿是为了住院后的疗养”。

六

根据寄给仲町的信也可得知梶井于元月和二月两次到我热海的家里来过。还能从其他三四封信里看出他元月来时的情形。

昭和三年一月二日，由伊豆汤岛世古泷汤川屋内寄给淀野隆三的信。

……汤岛的新年颇为清静。元旦一整天天气平和，是个很好的元旦。今天早上开始下雨，可到下午就停了。看样子似乎不会变得如去年那般冷。昨天下午来了个大学英文专业三年级学生，这人与我中学同期。决定明天和他一起去川端先生所在的热海。是这样的：这人与川端先生有很近的亲戚关系，中学时代还一起在共同的叔叔家住过一个夏季。然而即使如此，他也没能与川端先生变得亲昵起来。他近年来开始倾慕起川端先生的小说—— 这么说，也并没有要当小说家

的志向，是个兴趣主义者、一介英文学究罢了。—— 十一月，他也来了汤本馆，然后便来探访我，还说这次顺便想见见川端，于是决定与他同行了。十一月左右给川端先生发过一封信，后来还收到了他夫人送来的苹果，而最近热海又寄来了迁移通知，上面还说："这儿暖和，一定来一次。"所以原打算元月份去的，那也是想你若来了就一道去那儿，因而万没想到会在三号的时候去。……

二月二日，由伊豆汤岛温泉汤川屋内寄给北川冬彦的信。

……今年元月八九号的时候，其实我上东京了，那是去热海拜访川端先生后回来时，为到东京去只需一元一角多的低廉旅费所诱惑而进京的。……

二月十五日，由伊豆汤岛汤川屋内寄给川端秀子的信。

……汤岛也没什么特别不一般的事。已下了三次雪，其实很冷。由热海那样温暖的地方到潮乎乎的东京，再回到此处的寒冷中来，不由得十分怀念您家里那向阳的套廊，怀念那翻涌着白色蒸汽的蓝天了。据说今天武野（藤介，川端注）去您那儿了，是吗？

还有，那个小偷怎么样了？跟朋友们一说，大家没有不为那著名台词而喷笑的。开始以为是我，以为我为找斗篷而到了枕边来，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自己很受不了那想象中的我。就这一点，我也认为那小偷可恶。

在汤岛，我自己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倒是听阿种（汤本馆侍女，川端注）说，上个月十一谷（义三郎，川端注）先生来汤本馆了。

听说他说要去下田的什么白滨，去打听那村子的事，要写那些事情。……

三月十七日，由伊豆汤岛世古泷汤川屋内寄给川端康成的信。

拜启。又是很久没写信了。在东京玩了很长一段时间，二天前回来的。藤泽现在也来这里了。……

在东京，与《青空》的人们、武田（麟三郎，川端注）等——想见的人都见面了，可大学里的人正在考试，玩得不很痛快。……还见到了大宅（壮一，川端注）。据说大宅前几天夫妇一同来了汤岛，却因社里的事安排不来，只住了三天就回去了。好像是下到汤本馆的浴池去时从阶梯上跌下来，腰部伤得厉害。在东京见到他的时候，他还痛着。

东京的人们大都很好。新人会的浅沼、武田等马克思主义者更是精神饱满、活跃。藤泽昨天也说："精神爽快了。"除了生着病，他的心情似乎还蛮愉快，带了许多书来，正在用功。还有大塚（金之助，川端注）也来了，看样子又会有些争论。

藤泽表扬了我登在《近代风景》、《文艺都市》等上面的小说，并且对我想在今年之内写五十个这样的短篇表示了鼓励。可是，不管怎样，我想写的内容全都很暗淡，恐怕还没

写到一半我就要被那黑暗所吞噬掉了。

您的健康怎么样？我想热海从那时起就该变暖和了。东京和汤岛是化雪解霜、难得见阳光，看到的尽是些阴郁的风景。想到这个便觉得只有热海才是真正的别有洞天。非常遗憾没有听从您设法在寒冷的时候去您那儿的建议。那个剧本您已写了吗？还有您已经着手那个长篇了吗？我带着极大的希望期待着它发表的日子。不禁想到，谁都在期待着它的问世吧。祝您早日完成大作。……

三月二十六日，由伊豆汤岛屋内寄给川端康成的信。

拜启。这里也逐渐暖和起来了。今天雨停后赤着脚去了汤本馆，感觉很好。钓鳟鱼总钓不到，村里的年轻人来帮我钓了，也没钓到多少。现将它们包在小包裹里和信一起寄给您。与往常一样是极其微薄之物，敬请笑纳。那年轻人钓这鳟鱼，刚把线拉起，就有一只水鸟直冲下来，两相碰撞，鱼钩嵌入鸟的羽毛里。这边唯恐线被弄断，那边则是一个劲地要逃命，终于水鸟败了下来，变得奄奄一息。可是据说将它在一旁放了一会，就又恢复元气，钻到岩石间跑掉了。那青年像钓晴蛉似地操纵着水鸟的图画，想想都滑稽。

鳟鱼之礼很是微薄,所以再添上以上这则关于它的逸事。

……回来后没能写什么小说。我想只要情绪好，渐渐地会写下去的。和藤泽商量了最近吃蛇的事。蝮蛇、菜花蛇、黄颔蛇等等，已委托了村里人，近日应能到手。不用说是干蛇，到樱花开的时候，活蛇也该出来了，正想象着发现多少就杀

多少，吃多少。

您在热海住到什么时候？想着您说不定这月就搬走，所以有些担心鳟鱼的邮包是否能在那之前寄到。

去年的这时候，下雪天里还特意跑到您住处去下围棋的那个大爷，前些时候又来了。从让六目到七目到八目到九目，一路把我杀得落花流水，信心消失殆尽。他还说去热海和赤木下过让九目的。而我被他都杀得这样，觉得和您下让七目棋其实也下不了，有点悲观。另外，成天下着这样郁郁闷闷的围棋，简直把人的头都弄大了。

一月二日寄给淀野隆三的信里提到的我的亲戚。那个学生名叫小西。他后来做了四国高等学校的教师。梶井和小西一起到热海来后，一个人留了下来，似乎一直住到七八号。

二月十五日寄给川端秀子的信里出现的“那个小偷”就是在梶井住这儿的时候溜进来的。我在床上还没睡着，听到旁边屋子里有脚步声，还以为是二楼的梶井下来了。这时，卧室那头的拉门悄悄地打开了。我屏着呼吸一边想：梶井真奇怪，是想偷看人家夫妇的卧室吗？还是要进来呢？所以梶井在信里写道：“开始以为是我……我自己很受不了那‘想象中的我’。”我一看拉门那边才发现进来了一个连围裙都像在米店的粉末里搅过似的小子。他搜了一下挂在拉门上框的斗篷内口袋。我想，斗篷要是被拿走了就糟了。那小偷正要从床那头到放枕头的这边来时，突然和我的目光相对，冒出一句“不成吗”便一下子逃了。随着对方的逃窜，我也追到了大门口。也许大门以前就取下了钥匙，小偷在米仓旅馆旁的小路

上打滚似地跑掉了。妻子因为这些响动，也跳了起来。

叫道："梶井、梶井。"可梶井却老也不下来。据说是害怕。妻子说梶井是胆小鬼。

梶井信上提到的"那著名台词"就是"不成吗"这句话。小偷似乎以为我睡着了，没想到被人睁着眼瞧着，所以吓得一哆嗦，不禁脱口而出"不成吗？"便逃跑了。我从小偷开拉门起就看见他了，那时不怕，后来却怕了。小偷是从厨房的天窗进来的。只被他偷走了斗篷里的钱包。

梶井在昭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写给中出丑三的信里也写着："去年开始学会下围棋了。……围棋老师是新感觉派的川端康成先生，不过我的棋风有着厚重沉实的哥特式建筑的风格。"他写给我的信大多有围棋的事。三月二十六日信上的"觉得和您下让七目的棋其实也下不了，有点悲观"作为论据，他写道：被汤岛的大爷"从让六目到七目到八目到九目，一路被杀得落花流水。"那大概就是浅田老人了。"他还说去热海和赤木下过让九目的。"那时也许浅田老人也来我家住过。赤木就是赤木四段，当时是二段，在热海大通的海岸附近有围棋教室。浅田老人下围棋不讲章法，欺软怕硬。赤木现在在伊东的聚乐所。热海的聚乐所被烧以前，我常请他与我在那儿的旅馆里下棋。这是昭和十年前后的事。

二月十五日寄给川端秀子的信里，梶井提到十一谷义三郎经由汤岛去白滨，我觉得我好像也听十一谷说过去白滨的事。白滨是个共产式的部落，是个免税村。十一谷对此抱有兴趣，想就此进行调查。但没有写成作品。那时，十一谷大概是住在下田，不过我无法确定那是否成了他创作《唐人阿

吉》的契机。

十一谷是我学生时代的围棋对手，我不停地给他下挑战书，让他远征到汤岛、热海来。十一谷回答着就来就来，却始终没有来过。

在此抄录一封十一谷写来的回信。

日期是昭和三年二月四日，十一谷的地址是本乡弥生町三翻地四十七。

来信已拜读。接受挑战、决不逃遁，近日即出征。你做好心理准备等着吧。

镰仓有个要见的人，打算先到尊兄处，回来再顺路去那儿。等此人来信便出门，最近拍电报通知你。

谢谢你读了拙作。那个作品总有点让人惭愧。本来还有续集，可我没有去勉强拼凑已把它抛在一边。我对自己发表在《太阳》上的作品稍微有点自信。那里面写的是一个男子告别无产阶级文学而深入社会底层，去创造一个新的、理想世界的故事。发表在《中央公论》里的小说是打算塑造一个虚无主义者形象。《太阳》停刊了，真没劲。准备给《中央公论》写这次去下田调查的共产村的事。若发表了，帮我读一读。

我觉得横光的争论只不过被文坛的表面倾向所迷惑。将新感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我想就像把鞋子和帽子放在一起来论其高低。不止这样，简直就像是把它们凑在一起估价。真担心他会执迷不悟。

我不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但自以为自己拥有双倍于人

的正义感和反抗心以及对理想社会的憧憬。调动自己的感觉，用理性的目光来审度，踏实而清新地把这些表现出来，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没有感到有丝毫矛盾之处。横光的真正意图不也是在此吗？若是这样，我想争论是没有必要的。应该不断地拿出作品来，用作品表现自己的主张。感觉若单单停留在感觉的层面上，谁也不会长久地佩服。这是极明白的事。假如横光的作品要能把握住“内容”我想会很出色的。而这“内容”若是共产主义，无产派们会惭愧死去。然而想通过感觉来看共产主义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共产主义存在于感觉之外。我比较喜欢横光。不过那种似非而是的议论最好还是省省。发那样的议论不会成长，没有比不成熟的人的议论更滑稽的了。横光确实有个性。发挥其个性我想对任何人都是好事。到我这儿来的人都说横光走到头了，我相信没那回事。

还听到传言说尊兄转向神秘主义了。我不信。依尊兄的天份，是不会陷入那么狭隘的东西里去的。凭义气我也无法考虑神秘主义是尊兄唯一的世界。即使是《梅之雄蕊》也不错。那根本不是神秘。即便是《文科大学生的爱情》我也喜欢。那也不能认为是神秘。若说马特尔林克等的作品神秘，倒也能明白。将尊兄也推入神秘主义的行列，对这种念头我觉得莫名其妙。这么说来，最近怎么没怎么见到你的作品？围棋技术得到长进挺不错，但我希望你多写点。没有思想的作品已经落伍了，可思想也并不只限于共产主义。即便是关于优生学的争论里也或许蕴藏着新时代的思想。真希望出些作家，他们能毫无勉强之处地、清楚明白地表现共产主义也行——他们已确实明白了的地方。半瓶子醋没劲。前些日子读

了罗扎·卢克森布尔格的信，让我极佩服。伟大的人物是不会迷惘的。自己却还仍是迷迷糊糊的，不可能写出好作品来。

我相信你没有迷惑。横光是不是有点迷惑了呢？对此我有些不安，可我对你没有不安之感。所以，一个接一个地写出作品来给我读吧。任何时候我都会为你捧场的。

话说，我对片冈的作品不太有感觉。片冈确实是迷惑了。迷惑得像时下的大学生。将自己的迷惘照原样写，我觉得其结果是不清新的。迷惘的方式无论怎么新，那样程度的作品不能被认为是好的艺术。不管他怎么关心无产阶级，那看起来也只能是知识分子的兴趣而已。片冈是否太拘泥于文坛了？始终从事评论工作，所以会更容易变成那样的吧？如果放弃评论，默默地埋头创作，也许他会是个可以写出好作品的人，若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到了布尔乔亚式的不安，那么难道不是应该断然改造自己的生活，然后投入到创作中去吗？关心无产阶级，可是如不成为无产阶级就写不出真东西来。半途而废只能写出半途而废的作品，然而那样的作品对人生有何意义？

片冈具有对作品的出色的鉴赏力。但他似乎不是拥有主张共产主义及其他主义的信念的人。也就是说我认为片冈不是主义的人。在这点上，我既感觉到他的矛盾，又觉得也有他的长处。

我想他应该不要主张任何主义而是默默地创作下去，如何？我不知怎么看着他都觉得痛惜，甚至担心他是不是会把身体搞垮了。

石滨太可怜了，听说他的第三个孩子又出生了。学校里

也不愉快。那么老实的人世上少有。而且还爱操心。想安慰安慰他，可他又没做什么实事。想跟他说你埋头干真正的工作吧，又觉得让人不忍心而说不出口。年纪轻轻地一边做着三个孩子的父亲，一边想着文坛的事，其实很不幸。我也想为他尽点力。

少有地写了一番大道理。或许是因为写给尊兄，所以才会想起写这些事。连续打了二十着“劫”，结果弄得有些生死不明了，再见。

对十一谷而言，这是封少有的信。

横光、片冈等与十一谷交住得不是那么亲密。

八

我为昭和三年五月号《文章俱乐部》编集的《作家的日记》，写了我在热海时的某一天。

三月三日

早上正泡在温泉里，友人三明（永元—— 注）夫妇带着孩子来到。是从越后回来。

正住在不二屋旅馆的菅忠雄夫妇一会儿也来了。说佐佐木茂索今天早上已回镰仓。

麻将牌友来了个三明，真可惜。初次见面的菅和三明坐在二楼的廊沿下聊麻将桌上的功名成败。在我听来不知所云。下午去管的旅馆邀他上街了，他们也不是去伊豆山、或纲代海岸的散步专用场地那么远的地方去散步的人。便在街上转

了一圈，看了看法院派出所的仙人掌后就回来了。那些仙人掌比我还高。温暖的国度。三明惊骇道：越后雪深五尺而热海却是五月的天空。夜，在菅的旅馆，我也以怪兮兮的手式上牌桌充当了牌友。石滨金作约好了来的，却终于没有来。

多数时候是我邀客人来，或客人自己来，林房雄也曾带了村山知义来过。在酒馆里喝完酒，半夜来到。还说差点给逮起来了，是逃到这儿来的。两个人都没带钱，我家里也没钱，所以既不能去喝酒，也没法回去。横光利一过来了，便让他掏火车票钱，三个人回去了。

林君和村山在时，去过一次朝鲜料理店，我在《死者之书》（全集第二卷）里写到过那家店。就是在那时看到了那个自暴自弃的名叫千代子的少女的醉态。

那时的创作描绘了热海的短篇除《死者之书》外，还有《茶花》（全集第二卷）《杀女之女》（全集第二卷）等。《茶花》里描写的葬礼是在多贺看到的。

然而我的创作低谷期从高圆寺延续到热海，都到了收到十一谷的鼓励信函的程度。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时的我真是难以说清。

九

一百二十元的房租是付不起的。就像三月二十六日梶井寄给我的信里也写的那样：“您在热海住到什么时候？想着就在这个月。”可是拖欠的房租处理不了，没法动弹。拖拉到了五月。也许米仓方面见没辙，就请了一个代言人做中介。事情还是说得很稳妥的，说是四五月的房租就免了，拖欠的部

分以后交也行，总之先搬出去。我于是搬到了大森。也不知是拖欠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的房租，后来后鸟尾子爵家也没来催，我也就没付。至今为止只有在热海这一次是欠着房租就跑了。在此之前，从没在热海或别的什么地方赖过帐。

去大森，是因为尾崎士郎在那儿。行李让搬运公司处理，我们住到了大森饭店。搬家的事全委托别人办了。

大森饭店在山王台的里边。坐落在铁路沿线的高台的望翠楼饭店，我是以前就常带了工作去那儿做的。

昭和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第 十 三 章

一

《再婚者》在《新潮》上从昭和二十三年第一期到第五期连载，然后隔了两个月，到第八期为止共连载了六次。直到四年后，在昭和二十七年《新潮》的第一期上才写完。

昭和二十三年连载时，我曾以《再婚者手记》为题，这是一个失误。作品中的我并非再婚者。妻子是再婚，而我只是初婚。因此省略了“手记”，仅用《再婚者》。

昭和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在给昭和二十三年的《新潮》第二期写连载第二回的时候，横光利一死了，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难以继续写作。继而昭和二十三年三月，菊池宽也死了。

正在写《再婚者》的时候，遇到了这两个人的死，这就让我总是能想到这篇作品。

这两个人的去世，和昭和十九年片冈铁兵的死、昭和二十年岛木健作的死、昭和二十六年林英美子的死，还有最近久米正雄的死，恐怕都是和战争的危害有关吧。还有织田作之助、太宰治、宫本百合子等人的死，失去了他们就像文学支柱的坍塌，失去了文坛的核心一样令人痛惜。

我从战后不久，由于镰仓文库出版社的关系来往于东京，二三年间没能出作品。《再婚者》是战后第一次稍长一点的连载。但是，每回续着写十几页稿纸，给《新潮》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连载了六次就停了。从那以后，《新潮》的菅原有机会就不断地催促我鼓励我，到三年后的昭和二十六年末，我一直没能接着写。可我决定把写过的东西大体上整理出来，写了五六十页稿纸的结尾。这就是昭和二十七年新年号上发表的《女儿结婚》。

如果昭和二十三年继续往下写的话，《再婚者》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我自己也怀疑作为《女儿结婚》发表的部分，和作为《再婚者手记》发表的部分，是否能够很好地衔接。如果像昭和二十三年那样慢慢写下来，就一定会带有心理上的阴影和曲折，作品也一定写得更长。到结尾时也会产生自然告一段落的感觉。

二

镰仓文库出了一本叫《欧罗巴》的杂志，根据来自法国的通信和特约提供稿源，是只刊载译文的月刊杂志。当时，我们买不到欧洲的杂志，版权也处于封闭状态，所以《欧罗巴》就起了一个小小窗口的作用。从《欧罗巴》刊登的一句

散文诗上，我想起了《再婚者》。诗人是谁，诗名是什么已经忘记了。当然它不是歌吟结婚或再婚的作品，而是一首歌唱死者的诗。《再婚者》的计划里，我想更多地写时子的前夫，也就是死者，或者深化过去的死者和现在的生者之间的关系。和最初的想法比起来，这篇小说写得简单了。

这部作品没有人物原型，作品中的我不是作者的我。

但海棠寺里的海棠树等则是我亲眼所见。海棠寺即妙本寺，因为有棵硕大的海棠树，也就被称作海棠寺。可那棵著名的树在我写这部作品时已经枯死了。那以后光则寺的海棠就成了镰仓第一。我看着光则寺的海棠，回想着妙本寺里那棵死去的树，写下了我的这篇作品。光则寺在长谷，离我家很近。那棵海棠也是不错的，但远不及妙本寺里那棵著名的树。

三

《舞姬》是从昭和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到昭和二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在《朝日新闻》（东京、大阪、小仓版）上连载了一百零九回。寒冷的三个多月，没有生病，没有停载，写完后也没有感到疲劳，这对我来说差不多是最好的了。

但是，一天总得写一回，就老有被人催着似的感觉。没有调查的时间，也没有思考的余地，感到极不舒展。比如说，品子去和后伊豆的香山见面，写到她去伊东站乘公共汽车时，小说就结束了。而实际上，在小说开始的二三十回里，品子就应该去后伊豆见香山的。但我不能积压着连载不写，去后伊豆看看。由于我没能去成后伊豆，小说里的品子也就没去。

所以品子的主要恋爱情节始终没写出来。而本应该是次要人物的母亲波子，到变得像个主要人物似的。我一直在等待着品子去伊豆的机会，情节还没有充分展开，就到了预定结束的章回。在结尾前的十几行，才勉强把品子带到了伊东站，对于作者的我来说，这也总算是一个安慰。可以说品子的《舞姬》，是从小说结束时才开始的。

我没能写出芭蕾舞的练习和演出。友子本该在浅草跳脱衣舞，但我也没有时间去看那场脱衣舞。

我虽然习惯于没准备地工作，但这种懒惰和放纵，在报上写小说连载时特别容易带来麻烦。像在《朝日新闻》上写连载的事，很早以前就说好了，但事先准备这样的事情我做不来。这样，我也就无法轻松愉快地写作。结果就弄成了《舞姬》这样的作品。

四

关于我的芭蕾舞知识，大部分是从芦原英了的著作和萨菲尔女士的《芭蕾读本》中得来的。也参观过一二次东勇作和小牧正英的排练场。佐藤泰治所画的插图中，品子的模特儿是小牧芭蕾舞团的日高惇小姐。小说中的品子和日高小姐当然没有关系。东宝电影公司拍《舞姬》时，据说最早也是计划由小牧芭蕾舞团的出场，品子的角色由日高小姐来演。我虽然对没有电影经验的舞姬怀有兴趣，但后来改为由谷桃子芭蕾舞团出演，冈田茉莉子被选中担任品子的角色。

波子的家是以北镰仓的蒙古菜馆好好亭为原型的，佐藤泰治对小说的场所逐一作了忠实的写生。而人物则没有什么

模特儿。

《朝日新闻》社学艺部的泽野久雄对我的这个工作非常同情，始终为我尽心尽力。确实是由于泽野的支持，我才能够坚持写到一百零九回。

我的《舞姬》是在狮子文六的《自由学校》之后登载的，在《舞姬》之后则是林芙美子写的《饭》，连载到一半，林女士突然去世了。

五

我写《舞姬》的原稿时使用的是旧假名的拼法，但我已知道发表时将被改为新假名。而文中的汉字则是按照当用汉字的限制来写的。限制以外的汉字我尝试着一个也不使用。只有沙羯罗、须菩提等佛教名词例外。我打算在这部全集中，《舞姬》仍旧按照当时发表的样子用新假名拼法。可看到校对本时，我才发现被改成旧假名了。似乎是新潮社的出版部或校对部为我改的。再要把它改回来就太麻烦了。而且考虑到全集已出版的部分都使用旧假名拼法，所以我也就决定按校对本来办，简体字也改为繁体印刷。想要补充的是，我的《舞姬》按简体字、新假名拼法和限制汉字来出版也未尝不可，《朝日新闻》社版的《舞姬》就是如此。

六

《舞姬》电影的导演是成濑已喜男先生。十几年前成濑先生也曾导演过我的《浅草的姐妹》（全集第五卷），在电影上改名为“少女之心三姐妹”。在东宝前身 PCL 的时候，三姐妹

是由细川千鹤子、堤真砂子和梅园龙子扮演的。由此缘分，PCL 的摄影所长森岩雄请我写取名于柴可夫斯基《花的华尔兹》的舞蹈片剧本。和《少女之心三姐妹》同样，由成濑先生导演，堤真砂子、梅园龙子连袂登台。我尝试着以小说的形式来写这个剧本（全集第十卷）。

我在昭和十一年的《改造》第四期和第五期上连载了《花的华尔兹》，后面的部分也在其他杂志上写了一些，但没能写完。直到现在仍是这么搁着。我有不少未完成的作品。可我的小说总的来说，有一种总像是没有结尾，又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算结尾的风格。但是，《花的华尔兹》却有所不同，这是一部有结构的作品。我考虑过在电影开始时由星枝和铃子跳“花的华尔兹”，结尾时再跳一次来作为呼应。所以我想借出版全集的机会来把它写完。从作品的年代看，在第六卷到第八卷之间就应该收进这篇，但一直拖到第十卷，仍然没能写出续篇。十年以前的作品确实续写不易，而突如其来的收尾又实在是令人挂念。我想再找机会把后面的部分补写出来。

作品中的横滨港和外国航线上的日本船现在已经没有了，它只能引起我对往日的追忆。

七

在《化妆与口哨》（全集第七卷）里也出现了舞蹈家西住夫妇。《化妆与口哨》在昭和七年《东京朝日新闻》的晚刊上连载了四十二回。我在《朝日新闻》上发表过两篇小说，即《浅草红团》（全集第三卷）和《化妆与口哨》。

在《化妆与口哨》里有岩崎先生的子安农庄、上野站和镰仓的海滨饭店等描写。我那时开始养长毛牧羊犬。子安农庄的牧羊犬是和松坂屋的芝山美代加夫妇一起去看的。草莓的季节，我在上野公园后面住时，连上野站附近的陆桥下有五十二条线路都清点过，并写进了作品。当时上野站刚建好。我写《海上火神祭》时见过的海滨饭店，也写进了这篇作品。另外，法国小提琴家舒尔曼·卢内曾来日本，在他的告别演奏会上，和宫城道雄的古琴合奏了宫城的《春之海》。这些也都在《化妆与口哨》里写了。

昭和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

第十四章

一

《名人》的来龙去脉在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昭和十三年我在《东京日日新闻》（现在的《每日新闻》）和大阪的《每日新闻》上，写围棋国手本因坊秀哉的引退纪念对局观战记时，我就想什么时候试着把观战记改写成小说的形式。这里所说的小说形式，指的是要把它写成“自己的”一个作品。因为，在观战记里为了吸引读者写了许多花哨的文字，伤感也过于夸张了。另外对局中的纠纷等等在报纸上也不宜披露。

特别是，这次围棋赛从六月二十六日开始到十二月四日结束（其间因国手生病休赛了三个月），总共下了半年。观战记是从七月二十三日起由晚刊连载的。也就是说，观战记并非写于对局结束之后，而是在胜负未分的对弈中写的。所以我必须边写着棋手的事，在下一轮比赛前再和那位棋手见面，

如此反复多次。再加上外行的悲哀，免不了对围棋有似懂非懂的弱点。本来意义上的观战记是以棋和棋手为主，记者为辅的纪实性作品。观战记是否成功，取决与记者对围棋的尊重和对棋手的崇拜。记者感动了才能真正地抓住读者。我的观战记非常成功。十几年后的今天，不少人对我的观战记仍然留有印象。当时我酷爱围棋，对围棋界的消息动态也抱有兴趣。观看比赛不仅仅是出于我的好奇心，而且是热情涌流。在棋盘边看了十四五轮的续赛，仔细记录了棋手的风度、表情、动作和言谈。以此为材料将观战记连载了六十多回。一回刚好三页半稿纸，和在报纸上连载小说字数相当。正因如此，这篇观战记也成了极其详细的记录。

小说《名人》保存了那些记录，还有根据笔记补充的材料。从对奕的时间、天气、房间的格局，以至摆放插花的地方都有忠实的描述，整体上说是篇记实小说。正因为是记实的，我对这本《名人》才感到满意，对我来说是一本没有前例的作品，对文坛也是如此吧。

作为小说，它记实的成份多了，而作为记实，小说的成份又多了些吧。关于棋手的心理描写则完全是我的推测，一次也没和本人确认过。天气的写法也同样属于小说创作。我想我要是精通围棋的话，就更能明白棋手的心理。把观战记改写为小说时，曾打算请职业棋手和与围棋相关的人给予各种指点，但到底也没那样做就过去了，今后或许会根据内行的忠告来修改我的小说。

二

《名人》正如题名一样是以国手为主的，对手大竹七段为次。作品中只有大竹七段和《日日新闻》的记者使用了假名，其他人全用真名。国手也当然用真名（艺名）。毫无疑问大竹七段就是当时的木谷实七段。国手使用真名对木谷七段使用假名，并没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我感到小说免不了多少会给作品中的对弈者带来麻烦，因此，着手写时已故的国手即如实地使用了真名，而木谷七段则用了假名。

我没有打算把《名人》写成秀哉国手的传记。我只想写好在国手引退战上所见到的国手。由于在这次比赛后国手就去世了，所以我想写到他去世为止。但在作品中，国手的死写得比较简单，今后也许有时间补写这一部分。

《日日新闻》的围棋记者是三谷和鸿原。对于他们没必要使假名。三谷和鸿原在观战时给了我各种关照，使用他们的真名表示感谢之意。当时《日日新闻》的学艺部长是久米正雄。记得副部长大概是黑崎贞治郎先生，在引退战时担当了重任。

这部《名人》如下所记，分三次刊载，大体上算是写完了。

《名人》　　《新潮》　昭和二十六年第八期

《名人生涯》　　《世界》　昭和二十七年第一期

《名人祭祀》　　《世界》　昭和二十七年第五期

这已经是和观战记相隔十三四年后的事了。那期间我几次尝试写这部《名人》都没有成功。

三

第一次是昭和一十七年八月《八云》第一辑上的《名人》。当时我从事《八云》编辑的工作，而自己的稿子却没写完。在热海箱根一带转来转去，落笔滞涩。曾受过小山书店《八云》的负责人加纳正吉君的鼓励。这个《八云》上的《名人》在写序章时就中断了。它收入了全集第十卷。但因《八云》上的《名人》片断，全都并入到了这一卷的《名人》里，我想也可以从我的作品目录里抹去它的篇名，如果要保留的话，就应改为《名人抄》了吧。

第二次尝试是在《日本评论》昭和一十八年第八期、第一十二期和昭和一十九年第三期上分三次连载，也是没写完说就中断了。作品名为《夕日》。《夕日》写到国手在箱根对弈时生病住院的时候为止，也没能写完。《夕日》也全部吸收进了此卷的《名人》中，成了没用的草稿。

《八云》的《名人》和《日本评论》的《名人》都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执笔的。在战争中还执笔在《文艺》上连载了《故园》，同样未完就中断了。我想找机会再把它写完。

第三次尝试是昭和二十二年第四期《世界文化》上的《花》，这次是想写国手之死。但同样没能写完。

第四次是《改造》昭和二十三年第一期上的《寡妇》。这个短篇是写秀哉国手的遗孀的死。此文没被收入《名人》。

另外还有在昭和十五年《围棋春秋》第八、九、十期上连载的印象记似的《本因坊秀哉》，但也只是开了个头。

在这卷《名人》之后，把到国手去世为止的那一段添写

一个补遗的话，《花》、《寡妇》、《本因坊秀哉》等做为草稿素材还是有用的吧。

《八云》的《名人》、《花》、《本因坊秀哉》的开头写法，和这部《名人》的开头写法风格是一致的。连着两次写出同样的开头，可见我对此题材的执着，它类似于一种纪念。总之，令人欣慰的是在此《名人》作为一部作品业已定形了。了结了由观战记以来的宿愿。想起来也真是不可思议，从昭和一十三年到今天的十三四年间，到底什么时候写《名人》对我来说才能写出最好的作品，作为作者我也说不清楚，昭和二十六七年时总算写了出来。我想决不会再一次回头来写这些素材了，当然或许还会写一些补遗之类的吧。（注：写完《后记》之后，在昭和二十九年《世界》第五期上写了补遗《名人余书》。）

四

昨天在《读卖新闻》晚刊上看到汤川秀树博士的谈话。"归国的感受？美丽的景色，美味的菜肴、脏乱的家和人们的喋喋不休。"博士说，"对胜负的关心超过了对奥体匹克的关心。"对这些话我先是吃惊，继而感到了愤怒。"日本人的一喜一忧的表现太强烈了。高尚的人是不这样做的。不要什么都是奥林匹克。木村和大山怎么样？日本画坛的水平怎么样？""日本人当初就想当然地认为竞争的世界是毫不留情的，硬要严厉地约束竞争者，我甚至认为是残忍的"。

我的观战记还有这部《名人》，可能确属汤川博士所说"程度太强烈"一类吧。《名人》已比观战记的程度缓和多了，

他们没有从观战记的伤感夸张里摆脱出来。以前播音员哭着播放游泳选手古桥失败的消息，这确实成了批评的话题。

我在火车上和美国人下围棋，把毫不起劲的感觉写进了《名人》。吴清源九段在日本施展他棋艺才能的事也写进去了。但是，围棋这个东西表现了日本人的什么呢？桥本八段和高川七段在本因坊战的比赛时，我在报纸上看到单单日本人就有五百万对那场胜负感兴趣的报道，外行看热闹的暂且不谈，只有日本才有的职业棋手们的才能到底是什么呢？

五

为助于理解《名人》在作品后面增添了棋谱，棋谱的版权属于棋手和围棋赛的主办者，我权且借用。

我在秀哉国手引退战之后只写了一次观战记，当时胜了名人的木谷七段（当时）和从高原疗养回来的吴六段（当时）之间举办三轮比赛。我在木谷七段执黑先行的第二局上，担任《东京日日新闻》的采访，这次共连载了二十天，第一局的观战记是半岛与志雄氏写的。因为第一二局都是木谷七段取胜，第三局就没再下。

由于我写国手引退赛观战记的功劳，日本棋院授于我初段称号。

《少年》的作品本身就是解说，因此没必要再解说了。因为保存了过去像草稿一类的东西，试着使用那些材料来写作品。编辑全集是一个契机。

《少年》在《人间》杂志的昭和二十三年第五、八、九、十、十二期和昭和二十四年第三期上分别登载，昭和二十六

年四月在目黑书店的“人间书选”第四本的《少年》上，共同收录了《十六岁的日记》、《伊豆的舞女》。收入全集时，我又加写了第十五章，是将近二十张稿纸的清野的信。《少年》在《人间》上没写完，要是继续写的话，“清野的信”之后或许还能再写点什么。

过去的旧材料旧草稿试着整理了一下，但我想也许不宜在现在公开发表。可是无论如何它们已被编入了全集。

七

这卷里的《名人》、《地狱》、《来自北方的海》、《晃动的玉坠》等作品没有出过单行本，因此，这卷也算新作集。

《晃动的玉坠》的由来是银座的古董商山冈铁兵卫晃动着玉坠时发出的声响，让我感到了兴趣。很快就写出来了。但想不出好的情节，《晃动的玉坠》似乎没有充分地发挥。《晃动的玉坠》写完之后，我又去看了山冈收集的勾玉，可是没有买。我反复鉴赏看勾玉时，山冈向我介绍了勾玉。可我没把它写进《晃动的玉坠》。在《日本美术辞典》里能够查到，作为只有日本和南朝鲜才有的勾玉，引起了世人瞩目。

八

昭和三年五月间我从热海搬到大森的事在全集第十二卷的《后记》里写了，但翌年昭和四年九月我又搬到上野的樱木町。

在昭和四年《文学时代》第十一期上，我以《上野樱木町》为题，登出了搬家那天的日记。

九月十七日—— 从昨天早上就肚子痛，一泻到底。前天不知何故，一直觉得口渴，喝了三四杯冰水和凉瓶里的水立刻遭难。月初十天前后，在伊香保阴雨多雾而且运动不足，又吃了老乡的糙米饭，那时就引起了消化不良，早就应该注意了。

一只手按着腹部，强迫自己给《近代生活》写了十页的稿子。下午约好去《文艺春秋》取稿酬，但没爬起来。傍晚，喝了粥和汤，勉强乘车外出，到了大阪大厦的地下彩虹餐厅，看到有大草实君的留言。又去文艺家协会，大草和山本有三正在下将棋。领到了小说稿酬。正在银座吃饭的石滨和横光说好来要来了，但感到不舒服没等他们就回了家，途中在银座碰到坪田胜和寺崎浩，也没好好聊。到家发起高烧，把《讲谈俱乐部》的稿子试着写了一张多点便冷敷了头卧床。这是昨天的事。

今天不像昨天那样，可仍未退烧，但今天决定搬家，目的地是朋友的私宅，从租下已近一个月了，不能总让它空着。

昨晚曾和房东商量说住了不到一个月，房租请等到这个月底再交吧。早上房东老太太来回答说要再多加些钱。付了十二元。说这样就行了。虽然是少交了三十元，但感到不愉快。在这家住了一年多，厌烦的心情到此结束。（由于一再拖欠房费，发现房东瞒着我家把蔬菜什么的分给两旁的房客，我倒无所谓，家人却受不了了。

尽管是要搬走，在这不到半个月里，写了一百三十四十页的稿子，加上又从当铺借了五十多元钱，尚不够搬家费用，真没办法。

病中的事和收拾行李等全托付给家人了，但仍躺不住，帮把手什么的。二点左右运输出司的来了。顺手抄到什么就往卡车上装，大多只是些空箱子似的东西。为了能够扔掉这些乱七八糟的，我也应该热爱搬家。像样的东西只有一个前天买的、十个月分期付款的衣柜。狗也装上了卡车。

从国铁的莺谷站乘电车到了樱木町的新居，运输公司把行李已经卸完了。我家在宽永寺北、谷中墓地南附近。一高时常常在上野散步。樱木町是我从那时起就想住一回的地方，那时有井上正夫先生的住宅，长冈半太郎等人也在我新居附近的西式建筑租了一角住着。二层一间，楼下共三间，可笑的是从热海、大森、到上野，我的家越搬越小。附近的女佣和孩子等排在路边看着我搬家，从前面人家能看到我二层的房间，对此有些尴尬。

还没有通煤气，七点左右带着妻子出去吃饭。路过附近的荞麦面馆，吩咐他们把搬家荞麦面给房东和邻居送去。我最讨厌像常人那样送礼、收礼，但真没办法。

顺着柏油路，朝初逢桥走下去，惊奇地看到在这条漂亮的新道上汽车来往穿梭。铁路上架起了宽永寺陆桥，贯穿北部山脚和平民区，有如干线一般。从后门走进帝大校内，感慨的是想到后门附近有十一谷君的旧居。樱木町离木岛、十一谷等人住的千驮木也不远，便于我们下棋。

地震那年以来，就没来过帝大。看到新教室林立，惊喜之余，仿佛地震那天八角讲堂烈火熊熊的情景又回到了眼前。（对面）只有新建的图书馆灯火辉煌，猛然间我也感到求学心涌然而起。走出正门，我想起学生时在本乡路的旧书店借的

钱还剩点儿没还。吃惊的是白十字咖啡馆和天圆两餐店已改建得富丽堂皇，再也找不到当时在天国西餐店我们那些破衣烂帽的一高学生纵情歌舞的样子了。

久别此地，原打算去三丁目吃抹茶荞麦面，赶上店休，令人失望。从昨天早上起就粒米未进，一时感到很累，从汤岛走到上野的广小路，在丸万店小心翼翼地吃了保险不闹肚子的难吃的鱼火锅。

再从广小路出来，走上后面的旧衣店街，穿过公园回家。出园里灯火稀少，惊讶这里一点不像夜晚散步的地方。看到树荫下的椅子上到处都依偎着对对情侣，对平时几乎忘记这世上还有男女幽会之事的我来说，是少见的景观。甚至难于推测出那种心境。

回到家已九点半左右，无心进门。接着散步。走过宽永寺桥，这时已到深夜。知道自己不累倒是不会停步的，就打算去浅草。顺柏油路走到十二三丁时问行人这条路通到哪儿？答道：往前一点儿左拐的话去田端，右走的话是三轮。听后愕然。又返回宽永寺桥往浅草走去。从浅草观音寺后面，乘车回家。此车往返于莺谷和言问之间，随停随走。称作浅草巴士。八点前到家，尚无睡意，遂整理书籍等。

九

昭和四年搬到樱木町时，我虚岁三十一岁。

装卡车带来的狗“是狸和哈巴狗的杂种，名叫“黑牡丹”。短篇小说《黑牡丹》是用了这狗的名字。尽管“黑牡

丹”是杂交种，但是我们养在屋里的第一条狗。从搬到樱木町，养的狗和小鸟多起来了。

在昭和四年《近代生活》第十一期上我发表了《棋的成绩表》。

虽然对于棋手是一种困扰，成绩不佳时，谁也不愿意发表这样的东西。十月前半部分成绩是—— 饭田三段，五子一胜；平林初之辅，让二子二胜；丰岛与志雄，互先六胜；十一谷义三郎，互先先番一胜；直木三十五，让二子三胜二败；多贺谷信乃，互先二败；增田丰隆，让三子二胜；田中岩太郎，让先三胜。合计十九胜，四败。

我还记得当时文艺家协会在银座路上，在协会的围棋练习日里和饭田三段一起下棋。

在大森住时，直木三十五有时来我家下棋，直木下棋不论多少时间，都让人力车等着。

那时文艺杂志经常登载工人的日记，我的部分日记也是为此写的。

在昭和四年《文章俱乐部》第二期上，登了我昭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日记。

十二月三十日去上野图书馆，打算查阅伊豆的传说。赶上图书馆从二十六日到正月七日闭馆。路过本乡的十一谷家，想去下盘围棋，感到累于连日连夜的工作，肯定会输，便打消此念，往浅草去，想去看桥竹剧院的轻歌舞剧。那儿也因准备新春演出而休息。在日本馆看了费雷尔·班克斯的“嘎桥”和诺曼·塔露玛兹的“茶花女”。看“茶花女”流泪是累

的缘故。之后无所事事，朝银座走。在不二屋咖啡店看杂志时横光利一拍了我的肩膀。刚聊了会儿形式论，高桥邦太郎来了，听到“奥尼尔号”潜艇已通过日本的传闻。

去图书馆查阅伊豆的传说，是为了在《改造》第二期上写《伊豆温泉记》。

在同期杂志上登有铃木彦次郎的日记“傍晚出门去日本桥的中国茶馆，今晚是第六次新思潮老朋友的忘年会。到那儿一看谁都还没到。过了一会儿，川端康成像以往一样飘然而至。闲聊了一个多小时。但不知为什么还没见到石滨、东光和酒井。也许因为突然召集忘年会，他们有所不便？由于肚子饿了二人就先吃了。”那三个人到底没有来，我和铃木去不二屋咖啡店约好在这儿见的片冈铁兵也没露面，回到大森好像已过了十一点。

我在昭和四年《文艺春秋》第十期“文艺时评”栏上，头篇发表了《町会议员的解释》的文章。

这本杂志的前一期片冈铁兵的感想《三次经过》—— 其中“第三次”关于町会议员是选举的一段与事实不符。或许因此给加藤勘十带来麻烦了吧。让片冈先生产生误解确实有我一半责任，所以在此解释一下。

由于片冈氏的文章写道：“正当各地市町村议员选举进入高潮时，有天早晨，一位颇有男子汉气质的人骑着自行车来到住在大森马込的川端家。此人就是分裂前的日本大众党干部加藤勘十氏。”

而且还说加藤怂恿"和阶级斗争没有任何关系的川端"以日本大众党的补选人参加町会议员的选举。

但事实上，加藤勘十和日本大众党都没有想要我做候选人。希望的人是和我同住在马込的朋友尾崎士郎。而且那天早上骑车跑到尾崎家来的不是加藤勘十自己,而是他的使者。结局是尾崎拒绝当候选人。

尾崎已把那时的事写成了短篇小说……《东京郊外》里其中一篇是《町会议员》。但这也是小说,把它当做事实的话,也许从尾崎那儿还会再出来一种解释的。

那些暂且不谈，实际劝我当候选人的是尾崎士郎，而且是"替我参加选举怎么样"那种态度。也许中心人物加藤根本不知道别人劝我当日本大众党候选人，和我住在马込町这事。另外，就说我当候选人的话，也许加藤会说尾崎可以你麻烦，或许得不到公认。

上面说的事情是因为我对片冈讲得比较粗糙，片冈把尾崎和我弄混了。

片冈对大众党的候选人越多越好这一点是攻击的。他持左倾态度。这一年写出了《绫里村壮举录》。前年成立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战旗》创刊了。同一年又成立了无产阶级同盟。翌年昭和五年片冈和中野重治、小林多喜二等同时被捕。

但是，在《战旗》创刊那年《诗和诗论》创刊，昭和五年《诗·现实》也创刊了。另外在昭和四年，四月《近代生活》创刊，十月《文学》创刊。我被邀作《近代生活》的同

人，也加入了《文学》的同人。

昭和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

第 十 五 章

一

《千只鹤》和《山音》照例是断断续续、分期发表的。

千只鹤

千只鹤	读物时事增刊第三号　昭和二十四年五月一日发行
森林之夕阳	文艺春秋增刊第十二号　昭和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发行
绘志野	小说公园　昭和二十五年二月（创刊号）
母亲的口红	小说公园　昭和二十五年十一月号
（续）	小说公园　昭和二十五年十二月号
二重星	文艺春秋增刊第二十四号　昭和二十六年十月三十日发行

山音

山音　改造文艺　昭和二十四年九月号
蝉之翼（向日葵）群像　昭和二十四年十月号
栗子　世界春秋　昭和二十四年十二月号
续篇（女人之家）　世界春秋　昭和二十五年一月号
岛之梦　改造　昭和二十五年四月号
冬之樱　新潮　昭和二十五年五月号
晨之水　文学界　昭和二十六年十月号
夜之声　群像　昭和十七年三月号
春之钟　增刊文艺春秋第二十八号　昭和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发行
鸟之家　新潮　昭和二十七年十月号（注：其后仍继续分期连载，形成了现在的《山音》。）

我的发表方式是相当随意的，这是多年积下的恶习，然而，也可以认为是这样的发表方式产生了像《雪国》这样的作品。

这给登载我作品的杂志和我的读者带来很大麻烦。没有预告，只让看作品的一部分，简直就像欺骗人一样。《千只鹤》和《山音》于昭和二十七年获艺术院奖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对处理过这些小说片断的编辑们道歉并表示感谢。

当然，这样的发表方式对作家自己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不是完整的作品，所以既不能使杂志的读者满意地欣赏，也难以在每个月的《文艺时评》上接受完整的评论。

但是，这已成积习，而对生来懒惰、漫无计划的我来说，或许已没有可能改变它了。恐怕我这一生难得有那种写出长

篇然后一次整理发表的舒心日子。也就是说，恐怕到死我也无法写出自己真正想写的，而只能胡乱涂抹些临时凑合的作品。我一直认为这全集十五卷的所有作品都无非是些匆忙写出的、敷衍一时的东西。尽管如此，无论如何也持续写了三十年小说了，所以我想我今后仍会有潜心进行创作的韧劲。

不管怎样，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在报纸上每日连载的写法，还是在杂志上每月连载的写法，似乎都不太适合我。按有规律的时间期限，连续地写作，这对我而言不仅困难而且是负担。仅仅把在报上连载的那一回写出来都很勉强，既没有时间去思考，也没有时间去感受。一个月一次的月刊杂志对我来说其时间间隔仍是太短，况且也不是每月都能凑巧有所感怀。在和我年纪相仿、还有比我年轻的许多杰出作家死后，看起来很虚弱的我却活了下来。或许是因为像《千只鹤》和《山音》这样随意、懒散的发表方式竟意外地成我身心的养生之道了。

二

《千只鹤》和《山音》已被许多人评论过了，作为作者的我现在已无需赘言。而且在《读卖新闻》上已被评论家们选为昭和二十六年的三部最佳作品之一，还获得了昭和二十六年的艺术院奖，为此我自己也有过多次不得不对自己作品发表意见的困境。就自己的作品进行评论，这于我是没有先例的。

其一是在《读卖新闻》为三部最佳作品而举办的讲演会上；其二是在水户幸的吉田庄藏的结婚发布会上致祝辞时；其

三是获奖祝贺会上的谢辞；其四是领奖式那天向天皇陛下做的介绍说明；其五是在镰仓市文化节庆祝会上的谢辞；其六是关于久保田万太郎氏的剧本的问答；其七是在关于《千只鹤》改编成电影的座谈会上……。

大冈升平君的《野火》、三岛由纪夫君的《禁色》和我的《千只鹤》、《山音》一起被选为最佳作品。大冈和三岛是我尊敬的作家，又是多年的朋友，我的作品和这两位战后新作家的名作一起被选中，我既高兴又惭愧有着说不出的感慨。但是我讨厌讲演，本打算逃避，去了大相扑春季赛场隐匿行踪。但其时三岛在国外旅游，大冈也在旅行中，我想若文学的三人都不去应酬一下，这对《读卖新闻》不好，就去报社的礼堂露了一面说了些诙谐自讽的话即混过去了。

那天是相扑比赛的最后一天，老横纲羽黑山大获全胜。战前我和已故的横光利一，已故的林英美子等人常被邀请到改造社已故的山本实彦先生的包座上看相朴。观看过双叶山，羽黑山并列横纲时期和双叶山的连胜时期，又曾和故友在山本先生家里认识了双叶山和羽黑山，所以在昭和二十七年正月里羽黑山再获全胜时我觉得十分感动。我是看到羽黑山得到优胜杯以及够用一年的煤和 25 贯目（一贯目约 3．75 公斤）羊羹本等奖品后赶到读卖礼堂。所以演讲时也说了这些事。

比赛场上评判相扑的全胜负不像在文学界选三部最佳作品那样不严格。读者各不相同，文学是没有明确的胜负的，而我的体重还不到羽黑山得到羊羹重量的一半。

这是题外话，可是能认识赛场上的稀世英雄双叶山、有缘接近本国坊秀哉国手、吴清源九段，还有本村义雄国手等

人，我觉得是难得的幸运。又不由得想到和大冈、三岛两君共同入选，或许标志着我至今还是个新作家。

三

在水户幸的吉田庄藏君的结婚发布式上，因为新娘换装时穿上了千只鹤的衣裳，我在祝辞里无意中把自己的作品《千只鹤》扯了进来。其时和新郎新娘的清新相比说得更多的是自己作品的黯淡了。不过我的作品里也蕴藏着一种对清晨或傍晚千只鹤在空中起舞的情景的向往，我在今年新年里做了“幻想着新年里千只鹤在空中起舞”的徘句，因为“幻”和“舞”两字发音重复，我不知道是把“幻想着”改为“感觉着”好呢？还是干脆改为“难道不见……吗？”好。

结婚发布式上致祝辞时，我起劲地讲个没完。这在我或许是空前的即席讲演了。不拘形式地讲话使许多客人既感兴趣又感到惊奇，能那样讲是因为我喜欢庄藏的爽快，象我这样贫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第一流茶具店水幸户的正经客人的。而每次打交道都让人家吃亏。但不知为什么庄藏君总想给我有名的茶具，不论买不买都让我观赏，并仔细告诉我那些是值得看的地方。不只是庄藏古艺术品商们都对我很好，是真的。在艺术品商的恶习什么的对我绝对没有。让我觉得我这一介布衣就像是鉴赏艺术美的无之冕王一样，令人心怀感激。

我想记下有印象的千只鹤的画和图案。一个是已故美术史家德川义恭的旧藏—— 光琳的千只鹤香包。德种先生最初是三岛由纪夫带来我家访问的。以后再来时让我看了宋达的

水墨画和照片及千只鹤的香包。曾发现了十二枚光琳的香包很快就让美国人买走了六枚，或许美国人并不知是出于光琳之手便带回了国，小林古经先生和安田靫彦先生把留在日本的六枚，一枚一枚地分开了。德川义恭先生得到了千只鹤那枚。这六枚香包曾在后藤真太郎氏的杂志《座右宝》上登出照片并介绍过。田岛通量君为卖梅和柳的香包也到我这儿来过，在香包内侧的纸上贴有金箔，还画有彩色装饰画，枝垂柳香包尤其漂亮，不知为什么我两次都没有买，现在想起来真是便宜的东西。还有是田岛带来的，光琳的大幅漂亮的白牡丹画我没有买，光琳的歌仙画小野小町（日本三大美人之一）也没有没买。而去年年来只是再次提起光琳的名作，到底我也没能见到真品，这些都是无法挽回、让我后悔的。

那些暂且不谈，筑摩书房决定出版《千只鹤》和我谈到装饰时，我就想起了德川义恭的旧藏——光琳的香包。那已经是德川先生患绝症去世后了。因为听说古径先生知道那千只鹤香包的下落，我对筑摩书房的人说，请试着向古径先生打听一下，再请教有关将它用作装饰的使用方法。筑摩书房也希望请古径先生画装饰画，但作为我来说是无法请求的。没想到古径先生竟同意了。而且看到画出的五张鹤的画时，我都惊呆了。不明此事的人的鲁莽是令人担忧的，而我却托了他们的福，感到十分幸运。这部全集里安田靫彦先生画的封面也是同样，能从靫彦先生那儿得到各卷不同的16张封面，用今天的常识来看也是难以想象的幸福。这些全托新潮社若仓的蛮勇之福，因为靫彦先生的16张封面，我的全集今后或许会成为话题，全集和《千只鹤》的封面都是对于我工作的

鼓励。

还有一个，这是插图，是我见过的在光悦的方形美术纸签上宗述先生画的千只鹤底稿。它是古美术商濑津伊之助在《日本美术工艺》月刊杂志上登的广告的装饰画。在横须贺线的电车遇见濑津时，我赶紧向他打听，但是没有办法的是它已经卖出去了。

另外，还见过千只鹤的画和有千只鹤描金画的多层食品盒等，这只能称为千只鹤，作为美术品无可取之处。然而现在，我没有一块千只鹤的色袱布，也没有一个《千只鹤》书中写到的老野产的水罐或筒茶杯。

去年底小岛政二郎给我介绍了一家京都的和服腰带店，我曾买进一条名古屋产的千只鹤腰带。在漂亮的红色布料上用白线细细地绣着千只鹤。但是我妻子和女儿系着千只鹤的腰带无疑是可笑的。我便把名古屋的腰带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美国大使馆文化部的玛格丽特·H·威廉姆斯夫人。威廉姆斯夫人对我格外友好，在她目黑的私宅招待笔友俱乐部的会员们时，出于对我的关心，她在圆形蛋糕上用罗马字写了“千只鹤、川端先生”。另外夫人看完《千只鹤》的话剧后，给我写了封寄予希望又做适当评论的信，期待着我写出治愈人间精神疾病的有志向的作品来。

去年五月三十日在生活国际会馆以文艺春秋新社为主举加了庆祝会，因为是和别的获各种文学奖的人一起参加的庆祝会，所以我感到比较轻松。出席者大部分是作家和编辑，我也用不着就自己的作品说什么，只是稍稍随便地讲了几句话。给我致祝辞的是大仓喜七郎先生，当会议干事问我请谁致辞

时，我回答请大仓先生或山本实彦氏，出席者三人属他们二人年长，也没有读过《千只鹤》和《山音》，想必是不会提及我的作品的。

在这个会上见到山本氏后便和他永别了。会前在走廊等着时，由于那儿天花板低换气不好，我呼吸困难，有些胃溃疡已有一个月后左右。在癌研究所田崎博士那儿检查完不久，体重从平时的十贯五六百降到了九贯多[①]，走在走廊上脚步都有点不稳了，和山本氏在走廊的拐角上谈起了胃溃疡的事。

半个月前，我住在癌研究所治疗室的那天早上，下楼去检查时，在X光室前的走廊上，看到改造社山本社长由夫人和儿子陪着站在那儿。山本氏为了国会议员选举活动，奔走于鹿儿岛县的山河间，因犹豫不决是将胃切除好呢，还是不切除好，曾去两三所医院咨询过。癌研究所持不切除好的意见，但最终因为做了手术而缩短了寿命。

四

在艺术院授奖式那天，天皇陛下亲临，关于我的获奖作品，我必须问陛下加以说明。在那种场合艺术家们只要把获奖作品送来供人欣赏就行。建筑师有作品的照片和设计图，市川猿之助和井上八千代等人摆出了舞台的横型、剧照，还有小道具什么的。文学方面的夏耿之介氏和我只有把书放在桌子上站在旁边，陛下就是来到书前我也没法说什么。

因小说中有位姑娘有块千只鹤的包袱皮，故以《千只鹤》为题，日本的工艺美术、服饰自古以来就喜欢使用。千只鹤的花样或者图案是日本美的象征之一，我的作品总的来

① 1贯合3．75kg。

说是日本风格的，作者在心底憧憬着于清晨或傍晚看到千羽鹤在空中起舞。—— 我只是把这样的意思干巴巴地问陛下作了说明。

第二天，艺术院的新会员及获奖者在陛下招待的午宴上也不得不说点什么了，我大致汇报了战后重建的日本笔友俱乐部和海外各国所做的文学交流。事前已具体逐条写好只是把它高声朗读了出来。但和前一天不一样的是似乎大大超过了允许的时间。

前一天在学士院（注：当时没有艺术院会馆，在学士院举行的授奖式）陛下站到我面前时，我窘迫地说不出话来，“正演剧呢。”陛下说道。那时正好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我的小说改编成的连续剧。

五

每年都有的文化节，那天镰仓市为去年获国家文化奖的人举行了表彰式。因为在那儿居住的文化人多。所以每年都有表彰式举行。获艺术院奖的有大佛次郎氏的《归乡》、小林秀雄氏的评论和我的《千只鹤》。就这样持续了三年。另外还不限于艺术方面的，也为科学方面的获奖者祝贺。

这一年（昭和二十七年）镰仓失去了蒲原有明氏，久米正雄氏和小林天外氏三位文学界的长老。我在表彰式上的致辞中说，这比起我们的获奖来是更重大的事件和损失。久米正雄氏在我学生时代写处女作时就给予关照。蒲原有明先生的房子我租住了十几年，因先生在静冈的家在战争中烧毁回到镰仓后，我们一起住了将近一年。那时因为我和镰仓文库

出版社的关系，我曾热心研读过许久不曾拜读的先生的稿子。也去请过天外先生给镰仓文库写稿，和先生下过围棋，先生耳背，作为围棋对手不太来劲儿。

在这个表彰式上中村光夫就我的获奖作品发表了讲演。去年春天《千只鹤》由筑摩书房出版，完全是因为中村以前推荐的结果，四五年前《千只鹤》和《山音》刚在杂志上登出时，中村氏和筑摩书房有联系并对这部作品早就抱有好感，和我签定出版协议的是中村氏。在那之后常常热情地来催促我。由于和中村的约定一拖再拖，所以在《千只鹤》和《山音》没写完的情况下我就把稿子交给了筑摩书房，因此就成了出书之后我还在续写的状态。于是，在以后出版的《千只鹤》上增补了《二重星》，同样在筑摩书房版的《现代名作选》的《山音》上增补了《朝三水》、《夜三声》和《春三钟》，在这部全集版那几篇之后又追加了《鸟之家》。

而且，至今这两部作品也未写完。《山音》应该再写三四章才能结尾，《千只鹤》写到《二重星》结束了前篇，剩下后篇。也就是说《千只鹤》是以太田夫人和她的女儿文子为主来写的。有着千只鹤包袱皮的稻村栗子很难写，便成了衬托没怎么写。在后篇里打算以栗子为主来写，文子作为衬托，反正我想尽快结束这样的作品，进入新的工作阶段。

总之，没写完的作品出了书是因为和中村光夫有约在前，获奖以及幸运地被社会接受都是托中村的福，然而说是没写完，可读到哪儿都可以认为是结尾，作者是没有所谓结尾的观念的。对于自己的作品我一直都有断气和放弃的想法。

六

因为在断断续续发表的时候，就注意将一个一个片断写成尽可能能让读者作为独立的短篇来读的样子，所以把那些汇总为一部作品时，我的框架拙劣，缺乏起伏、结构和前后呼应。与事件本身比，我更注重心理感受，而话剧和电影则不易将其表现出来。去年八月在歌舞歌剧场，决定让花柳章太郎的新派演出，可是没有把它改编成剧本的人，久保田万太郎表示若没人写的话他就给我写。

我观看话剧后我感到久保田氏的情节和结构确实安排得不错，特别是他写的台词上给我以启示，还学到了我也不会使用的词汇。

无论是对电影还是对话剧，我都不过是个轻松无知的外行旁观者，即使是根据我的小说进行改编的场合，我也避免不了那种习惯。也就是说作为作者总是想尽量轻松点儿。从小说写完的那一刻起就像再也不愿提起放下的行李。别人找我商量剧本时，我既没有什么想法也提不出意见，谈论自己的作品是惭愧也是痛苦的。总而言之别人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但是，严肃的剧本将成为对原作的注解和评论还可以供作者参考，久保田氏说没有比编剧本的人读原作读得更仔细的了。我认为确实如此。

我对久保田氏的问题有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三谷菊治工作的公司是什么公司，作者我就不知道，说它是毛纺公司，是保田想出来的，但没有在舞台上明确表现出来。电影里变成了乐器公司，拍的是银座的小野钢琴店。在《山

音》里我也不知道尾形文子在什么公司工作。辰已柳太郎以前就希望《山音》也以新国剧形式上演。但是在它舞台上会以什么样的公司出现，这和原作者的我完全没有关系。作品中没有写出人物的公司，也没有写他们的职业情况，这是我故意省略的。其原因之一是作者的怠慢。不过还有一个是有关《千只鹤》的场合，我唯恐那会损害了作品的情趣，另外，作品中的菊治和栗本千加子也只不过是所谓跑龙套的配角。

新藤兼人的剧本我看有些地方像是参照了久保田的剧本。刚开拍时，吉村公三郎导演加上演员木暮实千代、飞羽信子和木村美津子等在《妇女俱乐部》召开了座谈会，当时吉村说，读《千只鹤》联想到了《源氏物语》，想以此作为电影的基调。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发言。

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拿出自己的《源氏物语》，虽然已经有了谷崎润一郎的出色译文（谷崎氏将《源氏物语》译成现代文），但我也想试着译出有自己特色的《源氏物语》。

七

《千只鹤》和《山音》都已获得了过高的、不适当的赞誉，那意味着这是两部侥幸的作品，而我也是幸运的作家。作者没有什么可说的。像全集《后记》一样照例写上这个那个的，结果会成为自赞自夸的辩解。大部分自传或私小说都是那样写的，所以不易出版……。

在我的近作里和这两部相比，我自己更喜欢也更满意《名人》（全集第十四卷），《千只鹤》大部分发表在界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中间杂志上，《山音》的格调也不怎么高。另

外《千只鹤》和《山音》原本都没有打算写这么长的。应该是只登一回的短篇就完了，可是后来觉着情未尽便继续写了下去，所以说实话《千只鹤》和《山音》这两部作品就已经是结尾，这么看虽说有些过严，但却是事实。写到后面就松散了。《雪国》也是同样。我安慰着自己想着不久也能写出不是这样断了续拖拖拉拉的、而是从开始就具备长篇结构和主题的小说。我痛苦地感到《千只鹤》和《山音》的结构都是松散的。我真想和全集的十五卷作品诀别了。

《千只鹤》和《山音》本来应该在杂志上登一次短篇就结束了。没有预先想好现在这样的构思。《千只鹤》是我在圆觉寺院内看到两位去茶会的姑娘—— 但只是看到而已—— 没准备就写出来的。我也疑惑姑娘中的一位是否带有千只鹤的包袱皮，现在我被一种自己的自我暗示所笼罩着，好像那姑娘似乎带着那包袱皮，但实际上又像是没带。《千只鹤》和《山音》都没有人物原型。

再者，人们看了电影，会觉得《千只鹤》里写了不少有关茶道的事。但其实我根本就没认真写茶道，若是精通茶道的人读的话就会明白，什么时候我把想正经地写写茶道。然而，因拍成电影而成为被认为是主要写茶道的作品，真是意想不到的幸运，不过我对电影里那些茶道用品真失望，没有一件是理想的。演话剧时也是同样太差，因此，我把茶室里的挂画和花盆借给了他们。在杂志的小版照片上也能大体上看出茶道用具的好坏，在银幕上很大地放出来就更蒙不了人了，连放茶具的盒子都不值一提。若是考虑到电影的制作费用，我觉得就是把一二个桃山时代志野的筒茶杯在庭院的石

头上摔碎也算不上什么。

这么说来作者我也没有志野的花盆和筒茶杯，这不是吝惜金钱而是不曾碰到那么名贵的商品。在别处看到的和自己收藏的绝对不一样。因此，《千只鹤》里对老野的描绘不过是没有那些瓷器的我肤浅而拙劣的写法，靠稿费是无论如何也买不起的，但没有比拥有实物再去描写时更理想的了。税务署能承认这些是必要的经费吗？我的古美术品不是那些称为古董的东西，而正如北大路鲁山人说的那样，是我的“座边师友”。

八

说起茶道，前天一月十八日，受到里千家（茶道流派之一）的邀请参加了新年茶会。去筑地的金田中抽签，抽中了福寿的签，得到了淡淡斋宗匠在这新年里做得的第一个茶杓，这茶杓宗匠在那天茶会浓茶席上使过。不禁想，今年新年早吉，像是福远的一年，又看到在茶杓筒上写有天皇命题《船出》的短歌：

“积载着各种各样幸福驶向外国的船是可靠的”。我还要做为笔友俱乐部代表去参加都柏林的世界大会这越发预兆着吉利了。像是无限的祝福。因我感到十分可喜可贺便把新年茶会所见做了五个俳句以表谢意。我已有十几年之久完全不做俳句了。

新年茶会上宗匠说今年是我的还历年
新年茶会的壁龛旁有大枝垂柳
新年茶会上有二百年前的银风炉
新年茶会的背景是雄伟的高士云海
新年茶会的大厅和掌门人都很漂亮

尽是新年茶会，像是生手的拙笔，但随随便便的写法是不是也略有些虚子的风范呢。

去年在文艺春秋新社的忘年会上也是抽中了头彩，得到就如“中村光夫的批评一样，既深入实质又不伤人”的电动剃须刀，由此而即兴写出了登在《文艺春秋》增刊上的《山音》的编篇《伤后》。

我在纪尾町的福家写的这篇《后记》，今天傍晚里千家的三儿子从美国飞回羽田机场，因为在福田家有圈内人的欢迎会。我从掌门人千嘉代子那儿得到了一束漂亮的有黄菊白菊的康乃馨，大概是她儿子到羽田时别人送的鲜花中的一束。好像真的要预祝我出国一样。那束花被插在枕头旁边的小桌上，而紫底色的被有着千只鹤的图案。

但是，我想今年尽量不出国，在日本能写小说就不必离开日本。现在仍旧有五六部想写的东西，因为去了外国，假使心情发生变化，精神不佳，停滞不前而写不下去的话则是十分遗憾的。我想至少写了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小说之后再去西洋。

因为昨晚服了平时不常用的安眠药，副作用很强，脸色变得煞白，今天一天步履蹒跚、恶心，到现在深夜了还醉意

朦胧，好像写了许多轻率的话，真是失策。

昭和二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第十六章

一

因为年谱费纸太多，所以《后记》写短点儿。

靠自己做年谱或许是无用的烦劳和重复的惭愧，但一是作为全集的体裁，二是为了读完十六卷的读者，才决定添上这些的。尽管作品年谱有少许遗漏和错误之处，而大体上是详细和正确的。我想从开始做时细心些就好了。但是也有书名和年代都清楚的作品从年谱里省略了，是因羞愧和厌恶而回避不记的。

然而，我死后若再有出全集的机会，我绝对不愿根据这年谱上我执笔的目录采用全部作品了。期望着编辑的严格取舍。我没能做到那种可以把全部作品收入全集的写作方式或者是生活方式。这部全集卷数过多是因为当初不慎决定出十六卷，不得不收进些拙作劣作。今后，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

如果再出全集的话，这部全集十五卷的作品中有不少是要删掉的，注视着做出的年谱，回顾着自己三十多年不曾休息持续写作的足迹，觉得那些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看到自己的生命与才华被浪费的证据重重叠叠，感到它不能说是没一点意义。不过，也许正是由于我这样懈怠，懒惰和散漫的性格及纤弱的身体才让我活到了今天吧。许多朋友和文风相似的人已经大部分去世了，我还没写出什么佳作，或许从今以后只是为了能写出点什么而活着。从事写作已经三十年了，但写作的初衷像是和三年前一样没什么变化。

二

这第十六卷随笔感想集，也许是没有反倒好的一卷，但还是遵从了预定的计划，现在不想写随笔感想这类文章了。以前写的东西也不理想。我认为毫不足取。比如我在被人评论的时候，可以说毫无例外《末期的眼》总是被拿出来引以为例，每次我都愁眉苦脸感到恶心。这不是评论者的责任，而是我自身的责任吧。我十分厌恶《末期的眼》和短篇小说《禽兽》。或许厌恶的原因之一就是常常被人作为评论的开头。我不认为在《末期的眼》上经常谈到自己，同样讨厌那种探听、揣度小说的原型和事实的人。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得意洋洋、无所不知、预测失误、自以为是的人在与文学有关的人里竟想不到的多。例如，电影《山音》试演时，有人看到年迈的妻子保子打呼噜便煞有介事地小声说我的妻子也打呼噜。我的妻子不打呼噜。许多事却与此相似。

小说以外我写得最多的是文艺时评和对每月作品印象的

评论，但没有收入这一卷，是因没有必要特意选出这一部分。

三

在随笔感想这一类里，除这卷以外还有不少资料，到这卷《后记》为止，用过的资料也还留着。我没能如愿在写全集时整理这些资料。从三四天前我就重读拉狄依盖，在《多路杰路的舞》詹恩·科克托的序文里“《肉体的恶魔》的结尾处，他（拉狄依盖）这样写道：‘真正的预感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深处形成的。因此，常常发生了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死到临头，但自己还没有察觉。有那样一个没有生活规律的男子，突然开始调整自己周围的事情。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收拾资料，早睡早起，也不做坏事了。周围的人们都很高兴。正因为如此，那个男子的惨死被认为太不合情理。从今以后，想要幸福的地生活，但……。’

四个月以来，莱蒙·拉狄依盖变得规规矩矩。他睡觉，收拾或是复印。

我也是愚蠢，看到他那样十分高兴，我确信优质玻璃切割机械的复杂是病态的杂乱。”（江口清译）

我们没有拉狄依盖那样的“奇迹生涯”，也许是没有收拾资料倒好。

这部全集的《后记》也是极不规律的作品，关于回忆只能写到从大森搬到上野住为止。关于作品只是杂乱无章地写了一部分，也许将来还有补写的机会。

四

到这部全集十六卷写完，用了长达七年的时间，完全是我怠慢的罪过，新潮社到最后恐怕早就烦透了吧。但他们的出版责任和对我的宽容是不同寻常的。总之是写完了，特别是对出版部长佐藤亮一和若仓雅郎，在此写上感谢的话就不好意思了。七年间，有人持续订购通读了十六卷作品，是给于作者的难得的幸福。这七年是不平静的时代。

另外，在第一卷《后记》里也说过，得到安田靫彦先生给各卷画的不同的封面真是喜出望外，这将成为我一生的纪念。当然先生也是画了七年。

昭和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纪尾井町福田家

后　　记

包括这套全集，我在新潮社已是三次出版全集了。生前看到三次自己的全集出版，作为作家我对这种幸运深怀感谢之情。

最初的一套全集，第一卷的出版是在昭和二十三年，而最后第十六卷的出版则已是昭和二十九年了。十六卷全集的出齐花了七年时间。这一拖延责任首先在我，是我的怠惰所致。正是由于新潮社的宽容，我的全集才得以出齐。

昭和二十三年在我是一个整数，正好五十岁。这一年也是战争结束后困难的年头，出版的行情不好。在这年的三月，菊池宽死了，前一年的十二月横光利一死了。

在如此窘迫中，为我出版全集我为之感动。因此，在各卷里写了一些解说和回想录似的文字作为后记。由于这些文字的延宕，拖延了全集的出版。

今天，二十年后，将这些后记集中起来，放进第三次出

版的全集里，我感到了比犹豫更苦涩的心境。隔了二十年了，在校对时重读这些文字，我宁可希望它无声无息地消失。

虽然对这些收进全集里的作品我希望它化为虚无的也不在少数，而一旦写出变成铅字的东西是不可能消失的。很早以前就有人建议我再版第一套全集里的后记。

无论如何，除这些文字外我没写过这样长的关于自己的文章。二十年后的今天看着它，我怀着极端怀疑、不满和羞愧的心情，这些文字确实能表现真实的自己吗？甚至，我觉得从来没有真正对自己的作品作出过真实的解释。

全集各卷出版的时间不同，这些文章是跟着当时的感觉写下来的，没有进行统一和整理，精粗也参差不齐。由于横跨了昭和二十三年到二十九年的七年时间，心情既有变化，也有重复。补正和削删既是一件困难的事，而我也没有考虑过要这样做。

二十年后的今天如果再来写回顾和对自己作品的注解，我想恐怕会大不一样了吧。在二十年前的全集的后记（《独影自命》）里，写了不少先我而去的亲密的人，现在我自己竟然仍然还活着，我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这是我在《独影自命》再版之际，最初也是最深的感慨。

昭和四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